

1904-1905 年
第 176-493 期

◎把持善舉的奇聞◎

哈哈 好買賣又來了 日俄一戰 鎗礮彈丸 都變成了無數金錢 紛紛的由東北方起 落向東南方來 上海大善士財運亨通 正好坐收全利 出錢的人 大概都是各了心願 權柄落在我手 管甚麼天理良心 大善士心滿意足 庚子年搶了著當舖的人 胸中快樂 也不過如此

大善士 大善士 自世間有了善士的名目 善舉多了 善舉實在是少了 捐錢的不知所以然 各了心願 由著善士去辦理 甚麼叫徵信錄 甚麼叫報銷冊 一概無人過問 眼光如蟹的小人 稍微沾著一點賑款 馬上就歌功頌德起來 善士亦居之不疑 借人家的錢 買自己的好兒 不但買好兒 還可以發財起家

從此之後 善士的名目 就彷彿督辦 總辦 提調 等等脚色 善會的招牌 亦成了官場局所的規模 總局分局 必得通同一氣 再有人另起爐竈 創立善會 實在於大善士很不方便 怎麼會不方便呢 創立善會的人 要是認真的辦事呢 大善士平日的作爲 一下子就給形容倒了 若是不認真的辦事呢 也像大善士似的 豈不奪了自己的衣食了嗎

凡辦善舉 應該空口說白話 自己一毛不拔 抱定這個主意 還可以容讓 叫他另立一處善會 若不照這箇主意辦理 身在局中 居然首先捐款 實事求的辦起來 着不准行

善士的主意 出錢的不出力 出力的不出錢 北方善會 局中人既出了錢 便當逐出局外 不可敗壞我們的行規 這個好計策 施展了一二十年 從沒有露過馬脚 更有一箇最大的本領 學會了幾句野蠻婦女話 專說給沒識見的人聽 叫做侵吞賑款 雷擊火焚 這八個大字 可把人駭死了 噫呀呀 智化不開的人多 上這個當的 實在不少

要緊新聞

商部整頓路礦○現聞商部傳說 近來本部公事 全由某右丞作主 左右兩侍郎 不過照例畫稿 每有商人具稟 請辦路礦各事 一概批駁 無論虛實 但批三箇字靠不住 就算拉倒 偶然有批准的 不過百分一二 這些情形 政府也頗有所聞 打算極力整頓 所有各省路礦 都派熟悉情形的人員 實心查訪 官紳商民 聯成一氣 或者可以稍有起色 聞已交商部遵辦

逼要民車○據奉天來信說 年裏頭俄軍戰敗 所傷的兵隊 不知多少 只見紅十字會的車輛 由前敵往北 載運死傷兵士 接連兩天不斷 俄帥武廓米薩爾 脅制增將軍 逼令要民車二百輛 以備轉運 將軍 甚是為難

本京新聞

整頓市面○某都老爺條陳 說各省鑄造銅元 原為制錢短少 銀元又不便零用 所以纔鑄銅元 銅元分為 三等 一分的當二十文 五厘的當十文 一厘的當二文 搭放俸餉 流通市面 可以補制錢不足 請諭 令地方衙門 嚴禁奸商販運 銀價也要立一個定數 不准忽漲忽落 總要叫商民方便纔好 商會定期聚議○現聞商部總商會 通知各商會的商董 定為每月初十 在總商會處聚齊 議論各項商務事 業 無論官紳商賈 大家隨便到會 彼此纔可以聯絡 並免去衣冠接送的繁文 日使照請保教○日本內田公使 照會外務部 說現時日本僧人 打算在中國各地方 宣講佛教 所有傳教 的日僧 請按照耶穌各教辦法 一律保護 聞外務部業已允准 從此又要添出一種教案 蒙王被刺再紀○蒙王被刺一事 早登前報 昨日已奉○上諭 卹典很大 按蒙古敖罕王 年纔二十歲 因 年前來京 新取的福晉 就是伯王的孫女 不料無故被刺 情形甚慘 聽說行凶的包衣人 年紀也不甚大

各省新聞

約幕友在署辦事 (南京) 江督固玉帥 因各位幕友 辦理公事 多半帶回家去 並不在衙門裡辦 不免要 生弊端 特預備了酒席約請幕友 就在席上說定 每天已刻進署 午後申刻出署 一切公文案件 都在 衙門裏辦 按新定的時刻辦完 如果一天來不及的 第二天再接再辦 斷不准帶回寓所 在辦公時刻之內 所有私事 全得推開 不能隨便出去

學生議爭路權 (廣東) 廣東潮嘉兩府 在日本的留學生 恐怕潮汕鐵路 利權叫外人奪去 連日會議 招 股自辦 約計這條鐵路 需款五十萬元 按每股五十元 統共招一萬股 現時潮嘉學生 自認了一百多 股 連各號商新認的 已有二千餘股 大約一萬股決不難招 特選派一位姓何的回來 先到福州汕頭 後到香港澳門 專辦此事 留學生懂得自保利權 足見是游歷的好處 議修廣西鐵路 (廣西) 前岑宮保來電說 廣西鐵路 必須趕緊開工 方免得外人來爭 當經外務部回電 叫廣西自行籌款 無奈正辦著軍務 籌款談何容易 現聞岑宮保 一定要辦 向各同寅議定 合省文武

官員 由養廉裏提幾成 暫時開辦 再勸諭本省紳商富戶 想法子招集股本

各國新聞

試演飛船 (法國) 法人李補地 製造飛船 在巴黎試驗 看的人因在黑夜 方向難辨 估量者必演不好 那知機器一發 騰空直上 進退如意 離地幾千尺 把船裏的電燈齊放 光明照耀 如同白日 另有一 盞往下射的電燈 光力更大 直同明月當空 船上人等 說起這一回的快樂 至今還忘不了

硫氣治滅螞蟻 (非洲) 南非洲某地方 白螞蟻最多最大 每一箇螞蟻窩 橫長有一丈二尺 深入地中三尺 這宗白螞蟻 生的子極多 傷損物件 更是利害 日用的衣裳靴帽 書籍紙張 沒一樣不要損傷 人家死了的牲口 一點鐘後 能吃得乾乾淨淨 本地人受此大害 無法可治 近有某西人 想出新法 能用硫氣 把白螞蟻滅盡 聽說非洲政府 已出重賞 獎勵他的大功

專件

三十一年分各省攤解京餉數目

山東省地丁銀四十萬兩	山西省地丁銀四十五萬兩	浙江省地丁銀四十萬兩	湖北省地丁銀四十五萬兩
湖南省地丁銀二十萬兩	河南省地丁銀二十萬兩	安徽省地丁銀二十萬兩	江西省地丁銀三十五萬兩
江蘇省地丁銀十五萬兩	廣東省地丁銀十萬兩	長蘆鹽課銀二十五萬兩	兩淮鹽課銀卅七萬兩
兩浙鹽課銀三萬兩	廣東鹽課銀二十萬兩	山東鹽課銀十四萬兩	又加價銀七萬兩
福建鹽課銀十五萬兩	湖北鹽釐銀六萬兩	湖南鹽厘銀十四萬兩	四川鹽厘銀十五萬兩
四川按糧津貼銀三萬兩	福建茶稅銀二十萬兩	粵海關洋稅銀十萬兩	又新增盈餘銀六萬兩
閩海關洋稅銀廿一萬兩	九江關洋稅銀十萬兩	浙海關洋稅銀十萬兩	浙海關常稅銀四萬兩
江海關洋稅銀十萬兩	江漢關洋稅銀十五萬兩	太平關常稅銀五萬兩	天津關常稅銀四萬兩
東海關常稅銀一萬兩	東海關洋稅銀二萬兩	揚州關常稅銀三萬兩	鎮江關洋稅銀六萬兩
鳳陽關常稅銀三萬兩	蕪湖關洋稅銀十二萬兩	龍江關常稅銀三萬兩	重慶關常稅銀四萬兩
淮安關常稅銀二萬兩	江西釐金十萬兩	湖北釐金十二萬兩	湖南釐金五萬兩
廣東厘金十萬兩	浙江厘金十萬兩	江蘇厘金十萬兩	安徽厘金五萬兩
共計銀七百萬兩			

電報

定買船炮○西二月十二號 路透電說 日本在英國船廠 定買鐵甲船四隻 并

快炮多尊 價值約五十萬元

辭退俄艦同行○路透電報說 俄國波羅的海艦隊 有在諾西巴口岸停泊的 俄

水師提督 要叫德國運煤船 隨着艦隊同行 德國輪船公司 因為於事合

托詞離日人太近 不肯答應

佔據官署○瀋陽來電 說奉省駐紮的俄兵 把府尹衙門 並禮刑工等部衙門

全行佔據 無處辦理公事 請照會俄使 轉諭退還

匪竄鄰省○上海來電說 廣西土匪 并没有一律肅清 不過大股已散 其餘零

星小股 竄到雲貴的邊界 所以廣西稍覺安靜

俄艦員行凶○波羅的第三艦隊 各艦隊員 屢有抗命的舉動 西二月十一號

又有水手一名 持刀刺傷大副 當時問明罪狀 用鎗打死

日本添造火車○日本政府 在哥臘斯克城 定製火車頭五十餘輛 日夜趕造

不久便可完工

俄軍撤退○錦州來電說 得溝帮子信 近來日軍聲勢大振 惟舉動不甚文明

撫順等處俄軍 漸漸撤退

時事新歌

守財奴 惡富家之吝嗇也

守財奴 眼如蟹

只道錢裡有乾坤

不曉世間成桑海

吁嗟呼

富家愛財不愛命

自利自私自陷阱

歐雲美雨捲地來

金穴銅山同歸盡

胡不及早散黃金

大開學校助文明

廣廈萬間庇寒士

萬古千秋留令名

君不見上海葉澄衷

杭州胡安定

捐財興學人都敬

中國富者多於恒河沙

胡乃局促籠中齊作寒

蟬噪

演說

◎把持善舉的奇聞

〔續前〕

昨天的一段演說 因爲甚麼發出來的呢 動了點兒公憤 未免筆下太直 奉天義賑善會 捐款不甚踴躍 打算找上海善士帮忙 奉天難民 困苦到九死一生 全仗着京外善士 大家努力 公心施救 誰曉得上海大善士 把持的太利害 要把義賑善會收的捐款 全數交給上海善會 由上海派人經理 不准另立名目 報上所登收捐的地處 也都得一律更正 以後再有捐款 通統交他們代收 如不照辦 決計不能帮忙 善舉的事情 愈多愈妙 惟上海大善士的心願 只此一家 並無分舖 據南省來的人說 道路傳言 上海辦善舉的人 已經發達了好幾家了 最着名的爲某某 拿着賑款當私產 據爲一己的專利 有人另立名目 就彷彿霸佔了他的私產一般 體察某某居心 恨不得把所有善舉 由着他立一個商標 到商部去註上冊 留作子孫的永遠世業 這幾句話 更覺得有傷忠厚 然把持善舉 其心可誅 公憤所在 筆下實不能留情 還有一箇巧心思 叫人家不敢再多事 出了一個難題目 逼得人無法可辦 必然老老實實的 把捐款交出來了 是甚麼難題目呢 南北捐款 不准義賑善會收 奉天難民 可要義賑善會救 強調奪理 真是奇聞 上海善會有人在奉天 借着救難民爲名 向鐵路總局求免票 總局大上其當 他們的題目正大 無人敢說話 救出來的人 大概都是有點道理 連某觀察的家眷 已經出過錢的人 也充了難民的數目 真正難民 一個人也沒救出 噯呀呀 這是甚麼事呀 借着辦善舉發財 天理良心 真真的喪盡了嗎 沒有到過南方的人 但聽見說 某大善士 某大善士 善士不經商 不作官 赤手空拳 一二十年的功夫 積了百萬家貲 不知道錢從那裏來的 義賑善會 拿定主意 無論他的法子怎樣巧 絕計不來上當 所有現收的二萬多銀子 已經在天津買了糧食 陸續運往 隨後來的捐款 都打算買成糧食 請增子固太守監督着 本會親往施放 既發了善願 總想着叫難民得實惠 已經捐過錢的大善人 仔細打聽打聽 如有謊言 甘認謠言惑衆的罪名

要緊新聞

海口宜防○美京華盛頓傳言 說俄人倘遇事急 必要破中國局外 強奪一處口岸 作爲海軍根據 大約總不出馬尾廈門兩處 中國不可不防

法兵不法二則○新正月初四日晚上 有法兵二名 在海岱門大街油鹽店喝酒 一氣喝了幾碗 痛飲之下 不覺大快 隨後又打了燒酒一瓶 取了火柴一包 拿在手裏 一聲不響 回頭就要走 掌櫃的問他要錢 法兵惱羞成怒 拔出鎗刺子 指天畫地的要拚命 舖夥紛紛逃避 因把盆碗器具 摔砸一空 幸虧來了一位英國武官 上前把法兵說走 雖然未曾傷人 到底沒有給錢 「這是一件事」

初四夜深的時候 又有法兵一名 扛著帶刺子的槍 在泡子河地方 闖進周姓的院裏 尋找婦女 打算行無禮的事 周姓跑出房門 再三攔阻 這個法兵 也惱羞成怒了 用鎗刺把周姓臉上刺傷 隨後還放了一鎗 周姓情急 把法兵掀翻在地 隣院報知巡捕 等到巡捕來時 法兵早已逃走 工巡局已函致法使館 不知怎樣的辦理 「這又是一件事」

唉 聯軍入城的日子 都誇日美兵好 俄法義奧兵不好 英德兵也不錯 那時我們在何等地步 還論甚麼這國那國 說好說歹的 都是些沒骨頭的順民 如今的勢力 弱國本沒有公法可講 弱國的百姓 本該當叫強國人欺侮 以上的兩件事 原不足怪 可惜西歷新年以來 各國的兵丁 都奉令守法 未曾鬧過事 到了中國新年 一天裏頭 忽有法兵的兩件事 各大國的兵營 聚在一處 中國人雖不敢笑話 怎奈別國的兵丁 講理的人也很多啊

本京新聞

崇文門稅務減色○崇文門稅務 前有歸併商部的話 監督不以爲然 因此中止 門稅頭緒極繁 監督都要差 實在是兼顧不來 近來的收數 大爲減色

派差彈壓廟會○西北城兩公所 論知差役人等 白雲觀開廟日期 向來逛廟的人多 男女混雜 任意擁擠 不成事體 應分派兵役 按日前去彈壓 不准滋生事端 如敢胡鬧不遵 准扭送公所究辦

出賃馬車○華俄銀行喬君 很想振興商務 自己開了一處商業學校 頗費苦心 現因京城已修了馬路 打算開一處馬行車 利商便民 製造四輪馬車 上等幾輛 次等幾輛 按天往外出賃 賃價有六元的 有四元的 現時正在招股 每股五十兩 官利八厘 招齊了股本 就要開張

皖省學堂將開○安徽同鄉京官 要在京城立學堂 早已議定 打算做照湘蜀各學堂章程 壽州孫中堂 把孫公園房屋充公 並由安徽各大員 捐助經費 大約清明前後 可以開學 詳細章程 還沒議妥 謀充

教習司事各員 大有人滿之患 辦學堂本是文明事 也不能免去鑽謀 真是文不對題了

廣西安撫善後○聞當道會議 廣西匪亂 漸漸平靜 打算電知岑宮保 把別省調去的各軍 或咨回 或遣散 不必多留 現時籌餉為難 只好如此 一切善後事件 叫各府州縣舉辦 應用款項 就由本地勸捐

各省新聞

烟稅鬧事 (山東) 離濰縣三十里 有一處集鎮 貼着加收烟稅告示 無知鄉民 因向來舊例 沒繳過這一項新稅 以為是委員私收 立刻聚起眾來 這就是民智不開的可憐 拿着槍刀兵器 把稅局燒燬 收稅的委員 也被趕跑 濰縣大老爺得信 派勇彈壓 鄉民不知好歹 開口痛罵 勇丁也不敢近前 現時還沒了結

船政豈可作抵 (福建) 現得上海信息 福建省因補解磅虧 辦理防務 無款可籌 打算向上海洋行 商借款項 議明用船政作抵 候定妥就奏請辦理 按船政是軍國大事 關係重要 竟作了借款的押帳 此事果真 粵漢鐵路等事 又何苦再去力爭

娘子軍 (奉天) 關外的鬍子隊 馮麟閣杜立山合成一夥 駐紮在駱駝背小北河一帶 前同敗回的俄兵接戰 因眾寡不敵 馮杜大敗 傷損甚多 杜立山有妻妾十幾人 內有五六箇旗裝 都是男子打扮 每逢接仗 必在杜立山左右護衛 十分勇猛 此次被俄軍所敗 幸虧這幾個女子 極力救護 戰退俄兵 也算是一段佳話

洋行買辦私逃 (漢口) 德商美最時洋行 買辦胡聽樵 平時胡嫖亂賭 虧空四五十萬兩 新近私自逃跑 銀錢舖各帮商人 家家被累

各國新聞

代抱不平 (比國) 比利時的人民 聽見俄國工匠罷工 所求的都是大事 很為稱讚 又得俄政府殺戮工匠的信 因此大動公憤 痛恨俄政府舉動 野蠻無理 西正月二十三號 比利時京城的人 聚集一處 千百成羣 圍住俄國使館 意思就要動武 警務官怕鬧出事來 與自己大有干係 好容易纔把大家解散 改變戰策 (俄國) 俄國提督 奉俄皇命令 趕赴前敵 原為是搭救旅順 苦魯巴金將軍 連戰連敗 還想往南進兵 也打算去救旅順 如今旅順已降 俄國海陸兩軍 籌畫幾個月工夫 全功付於流水 目下的戰機 大為改變 新近得了一個信息 俄軍要出箇新法子 戰鬥日本 近來威廠左近 兵力漸漸加增 話雖如此說 究竟能行不能行 還不可知

上諭 宮門抄

正月十二日 睿王續假五日 棍貝子請假十日 徐中堂

請假五日 色楞額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本日巳刻總

稅務司赫德 主教林林德 劉克明 覲見賀年

皇上十三日午正御紫光閣入宗親宴

正月十三日 禮王 毓秀各假滿請 訓安

格請 訓 李盛鐸 前住遵化州請 訓 江甯副都統振

召見軍機 振格 李盛鐸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至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畢還海

上諭山東布政使着曹鴻勳調補袁開第着補授貴州布政使欽

此 湖南布政使着曹鴻勳調補袁開第着補授貴州布政使欽

電報

侍郎閱操○現得保定來電 鐵侍郎十二日准到省城 打

算就趁此便 在省裡大閱兵操 然後再起身回京 奉省

增太守救濟難民○錦州來電說 新府增太守因奉省

難民過多無衣無食戰局一散時難免凍死餓

死專在本府設立籌濟局散放銀錢 叫難民全沾實

惠所派委員 選用老成可靠的人 發給薪水 辦理

的很為得當

水手行凶○西二月十五號 路透電說 俄國第三艦隊人

員在船上屢次生事 新近有水手一名 用刀刺傷本

船的大副 經統帶官審明 立時用洋槍打死 俄國第三艦隊人

俄國又有內亂○據德文電報說 俄京罷工的亂事 現時

雖已安靜 忽又有報告 華索地方 兵民爭鬥 彼此

殺傷甚眾 又說華索並洛芝各處 也都有罷工的事

人數在十萬以上

兒童解字

今年出報以來 解字一門的功課 未曾排印 因為兒童正在放
年假 再捉了他們來解字 也未免功課太嚴 所以印了些歌唱
好鼓勵兒童們的興致 現在過了十幾天的新年 都得要溫習
溫習功課了 我們照舊解起字來 你說好不好

音烈 是火 猛火叫烈 上邊是聲音 下邊四點就
人的性情太猛 彷彿烈火一般 就叫

音注 本寫作主 主是鏡心的火 鏡沒了火
便沒了主腦了 篆文主字 上邊一點寫成

着 如下邊王字 第一橫畫成月牙形 向上仰
把主字借作主意和主人等用 所以又加了上

音丰 右邊半個字就念丰 聲音在下半截
烽有高起來的意思 和山峰的峰 一樣取意

就燒起烟來 疆地方 立有烽墩 有了賊寇 便發
兵來救 白天燒的叫烽 遠處看見了 便發

音遂 烽是由墩上冒烟 燧在平地放火

音久 上半截是聲音 還是古時治病 多用鍼灸
如今用艾草灸病 灸是烤肉 先生要喫烤

人肉 常有寫成鍼灸的 哈哈 先生要喫烤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哈哈 先生要喫烤

激烈 炷香 烽烟 烽燧 鍼灸

◎ 醉洋兵 ◎

駐京荷蘭使臣希特斯 日前寫了一封信 送到工巡局 大意說道 中國正月初一夜晚 十一點半鐘 本國兵丁 在東長安街酒店 喝醉了酒 他的朋友 替雇了一輛人力車 先付了車錢 叫拉車的把他送回使館 走到台基廠北邊 拉車的把兵丁丟下 兵丁身上帶的表 手上帶的戒指 全都被車夫搶去 夜深天寒 兵丁衣服單薄 睡在道旁 險些兒沒有凍死 等到天明 纔有人看見 已經凍得不省人事 派人抬回 積寒成病 醫治了幾天 還不見好 請趕緊捉拿搶犯 從重治罪等語

以上的意思 都是希公使信上有的 使館界內 竟有這樣的奇聞 吩咐趕緊拿人治罪 工巡局有地面之責 交派的也似有理 但近來東交民巷左近 所出的奇怪事很多 我們也有一肚皮的話 早想說說 苦於沒人領個話頭 凡使館界內的事 不便于預 今天希公使有特別的信函 讓給我國治外法權 叫我們辦使館界內的案件 我們再不懂得回答 真成了木雕泥塑的了

使館界內的奇事 就我們所知道的 一兩天也說不完 且把小事撇開 但舉一件 我們的工巡局 想必有案可查 去年某日 戶部後牆外邊 各使館西界 有一個無名華人尸身 衣服整齊 必非宵小 腰間有鎗刺傷痕幾處 驗明傷口 彷彿像某國兵的鎗刺 當時沒有見証 又無哭主 工巡局也不敢多事 反把尸身挪到長安門牆內 糊裏糊塗的 就算完了事了

使館西界地方 就是從前的兵部街 所有奇怪事 大概都出在此處 黑夜走過 常常有洋兵詐錢 並有冒充洋兵的小賊 搶人衣帽 這都是小事 還有最希奇的 婦女坐了人力車 黑夜經過此地 竟至不知下落 我們工巡局 從未問過使館 料各使館自己愛惜聲名 必能夠想法子整頓

〔未完〕

要緊新聞

通行各省要電○姜軍門所帶的兵丁 駐紮京外各處 因日俄開戰 中國嚴守局外 俄人還屢次的找事 要破壞我的中立 各營都憤憤不平 營官等恐怕生事 稽查甚嚴 並聞由軍機處 電知東三省各將軍 熱河都統 直隸山東督撫提鎮 務防軍民驚擾 更須嚴查匪徒 以免借端滋事 千萬要自己站住地步 保全大局纔好

華官又被看管○前署奉天遼陽州鮮大令 經日兵官勒令交卸 至今還困在海城 現聞接任知州陳良杰 年前臘月 也被日軍所困 派日兵到他衙門 把巡長隊兵家人幕友 前後傳去三十多人 非刑拷打 逼勒口供 硬叫認作俄軍奸細 替俄人探過軍情 又派五六名日兵 到衙門守住州官 名為保護 其實就是看管 寸步不能行動 知州因日員搜查極嚴 本省文報 不敢投遞 設法稟請北洋大臣 轉咨外務部 照會日本公使 爭論解救 不知怎樣了結

邊疆告警○新疆潘撫台 電達外務部 說現有俄兵三千餘名 在蒙古地面駐紮 還要陸續添兵 俄人的用意 要脅制內外蒙古五十三旗 全歸俄國屬下 事情十分緊急 請趕緊向駐京俄使力爭 聞外務部 已與俄欽差面議

本京新聞

奉省要作戰場○聞增將軍來電 說日俄兩軍 現離奉省太近 接日本大山元帥照會 請把省城官商百姓 重要物件 趕緊遷移 俄提督來文 也叫快快的挪開 如此看來 日俄兩國 已把奉天省認為戰地 炮火一轟 慘苦難言 想法子遷避 一時也來不及 曾將軍癡心妄想 打算照會兩國公使 向兩國政府力請 務必把奉天省城劃出 作為中立局外地 免得同受慘禍 這件事情 能辦得到嗎

考求製造○練兵處咨行各省 說各處製造局 本是專造軍器 關係重大 現在造的鎗炮子藥 須仿外國新式 膛口大小 長短輕重 都要一律 將來鐵侍郎回京 會同考驗 再行酌定 先請各省照辦 并派員帶領工匠 赴外洋學習 一面再聘洋匠 來華教授 以歸一律 如有奇巧手工 造成新式軍器 實在合用 就奏請破格獎勵

各省新聞

洋商要開戲園 (江西) 德商華士體 要在九江城裏 開設戲館 園道瑞觀察說 租界以外 歸華官管理 九江地窄民窮 商務不盛 戲館難得利 又容易滋事 勸他別開 該洋商定要試辦 借口鎮江蕪湖 辦有成案 並且用過一千銀的本錢 意在脅制 瑞觀察稟明制台 轉囑德領事禁止 懲辦教民 (浙江) 湖州天主教堂 設立不到兩年 招的閒話很多 教民王姓 在北門一帶 任意橫行 居然有小衙門的稱呼 自歸安縣朱大令到任 認真拿辦 稍微好些 但在各村鎮上 還是照舊騷擾 現又被人告發 朱大令派差嚴拿 拿住吳阿龍吳蘭生王順寶三犯 審明種種惡跡 判了結黨橫行 有壞教規

八箇字 貼在柳上 柳號示衆 派人押著游街 把犯事的情由 敲羅傳布 叫百姓們知道
 力抗俄人 (奉天) 新民府來信說 去年秋冬的時候 俄人禁止那裏的商民 不准行使日軍手票 經增太守
 力爭 纔准使用 新近俄隊往南 去攻牛家屯 兵敗受傷 疑惑增太守洩漏他們的軍情 專派一員武官
 帶着百餘名俄兵 直到新民去問罪 增太守同一位通事 向那武官力辯 說我是中立國的官 就知道
 守我中立的職分 說我洩漏你們的軍情 有甚麼憑據 誰是証見 理直氣壯 絲毫不肯退讓 俄武官沒
 有話說 只好退走 增太守爲人可敬 這件事情 就使不確 亦必有因
 滋聞報館 (漢口) 漢口道勝銀行某人 開了一處錢店 資本空虛 被漢口日報上說出 此報現歸官辦 某
 人恨極了報館 約會三個俄人 到報館大鬧 當天晚上 又有多人去攪擾 把報館的招牌摘去 並把館
 裏的人揪走 後由夏口廳馮司馬 親到銀行去說 纔把館裏人放回 現由江漢國道 照會俄領事爭論

各國新聞

日艦大操 (日本) 日本聯合艦隊 專候東鄉大將 並以下司令各官 等他們登輪之後 就要舉行大操
 兵隊擾亂 (俄國) 黑海艦隊兵弁水手 紛紛擾亂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歇巴斯堡的守備兵 也借端生事
 跟水手等通同一氣 反抗政府 人情洶洶 大有越激越動的光景 這些兵隊滋事 都因此番軍務 大
 家全不以爲然 又不願黑海艦隊 派往東方
 風災又見 (英國) 近日英國地面 又有風災 各處房屋船隻 一切牲口貨物 受損傷的 又不在少
 礦務停工 (德國) 德國滑斯番納亞地方 有礦山工人 共計十六萬 聚衆罷工 礦務因此大壞
 等候救兵 (俄國) 俄皇電諭苦魯巴金 囑咐部下各兵 暫時不必前進 等候救兵到齊 力量能壓過日軍
 再行開仗 目下俄京各人 都說將來再有一場惡戰 纔能定兩軍的勝敗

來函照登

凡來函關涉是非者有投函人擔任於本館無干

西直門內某工巡分局 巡捕恩某 本係驍騎校文平安之子 有人說他是頂冒 暫且不論 巡捕有管人的責
 任 驍騎校爲帶兵的長官 父子都是極體面的人 都該當明白禮法 不料文平安的已嫁之女 刁惡萬分
 嫁到某旗郭姓家 打公罵婆 欺壓丈夫 平安父子 聽此女一面之詞 把郭姓老翁 騙到城外 用石頭亂
 打 幾乎送了老命 此等舉動 豈是體面人所爲 恐其日久仇深 鬧出是非 親朋勸解 兩家負氣不聽
 和事人代登報章 當作解事的說詞 望兩家詳細思量 莫被同寅恥笑 文郭兩家親友等拜白

牌 示

藩憲牌示○署布理問陳汝賢署事期滿遺缺飭借補是缺之
張廷霖赴任

電 報

俄艦守候日船○東京來電說 波羅的海艦隊中魚雷艇
現在印度洋某海島停聚 因傳言日本偵探船 由某將
軍統帶 將到該島 所以俄艦先往守候
議修船塢○據柏林專電說 德國政府議定 本年在青島
地方 修造國家船塢一處
續派統領○西二月十五號 德文電報說 俄國提督廓勒
巴 已派為第二軍的統領
俄軍近情○西二月十五號 營口來電說 俄軍左右兩翼
漸漸活動 就他的情形看去 左翼似要再行折回
襲擊日軍的後隊 右翼似要直往前進 衝過鴨綠江
海參威佈置○西二月十四號 路透電說 俄國在海參威
地方 發布攻守的條例 因此該處的鄉民 搬移逃避
的很多
預備撤兵○營口電報說 近來日軍右翼前營 已逼壓到
撫順地面 因此該處俄軍 都漸漸撤到奉天 奉天的
俄隊 也慢慢撤退 將往到鐵嶺而去 俄兵如此舉動
想是被日軍所逼 不能不退 未必是有人心誘敵

兒 童 解 字

激 音陳 亦寫作澄 水清叫澄 渾濁的水 容
他清了 亦叫澄

濁 音濯 水不清叫濁 凡有三點水的字 都是
說水 學生們記著

汎 音范 隨著波浪漂流叫汎 同泛字差不多
寫出來的筆畫 跟汎字大不同 汎是從汎字
得音

濫 音爛 水橫流叫濫 水不由著河道走 如同
辦事沒道理一樣 所以用非刑叫濫刑 結匪
人叫濫交

沸 音芾 水汽漲湧叫沸 開了鍋的水 就叫沸
湯 地中有熱 泉水上湧 亦叫沸泉

溢 音逸 水滿必溢 器皿裡注上水 水同器平
叫滿 滿了再加便要溢 所以凡過量的事
都可以說溢量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激清 濁氣 浮汎 氾濫
鼎沸 洋溢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性情○○○○ 一○○○ ○○○起

● 醉洋兵 ● (續前)

中國下等人 沒有教化 我們也不敢護短。醉兵被搶一節 必定是實在情形 但有一層 不能不請希大臣原諒。使館界內 法律嚴明 中國巡兵 身帶器械 斷不敢黑夜入界內來往 就使夜明如晝 我們巡兵遠遠看見此事 恐怕亦無法救護 何況長安街以南 非我巡兵的權力所及 台基廠北口 正是奧國的界址 奧巡捕晝夜梭巡 斷沒有疏神的道理 既有此事 大可函詢奧國兵營 並可責備他 為甚麼不肯救護 洋飯店替雇的車 這輛車必常在飯店左右 亦可以責問飯店 一面再函致工巡局 幫同訪查 那還使得若專專的責備工巡局 未免於事理欠通了

北京馬路初修 車輛一概沒有上捐 拉車人的名姓 車子的號碼 工巡局一無查考 今憑空的要拿人家想想 從那裏拿起呢 這件事情 總要把彼此的權限審明 使館界的權限 和工巡局的權限 各有所在 請希公使平心靜氣的思想 要能容我們巡兵 帶著器械 黑夜入界內往來 這件搶案 當時就許破獲 中國有了治外法權 交民巷一帶的奇事 自然也就少多了

希公使是明理的人 莫說我們這京話日報 專同外人為難 凡事有個理在 使館界內 有各國兵自己看守 初一夜裡的事 工巡局實在不能擔這責任

要緊新聞

製造廠的弊端 ● 湖北製造廠 所造鎗彈 很有毛病 大小多不一律 也不能夠合腔 這還是顯而易見 最可恨是藥力不加足 放了出去 子彈不等到靶上 半路就落了下來 若是對敵 怎能取勝 更有一樁可慮的事 藥力單薄 不能送出彈丸 兵不留心 再裝第二彈必要炸裂 勢必傷害了自己的兵 此事有關軍國大計 本報不當宣布出來 但湖北製造廠 是全國軍械的根本 如不早早說明 敷衍下去 必定遺誤大局 報館的說話 一秉大公 但願當道大人先生 虛心採訪 事如不實 亦可以從此留心 果真如此 說了出來 就當快快的整頓 這是我們一片熱誠 千萬莫當作謠言看待 我們如不說 被真正漢奸

傳。遞。出。去。旁。人。再。來。恭。維。恭。維。那。可。坑。煞。人。了。

俄人的深心○上海各報館 接有俄都的密電 說俄皇降了旨意 通告全國人民 決意仿照各國 改變政治

俯順民情 又說俄政府會議 有心破壞我國中立 打算先下手為強 笑罵由他人笑罵 講勢力的世界

欺侮欺侮軟弱的 亦可以解解嘲

最可驚的傳聞○十一日那天 有一個傳聞 叫大驚疑不定 或說是謠言 或說是不假 與我國的大局 很

有關係 據說中國在比國的留學生 電知在日本留學生 說西洋各國 現在會議 都要干預中國的事情

趕緊想法子抵制編好 這些言語 早有所聞 不過許久沒人提起 大家就冷淡下來了 如今又有這種

話 無論真假虛實 我們中國人 萬不可當作耳旁風

本京新聞

議防漏稅○奸商冒挂洋旗 偷減關稅 居心實在可惡 要防這個弊端 除非華洋一體 兩無偏向 這件事

也萬辦不到 冒洋牌的 就使被巡丁看破 自有洋行人出頭承認 關上委員 含糊了事 不敢同洋行結

怨 商人亦習慣成自然 不懂什麼叫國課 更不懂什麼叫無恥 這也是民智不開的一端 聽說商部打算

整頓此事 會同外務部 照會各國欽差 凡洋貨到關 另有暗號 叫奸商無法冒充 巡丁也容易辨認

然後偷漏的弊病 不除自除了 這個主意 不知道是真是假 怕還有些個不妥當

逛廠甸的學生真鬧事○本報初七的演說 題目就是逛廠甸 意在勸我們自尊自貴的學生 莫被頑固人說笑

那裏知道 本報苦口相勸 算是句句白說了 前天廠甸裏 果然又有學生鬧事 因為的是甚麼 順天

時報上 已經說過 我們也不必再說了

德使與東撫密談○簡放山東巡撫 德人屢次干預 現派楊撫台前去署理 德欽差要先會會面 經人引進

在某處廟裏喫飯 同席只有三箇人 別無外客 商議的很嚴密 外邊猜著 必是德人要在山東屯兵 和

鐵路上一切的事

俄欽差有調動的信息○駐京俄國雷欽差 傳說奉了俄政府命令 調回本國 後任的欽差 就派華俄道勝銀

行總辦寶至德 寶君辦中俄交涉事件 最為出力 跟中國極有關係 所以要把雷君調回

處細心 打算派往奉天 辦理東省的一切事宜 救濟難民 更得仗此幹練大員

各省新聞

對款歸官（鎮江）鎮江關三聯報單的罰款 經周玉帥查明 除去各項開銷 淨存關平銀十六萬有零 叫常鎮道提出一萬銀 解交江甯藩司 為開辦醫院經費 其餘十五萬 交銀行錢店生息 不准擅動 按罰款生息 歷任關道 全是自己下腰 今由制台發商生息 利銀歸公 常鎮道缺 又少了一宗進項

興學籌款艱難（揚州）有幾位紳士 在運台衙門聯名具稟 請把運司所發寺院歲修經費 撥作興辦學堂的款項 化無用為有用 這是極好的辦法 不料運台不以為然 竟自批駁不准

拳匪餘毒○順天府屬下 大城文安兩縣 常有拳匪餘黨 立壇燒香 迷信的人很多 大城縣城南 有天主教堂 神父恐怕鬧事 早已到天津躲避 袁宮保派隊拿辦 拿住匪黨九名 當場搜出盟單 捐簿 旗號 槍械等件 匪首洪萬枝在逃 據匪黨口供 庚子年當過大師兄 後來跑到五台山 學仙得道 去年回來 照舊立壇等語 愚民無知 至死不悟 這樣的人民資格 國家怎麼會富強

各國新聞

苦將軍辭職（俄國）苦魯巴金將軍 奏請俄皇 要辭退滿洲軍總司令官 將軍的用意 因為沒有戰勝的指望 責任太重 無心再往下辦 俄皇若准他告退 接後任的人 必是利尼味區將軍

俄宮分黨（俄國）俄國內亂的事 俄皇同大臣威第的意思 都要順着民情 和平辦理 俄國太后 同各公爵的意思 還要用威力壓服 因此兩邊不和 謀世凱親王 覺着很難調和 辭職告退

俄兵攻領事館（英國）俄國華沙地方的兵丁 攻打英領事館 英國總領事買雷 副領事麥苦根 大受驚恐 駐俄英欽差哈丁區 派隨員前去查辦 俄國外部大臣 告知哈欽差 說已經派人查明 莫斯科地方出的告示 誣賴英人調唆停工 甚不合理 如今亦全行收回

德船無下落（德國）日人拿過德國運船 德人甚不舒服 船上的物件 日人又說是犯禁貨 實在是日人誤會 後又有德船多隻 前往海參威 至今還沒下落 德國船商 都在那裡擔心

蘇州胡同愛新覺羅氏鑒

承示來函 本當代登 惟有關是非 本館不擔責任 須對有保證 先付刊資 方敢代登此白

上諭 宮門抄

正月十四日 崑中堂等專摺謝賞元宵 恩 克王良泰各
 續假十日 禮深續假二十日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寅正二刻至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畢還宮少坐
 卯正二刻升 保和殿筵宴畢還海
 十五日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午正至 紫光閣入廷臣宴
 上諭二月初五日祭 社稷壇朕親詣行禮欽此
 上諭二月十三日祭 關帝廟朕親詣行禮欽此
 上諭雲南糧儲道員缺着增厚補授欽此
 旨恒春補授璋春副都統欽此 補十三日奉
 上諭雲南按察使着陳燦補授欽此

電報

遷移傷兵○西二月十六號 烟台來電說 俄國駐烟台領
 事 接到信息 日人要 把旅順降兵 受傷的 害病的
 共計二千五百多人 由旅順 搬到烟台 俄領事 因烟
 台並沒預備 這些 傷病兵 沒地方 醫治 設法 阻止日
 本人 從青泥窪 送回 本國 俄領事 的意思 打算 把這
 場中人 俄軍 不勝 望 俄軍 快快 得勝 德文電說 德國軍務
 德人 怕俄軍 都深 望 俄軍 快快 得勝 德文電說 德國軍務
 德人 心裏 很不 舒服 新近 聽說 俄兵 又敗了
 日本人 截擊 煤船 ○西二月十六號 路透電報說 日本海
 軍傳言 以後 波羅 的海 艦隊 如有 同行 的煤船 不管
 是那 一國 的 遇見 就開 砲轟 沈 絕不 容情 敵營 裡 瘟
 疫中 盛行 ○東京 來電 說 現時 俄軍 前敵 營裡 瘟
 疫病 盛行 該軍 傳染 瘟疫 的 大約 有好 幾千 人
 美船 被拘 ○日本 專電 說 現有 美國 泰來 輪船 載運 糧食
 等貨物 在 北海 洋面 被日 本巡 船拿 住

兒童解字

瀉 音寫 洩水叫瀉 這個字 本沒有水旁 把
 水取出 洩在別處 就叫瀉 寫字的寫 取
 墨池裏的水 洩在紙上 也是用這個意思
 後來添上水旁 瀉寫兩字 纔不相同
 音留 活動的東西 鄧可說流 去了水旁
 右邊的字形 上截是云 云就是雲 下截是
 川 川就是水 雲水兩物 是最活動的東西
 加上水旁 便成專說水的活動了 不活動
 的 叫定質 質是萬物的本體 活動的叫流質
 空氣為輕流質 油 人的品類 水銀 鎔化的五
 金 都是重流質 分人的品類 也叫流品
 彷彿水有支派似的
浮 音夫由切 反切的法子 只要把兩音快念
 念了兩遍 再倒過來念一聲 本音就出來了
 念法如下 夫由 夫由 由夫 浮 東西
 在水上漂着叫浮 往來無定亦叫浮
湧 音勇 水往上冒叫湧 本寫作涌 涌是直上
 勇是猛起 都有水往上冒的神氣
淤 音迂 稠泥堵住了水道 就叫淤 水和土
 攪在一起 便是淤泥 這兩天的字 都是半
 邊意思 半邊聲音 可以算是形聲字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洩瀉 源流 浮海 洶湧 淤塞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天下 洪水○○ 聲如○○ 聲名○○

◎答客問◎

有一位朋友 來到本館 本館的人 正在舉起筆來 要做本報的演說 因有客來 便放下了筆 起身招呼 免不了送茶敬烟那些俗套子 寒暄已畢 那位朋友 看見書案上 擺滿的都是些書籍報紙 (客問道) 我有一句話 要來請教 (答道) 不敢不敢 正要領閣下的大教 (問道) 請問畫符念咒 變化神物這些事 到底是有沒有的 (答道) 天下之大 何所不有 不過符咒神鬼 都是野蠻迷信的舉動 如今文明日進 這些鬼鬼崇崇的事 自然慢慢的消滅了 也是天演淘汰 優勝劣敗的至理 (問道) 既是天下有這事 那麼着義和團的符咒 也算不得大逆不道了 爲什麼你們報館裏 家家都在那裏痛罵 說他是邪魔外道 (答道) 義和團一心排外 用意原不算大錯 就是不該用符咒騙人 又不懂得天下的大勢 無理胡鬧 妄開兵端 把國家的命脉 幾乎斷送 爲什麼不該罵他 (問道) 義和團這樣胡鬧 究竟那些符咒 是有用還是沒用 是應該學的還是應該禁的呢 (答道) 符咒那裏有用 義和團鬧這樣的大亂子 就是符咒的效驗 前車不遠 正當嚴嚴的禁止 那裏有教人去學的道理呢 我們做這白話報 正是怕愚民迷信神鬼 要把他們開通 大家明白了道理 那些畫符念咒的邪說 自然沒有人相信 可就慢慢的消滅了 (問道) 你們做白話報 既是開通民智 要消滅那些邪說 爲什麼白話報上 倒天天鬧起畫符念咒的邪說了呢 (答道) 這是沒有的事 在這民心浮動的時候 禁止勸阻 還怕喚不醒那迷信的風俗 那有做報的 反倒稱贊符咒 把愚民引入邪路的道理 (問道) 報上真沒有稱道符咒的嗎 (答道) 報的種類不同 有講政法的 有講學問的 有專說些奇奇怪怪預備人消遣的 什麼話不許上報呢 有也難說 至於白話報 正可憐那迷信符咒的愚民 對病發藥 豈有反給他添病的理 自然不應有那一類的話 那朋友不等說完 便從書案上 抽出一張報 翻了一翻 指給我看 (問道) 這不是官話○○報麼 說的魔法博士 不都是念咒語 變神變鬼的麼 難道這個報 不是爲開民智的麼 爲什麼要給愚民添病呢 我被他那這猛然間一頓搶白 話也回頭不出來 只得敷衍着說道 這是繙譯的小說 正是預備人消遣的 並且沒有說完 焉知他後半篇 不翻過來呢 故意把前面說壞 做個下藥的引子 正是文章的妙筆 (客道) 這是你迴護同業的話 我的來意 原怕愚民無知 看了這個報 又勾引起義和拳的舊事來 說外國人也有魔法 魔法也講究符咒 種種變化 也合我大師兄傳授的相仿 他們也尊稱他做博士 也尊稱他做先生 要這樣哄動起來 那還了得 怕又要鬧出拳匪來了 所以奉訪 要商量個補救的方法 不想你老兄 迴護同業 不顧大局 我也無可說了 再會再會 頭也不回

的去了 我受他這頓冤枉氣 工夫也耽誤了許久 演說也做不出來了 排字房又催着發稿 只好把這段問

答 閉着眼想了一編 幸虧沒有忘記 便把他寫出來 當做今天的演說

〔註〕 天演淘汰 優勝劣敗 這八個字 怎麼講呢 演就是造化 如同演戲一樣 天演是說天道的造化 淘汰是刷洗乾淨的意思 優是強 劣是弱 有了強的 弱的必敗 為天地間內至理 前車不遠 是怎麼講呢 有兩句古語 說前面的車翻了 可以作後面車的鏡子 該當格外小心

要緊新聞

議結周勝友命案○年前臘月二十八 盛宮保督同上海道等 會晤俄領事 把俄水手殺人全案 當面爭論了

許久 要照監禁八年定罪 俄領事說 論起案情 監禁四年 罰作苦工 奪去自由的權利 實在辦到極

處 並不算輕 彼此再三駁辨 俄領事又答應了一層 除在上海監禁不算 等日俄戰局完結 解回本國

監禁 從做苦工的日子算起 扣足四年為止 並說奪去自由權 是把他的事業籍貫 一概革除 絕了他

的生路 終身不能享絲毫利益 盛宮保固著無數甯波人的面子 還是不肯答應 要把全案文卷 咨送駐

俄胡欽差 向俄外部力爭 若不認我國是保護他們兵船的國 此案斷不能了結

整頓學務○傳說年前有御史條奏 各省開辦學堂 所用的教習提調 大概多由人情謀來的 往往品行不端

不能管理學務 所以學堂裏 毫無規矩 學生們裝扮的 奇奇怪怪 在外邊喫喝嫖賭 無所不為 不

敢說個個如此 拔十得五 也就夠了 學堂聲名 狠不好聽 請通行各省督撫 凡聘請教習 委派監督

提調 總要挑選公正嚴明的人 最好叫學生自擬條規 請教習監督選用 借此亦可以選拔人才

本京新聞

私鑄不禁自止○傳聞京東長營下店一帶 各磚瓦窯 私鑄最多 夜聚明散 地方官不聞不見 現在京城市

面 私鑄暢行 每銀一兩 可換到十八吊光景 各種物價 簡直的增加了兩倍 去年本報一百十四號

和一百十七八號的演說 論過私鑄不必禁 並非說私鑄無害 正要想法子絕他的根株 可惜沒有論透

也沒想出一箇所以然的法子來 如今的私錢 一天比一天多 暗中虧損民財 比洪水猛獸的禍還大 本

號的報 限於紙張 不能多說 等一半天 再詳詳細細的議論 想一個不禁自止的法子 請大家聽聽

知法犯法○北新橋 白廟地方 有一位巡警官楊某 在所管的地段內 開一處牌九賭局 本月初十日晚上

被左翼的弁兵知道 把楊某跟賭錢的人 一併拿獲 解送北衙門究辦 如此不知自愛 工巡局體面何

存 近來東北城一帶 常有巡警官 窩娼聚賭 知法犯法 怎能夠管理他人 所以外國巡兵 無人不讀書識字 可見非正派人不能當巡捕 總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然後纔有人來敬重你啊 滿街上胡唱的請看○前天有兩箇人 由東交民巷行走 嘴裏唱着時調小曲 唱的十分高興 被洋巡捕捉住 送交使館 轉解工巡局 這般人糊裏糊塗 沒有受過教化 那知道使館界內 不准亂唱 叫巡捕捉了去 他還不知道是什麼事

各省新聞

日偵探巧捉俄兵 (營口) 營口來信說 有日本偵探馬隊五人 投一處燒鍋借住 可巧有人來報信 說俄軍馬隊來了 日兵趕緊上馬 藏在大草垛後邊 叫店東不要聲張 俄兵還遠遠喊問 院裡有日本兵沒有 都說沒有 俄兵放馬進院 不妨日兵暗放一排槍 打死四名 逃走三名 院裏還有四名 被日兵捉住 後來大隊俄兵趕到 店裏的人已逃走 俄人沒地方出氣 放火把房屋貨物 燒了個乾淨 英商在界外買地 (蕪湖) 上海英商麥克老 買蕪湖鄧姓地基一段 把原買契紙 拿送蕪湖英領事 轉請閩道蓋印 發還管業 閩道派知縣查明 地基上蓋着三十幾間瓦房 據房主說由鄧姓手裏租用 按年交租 不誤 忽然賣給洋商 並沒先通知一聲 就叫拆房讓地 實不能從 請轉稟道台公辦 閩道向回覆英領事說 內地市面 不在租界內 英商不便強買 把地契發還 退交本主 方合條約 紙行改良 (衢州) 西安龍游等處 所造的紙張 全用嫩竹子製成 向來四遠馳名 這兩年銷路漸少 因被洋紙奪了利去 各紙坊約齊會議 打算採用新法 辦機器製造 除用竹造紙以外 另收舊棉破布 製造洋紙 選派學生四名 赴東洋學習手工

各國新聞

工人又亂 (俄國) 西歷二月初間 俄國波蘭工匠 約二十四萬人 結成極大的團體 有用洋槍的 有拿槍刀木棍的 約齊了大家起鬪 跟彈壓兵隊交仗 戰鬪了幾天工夫 死傷的人也不少 喀桑州等處農民 亦不安靜 聚眾擾亂 威嚇各皇親貴族 並放火焚燒房屋 這些人屢次擾亂 逼得俄皇無法 已降了改變政治的旨意 英日邦交 (英日) 加拿大政府 因哥倫比亞地方 所定的學務章程 有禁止日本人游學一條 議院裏的人說 要照此辦法 狠不是交鄰國的道理 並且與英國權利 大有妨碍

告示

直督告示○為出示曉諭事案查約載中國習教民人凡中國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懲辦等語是教民與平民同為朝廷赤子地方官凡遇民教涉訟之案即照律辦理其案內所犯情由本與習教不相干涉至耶穌天主兩教在外洋雖分新舊而一視同仁但期民教永遠相安並不從而區別如因習教不同兩不相安地方官應不論何教照平民一體辦理是以教民但能奉公守法即同享保護之益倘敢作奸犯科則國法俱在定難寬容順直兵燹以後凡民教仇殺條案均已賠撫了結早應釋前嫌共敦睦好乃近來教民中之循謹者固多而不法之徒每因雀角微嫌聚眾持械擾害生事甚或耶穌天主兩教因異教之故倚強凌弱恃眾暴寡互相攻擊各樹黨徒教本同原轉為仇敵教民與教民相爭較與平民尤為激烈不特敗壞教規實屬顯干法令一經懲辦後悔莫追用特摘錄律例嚴飭申禁以期調和民教共為善良合行出示曉諭自示之後爾等無論平民教民務當一體凜遵毋得故違自貽伊戚切切特示

一 凡惡棍設法索詐商民或張貼揭帖或控告各衙門或勒寫借約嚇詐取財或因鬥毆糾眾擊掌謊言欠債逼寫文券或因詐財不遂竟行毆斃此等情罪重大實在光棍之上事發者不論曾否得財為首斬立決為從俱絞監候

一 刁徒無端肇釁平空詛詐欺壓鄉民致被詐之人自盡者擬絞監候

一 兇惡棍徒屢次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民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安置

一 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

一 土豪勢惡無賴棍徒如有倚勢武斷鄉曲或平空詐賴將人毆打致死者斬

一 兇徒好鬪生事見人鬪毆與已毫無干涉輒敢約夥尋釁遷怒於其父母毒毆致斃者照光棍例分別首從治罪

一 因爭鬪擅將鳥槍竹銃施放殺人者以故殺人論斬

一 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凶器傷人及誤傷旁人者俱發近邊充軍

一 結夥騎馬持械聚至十人以上倚強肆掠兇暴聚眾者不分首從擬斬

一 刁民假地方公事強行出頭逼勒平民約會抗糧聚眾聯謀斂錢構訟及借事罷考罷市或果有冤抑不於上司控告聚眾至四五十人尚無闕堂塞署并毆官者照光棍例為首擬斬為從擬絞

電報

選舉定議○西二月十六號 路透電說 英國議院 此次會議 選舉的案子 已由政府派員 編定了條例

日俄軍報○營口來電說 沙河俄軍 想衝日軍右翼 拔隊開到王家河 遇見日本兵攔阻截擊 當時撤退

俄兵約有二萬名 竟不能衝過此陣

火藥炸裂○路透電報說 英國潛水魚雷艇 在克印士頓地方 火藥炸裂 轟死少尉一名 兵丁三名 受傷的十四名

演說

救護月蝕的可笑

去年臘月十八日的大公報 有一段白話 說是欽天監奏月蝕日期 請各衙門救護 子細看了一遍 說的很

有道理 無論怎樣的頑固人 也不能不恍然大悟 可惜沒有說到月蝕的來源 我今天再接再續著說說

日蝕月蝕的蝕 本可寫作食 孟子上如日月之食 就寫的是食 只因用了這箇蝕字 以誤傳誤 越鬧越可

笑 天狗喫月亮的謠言 大概是這一個字的毛病了 蝕本是虫食物 古人不明日月蝕的理 只見他缺了一

塊 莫明其妙 無可比方 就比作了虫食物 所以叫蝕 禮記這部書 經過先賢考訂

禮記上有一段話 說日月蝕的時候 該當打鼓撞鐘 算是敬重上天的變象 禮記這部書 經過先賢考訂

有的是後人假作 並非全是聖賢的古書 所以有許多可疑的話 這且不提 春秋是孔子編訂 紀了無數回的日月食 很像是一件大事 似乎與國政有些關係 詳細考查 却沒有講到

救護 不過同記閏月記大風雨一樣 尋常人的日記本子 還要記些陰晴寒暖 何況是常年不多見的事呢

所以春秋上要記著日月蝕 今且一概莫論 但說格致家講究地理 開宗明義 就要先知道地球旋轉 地如不轉 怎麼會有晝有夜 地

向日的一面是晝 背日的一面是夜 月面上的光 正合地面上的晝一理 月光的反面 也必定同地面的夜

一般 如此說來 地有晝夜 月又何嘗沒有晝夜呢 凡夜裡所見的星光 也都是這個道理 月亮離著地最近

有。時候。日。月。地。一。串。對。直。地。在。當。中。地。的。這。面。背。日。月。的。這。面。向。日。地。影。把。月。面。遮。住。

月。上。就。缺。了。一。塊。對。的。越。正。黑。影。子。越。大。等。到。地。跟。月。錯。開。月。面。照。舊。光。亮。日。蝕。也。是。這。個。理。月。在。當。中

月。影。遮。住。日。光。便。是。日。蝕。剛。遮。住。的。時。候。叫。初。蝕。遮。滿。了。叫。蝕。甚。錯。開。之。後。叫。復。圓。乍。復。圓。的。時。候。覺

著。月。光。暗。淡。彷彿。是。受。過。傷。似。的。其。實。是。地。影。有。兩。層。正。中。筆。直。的。影。子。顏。色。極。深。旁。邊。斜。著。的。虛。影。子

顏。色。淺。淡。凡。物。在。亮。光。下。頭。都。有。這。兩。層。影。子。月。光。出。了。深。影。還。沒。有。出。淺。影。所。以。覺。著。暗。淡

今天。正。是。月。蝕。的。日。子。明。白。這。個。理。的。人。不。待。分。說。早。已。解。悟。中。國。的。愚。民。太。多。老。學。究。士。秀。才。也。都。免

不。了。愚。民。的。見。識。中。國。的。舊。俗。本。攪。雜。著。神。道。設。教。救。護。的。說。詞。正。是。由。神。教。而。來。如。今。文。明。大。進。一。切

搖。惑。人。心。的。風。俗。竭。力。阻。止。還。怕。來。不。及。豈。可。再。叫。那。愚。人。添。糊。塗。呢。打。算。開。通。民。智。非。去。吊。這。無。理。的。故

事。不。可。啊

要緊新聞

練兵處已發要電○前日本報所登湖北製造廠一節 因為事關重大 打聽清楚了 不敢再不說明 今天又得了個實在消息 據說前兩天裡 練兵處因為此事 已經電咨該省 叫務必認真的整頓 張星使來電○聽說我們外務 接到駐英張欽使來電 說俄人捏詞壞我國中立 我國把這個意思 已經布告各國 探得英政府私下議論 很不以俄國為然 先事豫防○張欽使電中又云 近日俄人在我西北邊境 暗暗的增兵 這個消息 英國亦有所聞 請外部趕緊妥籌善法 竭力抵制 萬萬不可退讓 並請轉飭西北各省督撫 務必先事豫防 隨時電奏 軍門買馬○馬軍門會同練兵處 選派委員 前往張家口歸化城等處 買到戰馬三千匹 這兩天便可到京 不准虛報軍功○有某都老爺奏道 廣西軍務 雖說平定 零星小股的賊匪 未必一律肅清 該省督撫奏報 匪徒漸漸平定 各帶兵官的戰功 都說的未免太過 不是說殺賊數千人 也要說殺賊千餘人 並不說奪獲鎗砲多少 難免無虛報的情弊 以便邀功地步

本京新聞

監獄改良○聞刑部衙門 打算把南北兩監 重新改造 雖不能照外洋牢獄 收拾的那樣整齊 但房屋飲食 都乾乾淨淨的 也就算是不錯 如今居然有大加改良的話 還真是文明的一端 嚴禁賭博○總布胡同燕壽堂等處 常有大老官 在那裏打麻牌 自從奉旨嚴禁 工巡局明查暗訪 各飯莊已經收斂了 大小買賣舖 逢到過年時候 夥計徒弟們 必要要要錢 借此解悶 今年因禁賭甚嚴 大家也都不敢再要 惟工巡局不能用權力的地方 還怕免不了 留米放賑○增將軍電請外務部 說向來奉天的粟米 歸直隸替籌運費 奉省再派員解京 現因直隸運脚難籌 這一項粟米 還在本省倉裡存放 請代奏明 難民急等着賑濟 暫且借這米放賑 移緩濟急 可以救活許多的人 立公所會議要政○去年戴侍郎條陳 仿照議院的辦法 准大小官員會議 已紀本報 現聞各衙門大員會商 要設立議政公所 立定章程 外省有要緊摺奏 中外有交涉大事 知會各堂官聚齊 在公所密商 議定了請旨遵辦 雖沒有議院的名目 實在有議院的好處 聽說開印後就要具奏

興辦墾務二則○外務部郎中李厚祐 招股六十萬兩 開辦墾務有限公司 要專辦奉天省墾荒 由商部代奏 賞給頭品頂戴願問官

又商部駐安徽議員劉世珩 開辦貴池縣墾務公司 並有富餘款項 設立農務學堂 把辦理的情形 稟報 商部 並呈遞章程八條 已由商部奏准

各省新聞

情節可疑（天津） 蕪廠村居民吳老鳳 娶妻劉氏 吳老鳳早已去世 留下了一箇兒子 年纔十三歲 劉氏 雖然寡居 常常跟開烟館的楊虎來往 街坊四隣 狠有閒話 十三的夜晚 他兒子無災無病 忽然身死 楊虎同劉氏商量著 把死尸挪到別處 吳老鳳的兄弟吳老運 知道了信息 跑到縣裏喊冤 這箇情形 活脫是一齣殺子報 傷風敗俗的戲 本來最壞人心 這樁案子 情節可疑 難保不是戲的壞處 奸邪 的心眼裏 有了此等淫戲 怎能不引動殺機

局外地俄兵撤退（奉天） 關外俄軍 由李大屯敗後 從前遼河以西的兵 全行撤退 就還有偵探馬隊 常到老韃子房一帶 偵探軍情 局外地面 已沒有俄兵駐紮了

改裝探事（奉天） 俄國兵隊 裝扮作中國鄉下人 穿上一身破衣裳 或拿著鎌刀 在野地裏割草 或牽着 牲口 在大路上來往 由老韃子營一路往南 查訪日本的軍情

鑽謀路差（四川） 四川候補知州黃某 本是天主教民 常在法領事館走動 安領事派他 查過川漢鐵路地 基 他便就從中攪弄 硬要借給修路的款項 又因成灌枝路開工 求領事照會商務局 說黃知州熟悉工 程 請派他作委員 商務局立時回覆 說是已派定妥人 黃知州見沒有指望 只好請咨引○見

各國新聞

旅順降兵情形（俄國） 旅順傷病的降兵 共有一萬五千人 從西正月 起 陸續死了五百名 各醫生因思念 家鄉 操勞過甚 也多有害病的

暹羅皇后好善（暹羅） 暹羅國皇后 聞聽日本愛國婦人會 立意極善 大加稱讚 論知暹日本欽差 要 率同宮中女官 捐助款項 並詳問會中所辦的事 暹皇后這個舉動 在我們黃種人臉上 很有光彩

宰相保工（德國） 德國首相蒲盧 想法子叫德國議院 替工人開些利源 因在礦務章程裡 添改了幾條新 例 外國保護工商 真是不遺餘力 所以借國債加租稅 民人都是很願意的

宮門抄

正月十六日 祥普假滿請 安 雲南糧道增厚謝 恩

成公等後黃寺聽經覆 命 召見軍機

十七日 櫛貝子由西陵回京請 安並請假十日 睿王全

福各假滿請 安 德公續假十五日 徐中堂松公各續

假十日 增厚預備召見 崇中堂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增厚

告示

商部批 稟據已悉查維食為便民利用之物該商等擬仿西法製造果能籌

集公司創設牌號遵章赴部註冊自當准予保護惟專利必須獨出心裁創造

之物方能邀准該商仿造維食率請專利殊屬不合所請應毋庸議此批 右

批游擊張起龍 商民馬德春知悉

又批 前據該民人等稟辦白廟灣塘村碾米砂并滙陳本地無賴勾串外人霸

業等語當經本部批示聽候查明辦理一面據稟行查在案查據順天府覆稱

據大興縣詳李永禎即李永貞先串洋人霸業事成被逐改用張永李永貞等

赴部稟稟希圖洩憤亦非安分良民各等語該民人李永禎既經工巡總局懲

治有案擅敢用馬瑞臣等聯名稟稟實屬荒謬所請應不准行此批 右批大

興縣民人馬瑞臣等知悉

電報

駁論議和○德文電報說 前次所傳的消息 俄日講和

實在不的確 現據倫敦傳言 駐英俄欽差 已把俄皇

請駁的意思 繕文呈遞英皇

兒童解字

涸 音鶴 水乾了叫涸 京南京東一帶 鄉下人 的話 管耕地叫涸地 聽了這種土語 就知 道小民的苦況了 直隸的東南各縣 常常被 水災 必等水乾 纔能耕種 所以相沿成了 這句話 可憐可憐

漫 音曼 一望無邊的大水叫漫 望不到頭的道 路 亦叫漫漫 漫又有疏忽的意思 所以作 事疏忽 叫做漫不經心

潑 音普倭切 把水倒在地下叫潑 潑有流動的 意思

匯 音會 許多水聚在一處叫匯 仁字是聚水的 地方 准是聚眾流的水名 又有回的意思 所以兌銀的票子 叫匯票 因為回到原處可 以取銀

消 音宵 化有為無叫消 水退的沒了痕迹 便 為消滅 凡物滅了形兒 都可以叫消

減 音謙 減同消差不多 也有水退了的意思 算法必有加減 減就是退少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涸轍 漫溢 活潑 總滙 消長 增減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〇〇異同 乘桴〇〇 波濤〇〇

廣昌冤案

直隸廣昌縣民人周誠 年紀已經三十多歲 還沒有娶過妻室 光緒二十四年時候 有人給他說了一門親 姑娘年紀纔十五歲 生日要是小 不過纔十四歲 過門這天 周誠自然是快樂非常 過了一夜 周誠便很高興了 有他的至好朋友 探問明白 原來新人年紀太小 不懂人情 故此狼不高興 從此新人見了他 就如同老鼠見貓一樣 躲躲藏藏 不敢和他同睡 又苦於房屋窄小 沒有地方安身 常是穿着衣服睡覺 這天周誠喝了些酒 回到家中 見他的妻子已睡熟 自己任着性子 動手動脚的起來 他妻猛然驚醒 真彷彿老鼠叫貓捉住似的 狠命的掙脫 用力太猛 一脚踹在丈夫的制命處 登時昏迷 不大的工夫 可就死了 報官驗明 並無別情 雖然是這女子無知 國家的定律 原不管替民間合婚 歲數雖差的多 只能講律例 不能講細情 算是這箇女子悔氣 誤殺親夫 照例定了斬監候的罪 已經詳明各大憲 因他情節可憐 秋審過幾次 不入情實 不能就要了他的命 那裏曉得 原審官廣昌縣知縣 鍾大老爺 不知是怎樣的得罪了人 事隔了好幾年 忽有都老爺奏參 說周誠被毒身死 照例殺定罪 恐原審官受了人情 奉旨交刑部查辦 這箇時候 原審官鍾樹森 已經丁憂起服 改選了山東霑化縣 直隸臬台 知道這案子沒有別情 鍾樹森被參太冤 照著官話說 便因該解任對質 彷彿唱法門寺是的 縣太爺的功名 可就有點兒靠不住了 臬台大人 稟覆直隸總督 說鍾樹森丁憂之後 不知他的去向 滿想替他搪塞 誰知道這是奉旨交辦的欽案 鍾樹森是安徽人 刑部又行文到安徽 查明現在山東霑化縣 山東巡撫 也接到刑部的文書 趕緊叫鍾樹森交卸 派人押解來京 直隸臬台著了慌 把尸棺從土裏刨出 傳齊四隣干證 一併解部 去年臘月裏 經沈司寇開棺蒸驗 毫無毒傷 四隣干證的口供 都和鍾樹森所詳的一樣 如今案已了結 不至再有都老爺話說了 請諸位看報的先生們想想 這宗案情 究竟是誰冤枉

要緊新聞

主教替華官求缺 ○河南地方 到處都有天主堂 教士人品不齊 從前總主教 是安錫滿 安錫滿死後 接任的是倪三多 新近寫信給陳撫台 說安主教臨終遺言 前在省面保的某大令 現由某縣交卸回省 此人辦事認真 官聲極好 有機會務求開照 如果能立時挂牌 與地方必有益處 我們用人的權柄 主教都要干預 不知陳撫台 准這個人情不准

俄船兵又鬧事○上海俄船兵丁 又有毆打甯波船戶的事 幸虧有人解勸 沒有出禍 周勝友一案 不能從嚴辦理 俄兵心中 把華人看的毫不值錢 所以還敢強橫 要不想法子防備 將來租界的禍害 恐怕越鬧越多

韓人搔擾地面○吉林將軍來電 說圖們江一帶 有無賴子的韓國人 混在俄兵一處 搶奪客商 擾害居民 地方上受害不淺 請照會韓國政府 叫他從嚴究辦 外務部接信後 已電知駐韓欽差 向韓政府理論

本京新聞

扶鸞治病○已故某部郎的親眷 最信扶鸞治病 時常約聚同志 設壇請仙 把這最無理的事 當作正經營生 部郎故後 女眷作主 索性大設壇場 做起買賣來了 每逢二五八的壇期 車馬盈門 這次請某大仙 那次請某仙姑 胡亂瞎批 大家就謹遵台命 信服的五體投地 那知設壇的人 一味是迷信 也不懂得甚麼叫神權 不過借此名目 騙些香資就是了 作此等事的人 大概都有些聰明 可惜理路不清 日子久了 不鬧出笑話來不止

辦交涉保案太優○吏部議定 各省督撫 因地方官辦理保護教堂 紛紛的奏請優獎 弄得太沒有限制 以後辦交涉案子 必然無中生有 日見其多 辦理交涉 本是地方官應當的事 借此能得異常勞績 未免太便宜了 現在擬定 如有洋務地方 辦理的三年無過 准照尋常勞績奏保 考查軍政○練兵處改定軍制 操法器械 已咨會各省 統歸一律 現議定春秋二季 由練兵處分派委員 赴各省查看各軍 總要各軍鎮聯絡一氣 精練新兵 不可虛糜軍餉

安徽拿辦票匪○安徽誠中丞電奏 說甯國府屬下 有外來會黨 勾串本地土匪 散放票布 聚眾起事 經該縣訪知 稟報到省 立派人前去查辦 並就近由本鎮調隊 上緊搜拿等語 此事既專電奏報 匪亂必鬧的不輕

大學堂添蓋房屋○聞學務大臣公議 大學堂辦理有效 可以造就的學生 也還不少 自然該慢慢的推廣 可惜房子不夠用 必須添蓋 現把舊倉場衙門木料 運到學堂 二月裡就要動工

各省新聞

勸諭紳民看報 (奉天) 關外錦州各屬 向來風俗極厚 無奈人人守舊 不大喜愛開通 知道看報的人 更是百裏挑一 幸而有箇增太守 能夠力行新政 實在是難得的好官 現又聞錦州延太守 張貼告示 勸

人看報 說如今的世界 情形緊急 萬不可拘守舊法 勸諭各紳民 必須多看報紙 增長見識 每年的 報價有限 益處很大 不可把看報當作閒文 有一種不通的人 總說一看洋報 就算隨了洋人 那國沒 有報章 是報都出在外洋嗎

黃河鐵橋快成了 (河南) 蘆漢鐵路的土工 已經報齊 南岸鐵軌 也鋪到黃河沿了 北岸沒鋪的鐵軌 不 過止剩五十里 過黃河的大鐵橋 有六里多長 全用鋼鐵鑄成 須銀六百萬兩 鐵柱子好幾千根 每根 有幾箇人抱不過來 下橋入土八丈 實在是海內第一大工 可見凡事只要認真辦 沒有辦不成的 從前 有人說這座鐵橋 萬難成功 到底是眼界不寬

各國新聞

改用海運 (俄國) 西比利亞鐵道 沿路上擾亂的狠 一切轉運不便 俄國沒了法子 要緊軍需 必得由海

道運送 不知從那裏上岸 美金甚多 (香港) 西比利亞輪船 由舊金山開行 到了香港 載來美國金錢很多 約值美銀四百五十萬元

光能治病 (丹國) 丹國人芬生 醫學最精 能用光學治病 考查明白 光射在人的身上 有極大關係 各 樣的光 能治各種病症 按顏色分別出來 就像紅色的光 能治痘症等類 在丹京各醫院 試驗過多次 都是極新奇的道理

日使見英皇英后 (英日) 日本駐英林欽差 現在已回倫敦 英皇愛德華 英皇后亞歷山大 召見林公使 而問一切情形 相待的很厚

更正傳聞

本報添此一門 如有傳聞不確的話 隨時更正

俄占新疆不確 ○各報紛紛傳論 說俄人有意破壞中立 在我國新疆邊界 暗暗進兵 本報據各報的話 也 談論過一兩次 昨有最近的信息 有人打聽明白 並無此事

外部照會英使不確 ○旅順投降之後 就有人傳說 我外部照會英使 問旅順不在俄手 威海亦因歸還中國 這件事情 本非現在能辦 我外部豈不知道 外面謠傳 都是一相情願的話 本報亦不免誤聽

滄浪老人台

奉到來稿 自當趕緊代登 有關學界 我們更該當出力 惟所指的是誰 來稿真實 姓名 本館也不知道 請詳細連住址示知 以便斟酌 既登之後 有本館擔負責任 必無宣布之理 千萬放心 本主人特白

電報

日俄戰報○西二月十七號 德文電說 前两天渾河右岸

俄軍內有砲隊 向陳家堡子進發 被日軍擊退 俄

軍砲隊 奔往海峪沽

又說苦魯巴金將軍 現在整備左翼軍隊 打算前進鴨

綠江 圍攻日軍

普魯士親王遊歷○德文電報說 普魯士親王邊保勒 要

往維高色老地方 拜見俄皇後 由意大利遮尼法海口

乘坐德國郵船 到奉天觀戰 再來北京遊歷

俄皇叔遇害○俄國皇叔 薩喜亞斯太公 乘坐馬車 走

到克列晤林城 忽有炸彈一枚 從空飛來 正中皇叔

皇叔當即身亡 凶犯已經擒獲

英船轟炸○英國水底船 在肯斯屯口岸轟炸 炸死武官

一員 受傷三員 兵丁十四名 都有傷損

俄提督受傷○俄提督塔克別爾格 在河渾大戰 頗受損傷

兒童解字

音素 頂著水溜往上行 叫做溯 古文這迴 字不寫右邊的月字 再除了三點 當中的 這箇字 便是由下往上的意思 所以凡從 下往上 都可說溯

音回 溯就是回 說走路的 就加一箇 或加一箇 說水的 就加三點水 其實都 是回轉的意思 河灣的地方 水往回流 便 可以用這箇字

音檐 順流往下為沿 河的兩岸 俗叫河沿 也是由上流指下流說 所以日久習慣的事 可以用說相沿 正是由上傳到下的意思

音油 浮在水面上行 便可說游 水裏行的 游 用三點水 路上行的遊 不必用三點水 音破 泊本是淺水 因停船必在水淺地方 所以移船近岸叫泊船 泊有休息的意思 心中無事 可以說淡泊 泊又有乍行乍止的意 思 蹤跡無定 可以說漂泊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追溯 溯洞 沿革 游泳 泊舟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〇〇之 天機〇〇 盈虛〇〇 〇多〇少

◎通州苦况◎

通州一條運河 轉運南糧 所養的窮民無數 自從改歸鐵路轉運 通州小民的生機 一下子就都給要了命了。漕糧的弊病 人人皆知 由天津到通州壩上 一担米裏 最少也要偷減幾升 交不足數 又不能銷差 攪水兌麵 勢所難免 這個毛病 在河撥船上居多 骨子裏頭 還是上頭剋扣了運脚 所領脚價 不足以養這一船的人 怎麼怪他們作賊呢 相沿已久 成了風俗 無論怎樣的嚴查 絕不能一粒不少 今既改歸鐵路轉運 這層弊病 自然可免 米不受攪水兌麵的傷 屯在倉裏 也不至於腐爛 (北京專講喫老米 不知稼穡艱難的闊人 還說我們北京城 專出老米 是別處所沒有的 可知道沒有入倉的時候 老米全是南糧 發了霉之後 纔變成那黑黃的顏色 爲甚麼會發霉呢 大家想想) 並且可省許多的水脚 要打算再搬轉回來 那是斷無此理 但有一層 船戶不運米 還可以裝載貨物 交了官船 還可以自己買船 惟獨通州人民 專憑賣力氣喫飯 漕糧一到 成千累萬的扛大箇子 (大個子是通州土語 就是米口袋的別名) 他們也會舞弊 走到轉灣磨角的地方 用探子一探 豁拉豁拉的流出來 沒人看見 便躲避了挨打扛架 就是挨打扛架 小民無教 不知羞恥 旁邊人看着可羞 他還是若無其事 民無教化 實在是地方官丟人口口聲聲的父母大老爺 怎麼擔當得起 如今要想著挨打扛架 可也不能了 (未完)

要緊新聞

日本工人被害細情○潮汕鐵路鬧事 殺死日本工匠兩人 已紀前報 現聞因插旗到馬隴鄉 就要開工 有一個年老婦人 出來攔阻 說此地是他的產業 並沒價買 不能硬動工修理 有鐵路上的陳某 同婦人吵鬧 土人不服 一會兒的工夫 就聚了成羣打夥 殺死洋工人兩名 又燒毀木廠一座 聽說平常路工上 同鄉民本就有仇 近來日本洋工 又有調戲婦女的事 此次因插旗爭鬧 日本人開槍威嚇 鄉民動怒 越聚越衆 纔鬧出這箇亂子 兵丁前去彈壓 汎官也被打傷 現雖設法查辦 聚衆的還沒肯解散 法人接濟俄軍○近來有法國商人 在漢口製鐵廠 採買鐵料 並各種軍需材料 轉賣給俄軍 事情辦得不嚴密 忽被中國官知道 由駐法孫欽差電告外務部 外務部嚴諭製鐵廠 不准把鐵料賣給法商 法國公使 居然到外務部來問 說我們辦的不對 竭力辯駁 事情虛實 將來總會明白

兗州礦務交涉○山東兗州煤礦 現有華商 借用某國人資本 開挖試辦 聞德領事照會外務部 說凡有山東境內 各處煤礦 不准別國人冒名開採 請行文山東巡撫 務必認真查禁 以符條約等語 這事果真 又要搗亂

租界外要駐法兵○駐京法欽差 據廣東法領事電請 到外務部來說 該處教堂 被土匪攻破 中國須議還 賠款 并預防將來再有土匪 要在租界外駐法兵 現接岑宮保電 說攻毀教堂 並無其事 法兵要駐紮 一節 應當在廣東 由法領事向地方官商辦

本京新聞

火柴公司得獎○候選同知葉璋 集股四十萬兩 在漢口地方 創辦雙昌火柴公司 辦的很有成效 由商部 奏請獎勵 奉○旨賞三品頂戴 作為商部五等顧問官

新設閱書所○北京新書店 紛紛開設的不少 但是閱書所 只有文明書局 從前在琉璃窯內 擺列新書新 報幾十種 聽人閱看 今年第一書局 把各種書報 並化學儀器 各種畫圖 日俄戰圖 也分擺在兩處 廳上 由人去觀看 這實在是有益的事 可算得文明有了進步

令各省保送顧問官○商部堂官會議 因現時各省商務 正在大加整頓 必須有極靈的消息 極熟的情形 本地有什麼出產 外頭是什麼銷路 看的清楚 說的透澈 然後再下手舉辦 纔能有實在的效驗 行知 各督撫 選派平素有名通達商情的官紳 保送來京

清理街道○五城察院出告示 說目下已交春令 不免有瘟疫雜災 街道上務必要乾淨 派站段巡勇 認真 稽查 不准各住戶任意遺蹋 打掃的灰土 有官車運送城外 污水不准在街上亂倒 免得氣味熏蒸 但 是這類的告示 也都成了具文 請街道廳都老爺 步行着出來看看

各省新聞

查究會黨(天津)天津縣唐大令 訪知淀北何家庄 有匪徒設立五祖會 鼓惑人心 天津縣派了差 傳何 家庄的村正 以便究問

鐵路弊病(河南)河南鐵路 現已開車 各車站上 常常抽用廢票 朦混行路的客商 華人不認識洋文 走不到站 必要受罰 受累的人已不少 腳行的夫頭 更是非常凶惡 前次把過路官員 竟敢打傷 至

今抗不交凶 種種不法 現經確山縣稟報交涉局 還沒聽見下文

求念鄉情 (上海) 去年除夕上燈的時候 忽有一百多人 都是湖南口音 到上海道衙門 口稱跟大人是同

鄉 求念鄉親情義 賞給過年的用度 袁道台因人數過多 難很開發 叫警察總巡 帶着巡捕來彈壓

誰知越聚越多 鬧到後半夜 傳了上海縣來 抓住幾個 這纔解散 中國窮人太多 謀生無路 都成了

這種無賴 這百餘人 實在都是無形的內患

魚雷學堂 (湖北) 張香帥有電到京 說湖北省城 設立魚雷學堂 開辦多日 已經有了效驗 等待川崎公

司 造成了艦艇 就打算叫本學堂的學生 到艦艇上去演習

私買礦山交涉 (湖北) 襄陽府屬下 鹿門山出有銀礦 那裏的教堂主教 因開礦必能得利 私向本山主價

買 已立契交銀 被襄陽府訪知 極力攔阻 主教來說 已經立契 不能退約 知府會同衆紳商 公稟

張香帥 特派顏劉兩位道員 來襄陽面議 誰知那主教 拿定主意不退還 頗有決裂的意思 聞至今還

沒有了結

禁學堂師生吸烟 (四川) 四川全省學務處 訪知江津縣學堂 教習學生人等 吸大烟的極多 如果是真

不但違背章程 學堂纔開辦不久 容留許多有癮的廢人 在堂裡瞎混 學務怎麼辦得好 札飭江津縣

嚴密訪查 如有沾染烟癮的 無論管理 教員 學生 立時革退 並通行各屬查禁 以免敗壞學規

各國新聞

會員被拘 (韓國) 韓國一進會會員 在泰安門前 某西人家裏會議 有會員七百七十名 被警衛院派壯丁

多人 把會長伊始炳 並副會長俞學仲二人拿去 當時會員百餘名 排齊隊伍 前往警衛院 而見該院

總管 責問監禁會長的緣故 立時把兩會長奪回

商民熱心愛國 (日本) 日本政府 為招募國債起見 派員在本國境內 訪查情形 據委員稟報 日本各地

因軍務得勝 商情民情 都極踴躍 政府要發出債票 幾萬萬元的款項 不難立時招齊 國內商民

預先有盈餘存款 寄放在銀行郵局 專等候債票出來

煤船到口 (海參威) 英國某輪船 由海參威進口 據船上人說 這輪船裝載煤炭 計四千五百噸 從英國

屬地喀士夫動身 同時有輪船二十四隻 都裝運煤炭 開往海參威來 沿路全被日本艦隊拿去 能平安

到口的 就是這一隻輪船

宮門抄

正月十八日 玉璋假滿請 安 鐵良回京請 安 溥侗

續假五日 掌儀司奏二十一日三日祭 奉先殿 醇王瀛

貝勒行禮 召見軍機 鐵良

皇上明日午正至 紫光閣筵宴蒙古王公

正月十九日 銘公由 盛京修墓回京請 安並謝賞廕生

恩 延伯假滿請 安 錫公續假五日 克公請假十

日 召見軍機

告示

順天府牌示 ○陳泰調轄差委新補永清縣余受祿飭赴新任

吳畚調轄差委所遺甯河縣委候補直隸州周登暉署理

現署文安縣王以安工巡局調往差委所遺文安縣委何

則賢調署遞遺通州委周如璜署理 正任文安縣徐體善

委署東安縣 署采育巡檢馮麟綬期滿查有候補縣丞張

元畚堪以委署 署霸牙巡檢郭桂阜期滿查有署黃村巡

檢萬鍾琪堪以調署遞遺黃村巡檢查有巡檢婁奎照堪以

署理

商部批 前據通州隋聯珠稟請在京城試辦煎硝迭經咨商順天府尹北洋

大臣體察情形旋准查復煎硝銷底向有餘鹽深恐有礙官引當經批飭民人

會同公權商人妥議辦法再行核奪茲准北洋大臣咨稱據總商商人等稟稱

民人隋聯珠欲在京通商無礙私地方掃土熬硝貧民偷竊硝底餘鹽影射灑

賣斷難稽查實與鹽務大有妨礙查直隸督銷公司章程曾經稟定無論本省

兒童解字

這個字有三個音 水旁是意思 冗是聲音

對著浮說 念直深切 音陳 把東西扔在水

裡 念直禁切 音襯 又古國名音審 後人

以國為姓

沈

音歿 東西沉在水裏 水面上看不見了 就

叫作沒 所以亦當無字講 無有可說沒有

沒

音浸 用水泡東西叫浸 東西的本體發鬆

水纔能慢慢滲入 有漸字的意思 所以浸亦

當漸字講 論語上說 浸潤之謂 慢慢的說

壞話 叫人不知不覺的要聽 浸潤就是慢慢

的滋潤

浸

音貫 注水澆洗 叫灌 物經水灌 必然暢

茂 所以叢生的樹木 叫做灌木

灌

音茲 滋有增長的意思 茲的本意 就當草

木發生 為甚麼加上水旁呢 沒有水不能滋

潤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滋

浮沈

填

淹沒 浸潤 灌溉 滋長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〇〇古人

古今〇〇

◎通州苦况 (續前)

通州從庚子遭亂 元氣大傷 漕糧改道 不過是有碍目前 一般窮苦小民 立刻丟了飯碗 但折漕已奉過明文 這兩年裏 就是照舊河運 也非常久之計 為民父母的 早該當想箇法子 補救補救 民商的關係最切 小民沒了飯喫 商家從那裡去做買賣 現在通州張家灣一帶 滿目荒涼 路斷行人 庚子以前 本就是外面的虛好看 骨子裏頭 早已是十有九空 到了今天 窮像都擺在外面 萬分支持不下去了 要打算挽救通州百姓 專專的仰仗官家 也不是箇道理 城廂富戶 搜羅搜羅 還有幾家 大眾努力 把最要緊最救急的事 做個一樁兩樁的 紳富出了頭 官家有個不好意思 也必定肯出來幫助幫助 常言道眾擎易舉 那是一點不錯的

聽說昌平州史大老爺 在京城招了匠人 定造新樣的織布機 還想法子 添些別樣手工 開設工場 收養貧民子弟 為小民開出一宗利源 越推越廣 准民間仿照辦理 這番舉動 比粥廠暖廠要強百倍 署理通永道毛大人 本有開設工場的話 惟恐不能久在此任 接手的人 不定又是甚麼脾氣 自由慣了的大老官 難保不討厭這類的事

張家灣的地方 雖沒有通州城大 窮苦的情形 自有比通州更利害的 却是有一件可喜的好事 很是難得 張家灣闔帝廟 立了一處學堂 便門外也立了一處學堂 張家灣去通州不遠 那裏怎麼就有明白人呢 這類的事 全仗本地紳士出頭 都要等著官來辦 再等幾年 張家灣的學生 已經卒了業 通州的教習 還怕請不成呢 就算已經有了官立的學堂 那種改頭換面的辦法 究竟能夠有實效嗎

要緊新聞

俄人議修奉天城○據某報上說 增將軍電達外務部 俄軍為保護省城 打算把城牆修補 在城內開挖深溝 溝外設立柵欄 應該怎麼樣修造 全由俄人作主 叫將軍派員監工 將軍因事關重大 請示辦法 現聞外務部回文 說城工修與不修 是我國應辦的事 外人不能干預 溝渠也不能隨便開挖 目下正在極力駁論

糧台可慮○奉天省城 離○陵寢纔六十里 俄人在那裏作糧台 堆存的糧草很多 俄兵若再有敗仗 將來退守省城 必要把糧台轟毀 增將軍深是憂慮 又不敢直奏 連次電達外務部 請趕緊設法保護 不知

外部怎樣辦

張家口請設將軍○聞有某大員條陳 張家口地方 關係緊要 請裁撤監督 添設將軍 所有關稅等事 並地方交涉一切 全歸將軍統轄 已交政務處議奏

本京新聞

議覆債票獎案○直督袁宮保奏請 此次招募民債 是初次創辦 打算照賑捐章程請獎 奉○旨交戶部議奏

戶部因募債與勸捐不同 碍難照准

蒙王被刺再紀○蒙古敖罕王 被廚子鄧生福刺死 已由工巡局 把凶手解交刑部審辦 風聞鄧生福 因他

父親 被敖罕王虐待 死的不明 存心報仇 所以趁空兒行刺 又聽說還有別情 不知真假 藩王被刺

案情重大 如今蒙古地方 人心浮動 借着這件事 大可以想法子收蒙人的心

議設無線電○聞江督周玉帥 咨商軍機處 打算在江甯籌款 設立無線電 通北京上海湖北等處 專備有

機密信息 可以隨時傳遞 自然不致洩漏

辦交涉須通法律○某大員條陳 說京外各衙門 辦理交涉 必須選派深明法律人員 不可因出洋幾年 並

沒有什麼真正學問 就說是曾經出洋 必懂外情 把外務大事 叫這些人去辦 未必能夠辦的好 將來

新律修成 叫各員用心學習 必得熟悉精通 纔准辦交涉事件

皖學堂開辦有期○安徽同鄉官 在京設立皖學堂 已兩紀本報 現聞各京官會議 按照小學堂章程辦理

將來學生卒業後 出身還沒定准 把章程抄送李襲侯國杰斟酌 大約二三月裏 必可開辦

請鑄金幣○聞有人呈遞條陳 說中國金礦甚多 見了效驗的 止有漠河一處 沒開的不知多少 外國人看

着眼熱 常來爭論 實由礦產過多的緣故 莫若一律自己開採 多鑄金幣 既可免外人侵佔 又可以富

國強兵 只須嚴禁民間毀化 不准改作首飾 裝塑佛像 自然不愁無餉 所見未嘗不是 但怎樣的辦法

並未曾聽見說出

整頓郵政○中國郵政局 向來用的信票 價值本來輕 同各國差的太多 近來郵遞 很不整齊 現經赫總

稅務司 極力整頓 要把郵票的數目加重 同各國辦成一律 以免參差不齊 只要信件寄的快 包裹不

致失落 就是郵費多些 寄信人也很願意 無奈前次加了價 毛病出的更多 要把郵票加重 先得把寄

遞的章程辦好 天津寄信 民局比郵局還快 是甚麼道理呀

各省新聞

兩軍對陣(奉天)營口來信說 日俄兩軍 在沙河沿岸 費了幾箇月工夫 用了幾萬人力量 修造成現時 的局面 彼此兩邊防備 很是堅固 守着容易攻着難 無論那一邊 能夠先往前攻 必不致大受捐傷 所以日俄兩軍 都十分慎重 非有必勝的妙計 斷不敢猛攻敵兵 近日常有小戰 不過是鼓動軍心 無 國緊要 將來必有一場惡戰 爲時也不能很遲了

學生要充當夫頭(漢口)鐵路學堂學生陳信臣等 具稟蘆漢鐵路公司 情願承充夫頭 按月呈繳捐款 作 爲開辦學堂經費 當經錢觀察詳細批駁 並諭飭該學生 以後不准再干預夫頭的事

德商允還貨銀(漢口)前禮和洋行 所欠華商貨價 共計銀十四萬兩 業經中西官員議定 禮和洋行 情 願認還 年前先付四萬 其餘十萬 今春清還 但瑞記的欠項 還沒有着落

各國新聞

德報論俄將辭職(俄國)俄軍黑溝台敗後 克林敝爾克將軍 因身體軟弱 辭退第二滿洲軍司令官 請派 密魯斯將軍替代 德國報紙上評論 凡充當司令官的 責任重大 正在戰場上時候 借口身體軟弱 辭 退官職 向來沒見過這個辦法

對換被擒將官(俄日)年前俄國政府 轉託法國欽差 照會日本政府 請把兩軍陣上生擒的將官 彼此對 換 日本回文說 如果俄政府 能放還東鄉少佐 和他的隨員 日本就可以答應

盼望停戰(俄國)某報訪事人 面見俄國某大臣 問起戰爭的局面 現時有什麼主見 某大臣嘆口氣說 論目下情形 俄國時事艱難 內亂四起 很是可憂 只有停止戰事 趕緊講和 或者還有轉機 所以全 國的人 無論官紳商民 都盼望停止戰爭

辨正傳聞

本報添此一門 如有傳聞不確的話 隨時辨正

租界外要駐法兵不確○昨日本報 據某報上說 法人要在廣州租界外駐兵 實無其事 今已打聽明白 實行瓜分不確○西二月十八號 某兩處據東京來電 所傳各國實行瓜分的話 並割長城以北給俄人 英法 德三國公使 已在俄京簽字等語 這幾句話 全都不確

西甯來電不確○傳聞西甯來電 回民抗拒俄人 未有其事

中華報大減價 (北京) 每月收銀四角五分 (外埠) 各代派處分送每月小洋六角

上諭 宮門抄

正月二十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 侍衛處引見二名 科布多參贊大臣壽勳到京請 安前謝 恩

鐵良請假十日 植公續假五日 文熙續假二十日 召見軍機 壽勳

上諭 裕餉原乃該貝勒奏稱整頓天下鹽綱已籌定運本銀三百萬兩先從長蘆辦起請派大臣督辦並保魏鴻儒等堪資

臂助應准奏調差遣等語無非為壟斷專利起見其為受人指使情節顯然實屬荒謬熙凌阿着從寬免其議處仍傳

旨嚴行申飭欽此

旨榮泉着賞給委散秩大臣連奎着賞給頭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欽此

上諭 常備軍步隊四營江西之常備前軍步隊四營粗有可觀蘇州安徽之常備軍為最優河南之常備軍步隊六營江南之

甚其餘各營操法亦多平常水師則湖口差強餘均較遜等語各省營伍迭經嚴諭該督撫等認真整飭勤加訓練不

啻三令五申乃除湖北陸軍外其餘各省積習迄未力除實屬有負委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夙抱公忠所練陸軍獨能

出色深堪嘉獎至蘇州安徽之常備軍四旗新湘五旗如此廢弛殊堪痛恨所有各營統領江蘇候補

道松峻候補總兵費金組羅吉亮補用參將徐萬福着一併革職費金組一員情節尤重着革職永不叙用並不准投

効各營其餘幫統以下各員着該督撫查明嚴參又安各營統領福山鎮總兵李定明茫無閱歷軍紀異常懈弛李

定明着即革職並着將空缺兵餉嚴行提追該督撫等均着嚴行申飭嗣後各省督撫務當振刷精神將水陸各軍及武

械着即革職並着將空缺兵餉嚴行提追該督撫等均着嚴行申飭嗣後各省督撫務當振刷精神將水陸各軍及武

備學堂切實經理按照練兵處奏定章程悉心教練以期養成勁旅餉不虛糜經此次嚴飭之後倘再仍前玩泄罔知

振作惟各該督撫是問懷之欽此

正月分缺單 簡缺道湖北鹽法繼昌調 同知四川成都李忠鑑革 知縣甘肅靖遠黃樹榮近 四川石泉胡永榮

革 典史陝西安塞李芳林故 順天平谷楊夢華迴避 教授雲南雲南李德徽丁山東登州劉兆祿開缺

正論 廣東新會韓芍春修墓高要黃召棠丁順天寶坻陳文星湖北廣濟鄭道遠升雲南石屏州陳清調山東高唐州

劉葆札河南汝州張家光四川蓬州楊璋冕甯湯必治故 訓導安徽順天廣濟鄭道遠升雲南石屏州陳清調山東高唐州

東三水朱世榮山西陰李四子梁四川銅梁徐順修故 安徽龍趙銘江西龍泉張學溪直隸博野郝增瀨山西五台蔡遴

元升廣西荔浦中茂廣東英德黃玉筵病 復諭直隸盧龍趙銘江西龍泉張學溪直隸博野郝增瀨山西五台蔡遴

英故河南扶溝段虎文廣西藤縣呂秉衡江蘇贛榆陸壽祖故 順天廣濟鄭道遠升雲南石屏州陳清調山東高唐州

士荃升河南宜陽敦景唐山東鄒縣張希曾丁 復訓直隸順天廣濟鄭道遠升雲南石屏州陳清調山東高唐州

體明開缺都勻府周洛丁江西龍廂丁應松山西忻州趙世杰安徽阜陽胡玠湖南巴陵湯誠航山西安邑雷敬故新

疆漳平史斌休致

◎ 通州苦况 ◎ (續前)

一州一縣的人 如同一姓一家 這屋裏飽食煖衣 那屋裏挨餓受凍 袖手旁觀 自己也覺得不忍 自然得想法子救救他們 但大家夥兒坐著喫穿 專等著一個人來救 這箇救人的 不久的日子 恐怕也要弄得叫人救了 萬一旁人 不來救他 那屋裡也挨不起餓受不起凍了 閒言閒語 越過越生泛 必至鬧出爭鬥搶奪的笑話來 你想想這宗人家 還有箇不拆散的嗎

這樣的景象 不專是通州為然 就通州而論 實在是比別處更利害 不趁這時候 赶快出頭作點事 本地貧民 一天比一天多 真要鬧到民貧思亂 有碗飯喫的人 也未必安享得住 被人搶奪了去 人家還在那裏解恨呢 何如早早想箇兩全的法子 能保全人家 然後纔能保全自己 大家齊心一意 拿得出錢的 儘數的往外拿 俗語說的 積下功德 明裏去了 還許暗裏來 拿不出錢的 也要出點子苦力氣 或是檢自己有的 幫助些應用的東西 不必鋪張門面 但求實在有益 無論學堂也罷 工場也罷 惟經理的人 非出於自己本心不可 一心的要救這方人 累死了也甘心情願 天下事情 非有這樣傻心眼兒 那裏能夠辦的成呢

京通火車 來往甚便 北京城有錢人很多 如肯到那裡訪查訪查 作一件真好事 救救通州那些等死的人 利源開了之後 本地的財主爺們 也就眼兒熱了 不等著苦口相勸 自然就高起興來了 (已完)

要緊新聞

日俄議和的消息 ○聽見一位西人說 日俄戰事 不久真要議和了 大約的條款 凡日兵所到的地方 都歸

日本 奉天省城 仍還中國 高麗為日本保護 不能自主 西伯利亞鐵路 作為各國公共的產業 賠款

五萬萬元 俄人獨不肯認賠款 其餘只好答應 這個消息 不大支離

無羈人捐賑 ○二十日夜晚 本館來了一位客 花了三個錢 買了一張報 還要見本主人一談 本主人彭詒

孫正在帳房 請問來客尊姓 不肯說出 從身邊取出京足銀票十兩 叫我們代交義賑善會 留了一個字

條 稱為無羈人鳳洲氏 談了幾句話 很有些見解 隱姓捐賑 發於至誠 既非應酬募捐人的面子 也

絕無沽名釣譽的假心 可敬可敬 取到收條 等無羈人再來面交

俄人要開設報館○中外日報上作了半篇論說 大意說俄人向來結交華人 為探查中國消息 有時用威嚇的手段 有時用賄賂的辦法 無非要訪我國密事 現時又極力設法 要在北邊地方 再開一處極大華文報館 一半為作偵探 一半要誇讚俄人的好處 顛倒黑白 搖動人心 這件事頗有關係 現時雖沒有開辦 京外各處 已都紛紛傳說 必然不假 將來報館一開 大俄羅斯國 又添了一位中國的坐探 注銷日僧執照○外務部訪聞 前有日本僧人 赴杭嘉湖等處游歷 在杭州海關道衙門 請領執照 有考查佛教的字樣 實在與約章不合 況且浙江各廟宇 因為要歸附日本僧 已經鬧過麻煩 恐怕日僧有考查的話 又要生事 諭令該關道 趕緊把執照注銷

本京新聞

當局悔氣○西城扁担胡同郭姓 請日本人保護 開設小押當局一處 前經外部照會各欽差 限期六箇月 一律止當候贖 郭姓仗著日人保護 照常收當 這個毛病 別家也不能免 本可不必再說 不料郭姓喫了大虧 當局費本 都被日人訛詐 沒了法子 去到工巡局喊冤 事本違法 當時就給看押起來了 自己把自己告倒 你說夠多們悔氣 求外人保護的思想

創辦煙膏捐○戶部趙尙書創議 打算在各省設局 抽收煙膏捐 仿照日本治台灣辦法 先由地方官查明種煙地畝 然後再熬成煙膏 由官發賣 凡吸煙的人 先到衙門掛號 報明數目 發給憑據 隨時按數照買 沒憑據的不准私買 借收稅作為禁止 每年進款 至少總有一萬萬兩 用此項撥還賠款 不幾年就可以還清 現正商議辦法 議妥後再行奏請 去年臘月本報 說的有款可籌 就想說這件事

諭禁官賭○據中外實報上說 皇太后面諭某大臣 近來屢有人參奏 官場賭風極盛 竟有耽誤着公事 急急去打牌的 這種情形 寔可痛恨 現在多少要緊事 大小各官員 應該怎麼樣盡心盡力 反倒把賭錢作正經事 真真的敗壞極了 以後務必嚴禁密查 再有官員們聚賭 立時就從嚴參辦 果然要是有此面諭 官場中人 就不應該再賭了

各省新聞

設立女學堂(天津) 嚴京卿範孫 要在自己宅裡 設立蒙養院 帶辦女學堂 章程還沒議定 女學生報名的業已不少 聽說女學的功課 大約是針線 手工 圖畫 算學 認字 分出門類來教授 如果辦理有效 再慢慢的推廣

學堂亦講究風水（江蘇）陽湖縣王大令 向來是有名的風鑑 自從到任之後 就說衙門不利 把衙門空起
來 特意在保衛局借住 武陽公學總理盛觀察 也很通這一宗學問 因學堂體操場 地勢不寬敞 必須
重新改造 觀察先自己相看 又請王大令到學 兩箇人都拿着羅盤 細細考究了半天 好容易纔商量定
了 說照此辦理 與學堂很吉利 哈哈

商人報効鉅款（湖北）咸甯商黃訓典 前在省城具稟 情願按年報効銀一萬兩 已經奉制台批准 現聞
該職商 又捐銀一萬兩 請作為練兵經費 呈請夏口廳收存 報明上司 已由張宮保奏請獎勵

縣官藏女匪被叅（廣西）傳聞廣西匪首陸亞發 被擒之後 他的妻子 帶隊攻打官兵 被某縣令拿住 留
在衙門裏隱藏 不肯稟報 經同城官員稟揭 岑宮保派人查寔 勒令把女匪交出 把縣令叅辦

各國新聞

裁撤公使（韓國）韓國政府 托名節省費用 撤回在駐紮各國的使臣 各國早都知道了 年前駐北京閔公
使 業已奉調回國 現聞駐各國的公使 不久要都撤回 所有外交的公事 必定是日本代辦 按裁撤欽
使的辦法 韓國的獨立 已經是保不住了 這就是不能自強的下場

聘用警察顧問（韓國）韓政府議定 聘請日員丸山 為警察顧問官 全國十三道地方 應用警察顧問 都
得由日本聘用

假扮男裝（俄國）日本在旅順降兵裏 查出假扮男子的婦女一名 查明是陸軍某少尉的私交 照與戰事無
干的例 送交神戶法領事 轉送回國 此女百般謀求 立誓要赴松山 與某少尉同住 不肯歸國

經營旅順（日本）日本佔領旅順後 就動工修理鐵路 現已完工 開行汽車 從前交戰時候 兩軍在海口
沉的水雷 不知多少 現時設法打撈 雖不能一律撈起 分出一條水路 船隻出入 業已無碍

德日親王同寓（德國日本）德國安東親王 奉派到日營觀戰 現在瀋陽州 與日本仁嘉親王同住 所住的
房子 就是苦魯巴金的舊居

辨正傳聞

本報添此一門 如有傳聞不確的話 隨時辨正

拿交慎刑司的話不確 ○某報上說 ○兩宮知道有散班太監滋事 傳 ○旨把散班太監 都派了差使 不准在
外閑散 如再有滋事的 拿交慎刑司懲辦 這個說話 探明不確 ○本朝的制度極嚴 非革除的太監
都有差使 在外滋事的 不敢說一箇沒有 大概也許是早革出來的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北京) 每月收銀四角五分 (外埠) 各代派處分送每月小洋六角

上諭 宮門抄

正月二十一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榮泉謝授委散秩大臣 恩 崇壽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榮泉 陸寶忠

上諭 江蘇福山鎮總兵員缺着楊慕詩補授欽此

上諭 閩浙總督魏光燾陝西巡撫夏崑均着開缺另候簡用欽此

上諭 閩浙總督着升允補授未到任以前着崇善兼署陝西巡撫着曹鴻勳補授欽此

十二月分扣缺單 題調三項要缺同知浙江杭州劉頌年開缺 沿海調要缺同知山東東昌劉堉故 烟瘴調要缺知州

廣東修州林兆庸 題調三項要缺同知浙江秀水廣東番禹呂道象丁 題三項要缺知縣湖南善化何莘耕另補

缺知縣直隸清苑戚朝卿 升 題四項要缺浙江秀水廣東番禹呂道象丁 題三項要缺知縣湖南善化何莘耕另補

題三項要缺知縣江西浮梁任玉琛故 浙江秀水廣東番禹呂道象丁 題三項要缺知縣湖南善化何莘耕另補

補知縣直隸臨城孟廣瀚調陞寧葉葆慶調 浙江秀水廣東番禹呂道象丁 題三項要缺知縣湖南善化何莘耕另補

南常甯林澤開缺 桂東呼延楨以教用 廣西修仁王爲毅丁 四川達縣鄧維琪調 直隸宣化齊耀琳升 另行請

山余則達升 另行請補鹽大使廣東招收場何賡鴻丁 要缺丁 江蘇平羅樂春另補 兩當胡鵬年另 山東長

陽胡嗣昌丁 浙江金華鄭藩丁 直隸天津賴汝泗故 浙江西安席衷德故 要缺縣丞江蘇上元袁興愷故

咨補吏目雲南新興董嗣輝調 浙江上虞陶顯曾丁 浙江開化楊光詠故 另行咨補巡檢江西南豐張寶琛

鴻謨丁 蘇華亭汪貽尊故 浙江武宣高化榮故 江西永審周嘉善故 湖北宜城賈撫辰故 湖北監利張寶琛

故 江蘇華亭汪貽尊故 浙江武宣高化榮故 江西永審周嘉善故 湖北宜城賈撫辰故 湖北監利張寶琛

奉天懷德喬兆麟修墓 另行咨補典史湖南新化談鳳藻革 武陵呂希珍 湖北宜城賈撫辰故 湖北監利張寶琛

王文勳故 廣西永淳李樹藩故 來賓孫吉午故 江西廣昌蘭維琦故 山東霑化黃景祺故 湖南會同程溥

修墓 直隸廣昌陸惠保丁

電報

工人平靜 ○德文電報說 俄國工人滋事 可望平靜 已有工人一隊 並工廠多家 全照常作工

禁止引火貨物 ○路透電說 日本政府議定 軍需應禁的東西 凡引火物料 共有九種 一律作爲犯禁貨

連油跟煤兩宗 都在其內

仇恨聯盟 ○西二月十九號 上海來電說 法國各報紙 因法人同俄國聯盟 民間仇恨的心思 比從前更利害了

演說

◎再論私鑄◎

中國的鑄法 亂七八糟 不但各省不同 單說京城一處 從先就有好些樣子 如今可倒好了 除了當舖裡用大箇錢 市面流通的 一律都是小沙片兒 銀子一兩換到十八九吊 乍聽上去 彷彿是多們合式似的 拿到手裏一看 噯呀 敢則並不是銅錢呀 要想箇整頓的法子 一時真想不到 居然能夠供著京城用 銀價又如此的大 私鑄之多 可想而知 傳說鑄私錢的 都藏在地窖裏 沒人看見 怎曉得在地窖裏呢 據我們的拙見 也不必一定藏在地窖裏 只要把官面兒上遮過去 鬼鬼祟祟 什麼事不好辦 所以前幾天本報上說 京東各密戶 有安設私鑄的話 雖是傳聞 必定有箇因由 去年還有人說 鑄私錢的 多在西什庫一帶 本館未經再訪 登在報上 但說有冒充教民的人 開鑄私鑄 被提督衙門訪拿 這樣的措詞 還得罪了教友 總而言之 鑄私錢的 絕不在遠處 要打算除這箇根子 有權力的人 很容易辦 可是有一層 千千萬萬的盤算好了 彷彿廢入股文章似的 換箇名目 慢慢的消這種毒 斷不可猛然禁絕 鑄私錢的 必定毀官錢 官錢缺少 一旦禁絕了私錢 必至於銀賤錢貴 周轉不靈 這個亂子 可是不小 怎樣纔能消私錢的毒呢 各省解來的銅圓 放了出來 馬上就出京 銅圓的利便 人人都知 本是救錢荒的大補藥 只因天津一帶 銅圓太貴 每一塊銀圓 不過換八十一二個銅圓 放餉搭成 每銀一兩 要折一百幾十個 每一百箇合銀圓一個 比天津多十幾個 運到天津 獲利極大 所以京城市面 輕易見不著銅圓 銅圓絕不能銷毀 銷毀沒有甚麼利 並且收買銅圓的人 肯出大價錢 每一個銅圓 總可以換到七八箇沙片 幾幾乎有加倍的利 其實暗含著上了當 人也不知道 沙片買東西 比銅圓差許多 能夠行開了銅元 私錢的銷路必滯 照如此說 第一個銷毒的法子 先要嚴查走漏銅圓 (未完)

要聞

江蘇分省的緣由 ○江蘇安徽 本來是一省 乾隆年間 分作兩省 江蘇一省地方 就比雲南貴州小多了 去年又把江蘇分作兩省 一叫江蘇 一叫江淮 可憐江蘇地方 只剩得四五百里 十八省裡頭 沒有比他再小的了 又添上一位撫台 駐在清江浦 京裏的官場 連江蘇一省的官民 都不曉得這是什麼原故

為何好好的一箇江蘇省 忽然分開了呢 現在正辦理裁缺等事 爲什麼倒添出來了呢 如今纔知道 爲的是前任江蘇撫台恩壽 在任的時候 聲名太壞 叫人參了幾次 ○朝廷給他留面子 調了一箇漕運 總督的閑缺 他倒覺得面子不好看 滿心氣不過 定要掙回這撫台的名分 仗着京城裏頭 有他至親 趁此機會 想法子謀幹 果然朝裡有人好做官 就添了個巡撫給他 因爲一人 分了一省 聽說政務處 大人 也有不以為然 當面爭論的 也有背後講論的 無奈扭不過打頭的人 打頭的一定要這樣辦 輕鬆鬆 就把一省給分了 從此江南人可到江北作官 江北人可到江南作官 顯然的違了○祖制 這還 不要緊 最可怕的 江蘇百姓 要明白了這層意思 一定有詞可說 那班會匪 票匪 革命黨 鹽梟 海盜等等 借此要造起謠言來了 必說○朝廷不拿江蘇當一回事 那還了得 我們登這一條新聞 免不了要得罪人 好在辦報的本心 早把身家性命丟開 打算要憑這空話來救國 那裡能計較利害 德國武官的下落○去年八月初 德國公使館 天津德國領事衙門 都送信給各報館 說有德國水師都司 吉爾根海模 搭坐民船 從旅順往山海關 許多日子 沒有信息 如有人知道的送信 必賞銀一萬馬克 現聞有人在山東內地 查訪著二個華人 拿著德武官寫的取銀條 向德商吉們兌銀 立刻就被扣留 又聽說德武官的性命 未出旅順 已經落在海裏 此時的旅順 早算了局外戰地了

本京新聞

書業會要出新報○北京書業商會 在商部稟准開會 因人力未齊 一時籌不出經費來 會長想了一個法子 打算採擇各報 檢切寔的新聞 編定排印 名爲通俗報告錄 在京城發賣 不用訪員 經費有限 所得的報價 就歸入會中支銷 等印出章程 要在各處招股

各省新聞

日兵被擒（奉天）現得奉省來信 說近有俄兵一隊 不知在什麼地方 生擒日本兵百餘名 押進省城 從街上路過 俄軍有得意的神氣 日本被擒兵丁 行走還照常齊整 絕沒有絲毫害怕的光景 有一名衣襟底下 微露着幾道金線 大概是一員武官 雖然被擒 面不改色 看的人都很佩服

各國新聞

請停戰事（俄國）俄國南境的人民 逼着俄政府 停戰講和 民人來勢洶洶 全國各學堂的教習學生 也都停止功課 商議講和的辦法

薄待美使 (美國) 南美洲委內瑞辣總統 有薄待美公使的意思 所以美國海軍 要在委內瑞辣 有用兵的舉動

辨正傳聞

本報添此一門 如有傳聞不確的話 隨時辨正

匯豐銀行告御史不確 ○前天某報上說 匯豐銀行 在外務部控告御史桂秀 天德和豐兩當舖 是匯豐所開 桂御史受人賄賂 變著法子 封了兩家的門 請外務部從速查辦等語 這件事情 與匯豐毫不相干 不知是何人捏造

桂御史封當舖的門 情節很多 起初是和豐不好 中城司的老爺 作過說和人 和豐的管事人 心眼兒太死 怕受同行的埋怨 不敢胡亂應酬 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 送一箇面子 也就完了

天德當舖 雖不是舊當舖址 跟和豐前後遞的呈子 都領過順天府的由單 交過宛平縣的國課 那裏知道 京城的地面 衙門太多 順天府一處 並不中用 又有同行妒嫉 不懂得合羣的道理 起了興的欺侮 替人家預備好一個摺子料 一面出奏 一面就把兩家門封了 骨子裏頭 都是同行人不義氣

巡城御史 有地面之責 打起官話來 封門的告示 所說的言語也不算錯 總站了一兩處的脚步 當舖告都老爺 是拿著鷄蛋往石頭上碰 豈有個不破的理 如今雖有了商部 當舖掌櫃的 不是甚麼顧問官 還能夠打贏官司嗎 我勸兩家當舖的管事人 低頭下氣的求求同行 約會齊了 去到桂都老爺跟前磕

頭 解鈴還是繫鈴人 大人抬抬手 小人就過去了 最不好是登報瞎說 記得去年臘月初 有天德當的人 來本館登冤狀 本館看了看 有些不實在 要他對保 因此到別處去

登了 要不是登報不實 污蔑了都老爺 也不至鬧到如此 還連累和豐作了陪客 聽說這兩家領東的人 急的尋死覓活 和豐的領東 已經是瘋瘋癲癲 同行中人稍微出出力 替他們想箇法子 萬不可由著

旁人胡鬧 不要把當行的規矩鬧壞 各處的亂登報 又不能句句都實 像前天某報上所說 無端又拉上匯豐 豈不是越弄越可笑了嗎

洋人不能在租界外作生意 這些糊塗人 本不懂得 難說外務部也不懂嗎 不要看京城的洋買賣 隨便可開 那都是都老爺和外部不知道的 要說兩家當舖 是匯豐行裏的中國人所開 又怎能到外務部去

告狀呢 本報的宗旨 絕不給人家壞事 也絕不受人家賄託 事如不平 考查實了 爲一己的事 有保自然代登

爲大眾的事 本館就敢出頭擔責任 閱報諸君 定當體諒

上諭 宮門抄

正月二十二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色

李國杰請假五日 吏部奏派驗看月官 錫明請假十日 派出張百熙張

英麟戴鴻慈顧肇新錦文奎俊堃岫松滄徐士佳黃昌年劉

彭年朱顯廷雙壽瑞璠熙麟聯魁 召見軍機 魏景熊

上諭都察院左都御史着溥頤補授欽此

旨察哈爾都統着溥頤補授欽此

上諭湖南布政使着龐鴻書補授英瑞着補授湖南按察使山

東鹽運使張蓮芬補授欽此

上諭前據理藩院奏救漢郡王勒恩扎勒諾爾贊被護衛幅株

哩扎傷身死一案已有旨交刑部嚴行審訊茲據翁斌孫奏

請特派王大臣會同查辦等語此案情節甚重仍著刑部悉

心研鞫嚴切根究務得實情從重懲辦毋稍輕縱欽此

告示

商部批 前據該職商等呈請承辦金陵自來水當經本部批示查去後茲

准兩江總督復稱金陵城週圍將及百里地段極廣安設水管需費不資非集

有三百萬之股本斷難成事僅就一隅試辦惠澤難以普及設管既少食水不

多未必能養此項公司上年由官議設自來水公司籌銀六十萬兩存儲庫

待撥不敷之款再行招集商股業經批准開辦而迄無端緒嗣據商人紛紛呈

請包辦大都未將資本呈驗空言射利悉從駁飭有案今職商許時中等在商

部具呈究有資本若干共能集股若干始終需款若干以及一切辦法章程均

未詳細聲敘徒以與上海英商公司博德商確由華商集股款一語使欲承攬

其事其為希圖影射漁利可知既經札司查訪該職商等是否股實並未著名

應即毋庸置議仍俟體察情形由官籌辦以杜要求等情並據批發在案該職

商等所請自應毋庸置議此批 右批職商許時中等知悉

又批 稟悉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准中城察院咨稱和豐當違章開設

井據中城地面各當商控告在案今該商所稟領有由單標書各節事關地方

兒童解字

前些日子的字 已經是由實而虛 兒童的 記性 記實字容易 記虛字難 今再把沒 解過的實字 多認些箇

音琴 兩脚兩翅 滿身長的是羽 (獸毛叫毛)

禽 是一個總名 叫作公名詞 許多的鳥 都可

用這一箇禽字 禽都是卵生 卵就是鳥的蛋

凡小雛從蛋裡出來的 統通名卵生 這箇

字 又可以借作擒

音鑾 鸞同鳳一類 傳說毛羽文彩 極其好

看 如今輕易不見 此種鳥 大概絕了種了

音奉 音皇 傳說鳳凰是最吉祥的鳥

鳳 古的時候 也不很多 大概因為

也是一種鳥 有甚麼吉祥出來呢 雄的叫鳳

雌的叫凰 (雌就是公的 雌就是母的 禽

叫雌雄 獸叫牝牡)

音涸 水鳥中最大的 長脖子 紅腦頂

身白羽 尾巴同翅底下 有些黑羽 此鳥通

年壽很長 喜歡清雅 人把他比作神仙 所

以叫仙鶴 這種名子 不大文明

音朋 亦是鳳的一類 傳言鯢化大鵬 魚能

變鳥 也許有之 但鯢化鵬的話 出在莊子

的書上 說的太離奇了 並非真話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禽獸 鸞鳳 鳳凰 白鶴 大鵬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瓜 李 無聞 滋潤 暗

○瓜 ○李 ○無聞 ○滋潤 ○暗

○瓜 ○李 ○無聞 ○滋潤 ○暗

○瓜 ○李 ○無聞 ○滋潤 ○暗

再論私鑄

(續前)

為甚麼不嚴辦私毀 先要稽查銅圓呢 官錢分兩太重 銷毀的已多 幾十年以來 戶部裏一面鑄 私下裏一面毀 毀到如今 當十大個錢 存在市面上的 斷斷不夠使用 嚴辦私毀 就得禁止沙片 現在的沙片 到處通行 就同前年天津一樣 天津禁私錢的時候 袁宮保雷厲風行 禁可禁吊了 天津市面 至今受傷

京城地方 要比天津大的多 一二角的小銀圓 也是希少的了不得 幸虧錢票還信用 一禁沙片 錢票立刻就無人要 那裏來的許多大個錢呢 去年解到戶部的銅圓 數目也不算少 放出來的也很多 如今市面上 一箇看不見 顯然是暗中走漏 稽查的法子 可是很不容易 只有留神收買的地處 從經手領餉的人辦起 聽說戶部行文 叫天津銅圓局加數多解 本來俸餉搭一成 打算搭二成 除官俸不計外 京旗各餉 為數較多 只恐怕下邊沒有領到手 早就有了買主了 放的越多 走的越快 還是替販錢的作了好買賣 就算一箇不走漏 專仗著每月所放的銅圓 一時也不夠流通市面 還要仗著小銀圓來帮忙 一二角的小銀圓 也是一宗最要緊的東西 如今東三省一帶 小銀圓價錢極大 從前一塊大銀圓 京城裏頭 可以換到十一角 現在一箇大的 換十箇小的 錢店裏還不大願意 足見小銀圓走漏的也多 准能夠把走漏一律禁止 一面再多解銅圓 多解小銀圓 當十當五當二的銅圓 通行市面 有了預備 然後把私錢定出限制 起碼三箇當一箇 或四個當一箇 慢慢的加增 總要加到私錢無了利 比如一箇官錢 二錢重 三箇沙片也是二錢 就得再加一個 甚至於加到五箇當一箇 六七箇七八個當一箇 亦無不可 大箇錢不足 有銅圓小銀圓來補救 如此辦法 私鑄無利 日子久了 不禁自止 (已完)

要緊新聞

訪查路礦○修路開礦 本是大宗的利源 我們中國人 本來都是外行 又搭着各省紳商 到商部稟請開辦 總是批不准 所以華人承辦的 寔在不多 外國人趁此下手 強奪巧佔 爭去了無數利權 商部現在已經明白 打算派熟悉情形的人 分往各省 細心訪查 如有實係華人資本 凡可以批准的 無論官紳 都准其通融辦理 以挽利權

請添防兵○聞北洋大臣電奏 俄人妄生議論 實有意犯我中立 關外防務喫緊 必須添派兵隊 前去防守 以免意外

本京新聞

挑選學生○學務處議商 各學堂學生 有年紀過大的 有人品粗笨 太不文雅的 都難以造就成才 通諭 各學堂 認真挑選 凡年在三十以上 或是聰明太差 就叫他退出學堂 不可容他混充數兒 佔着別人的地位

各公使知照閱操○聞練兵處咨行袁宮保 並姜馬兩軍門 說近接外務部來文 英美駐京各欽差 打算春暖後 會同各國提督 前往保定府 閱看常備軍操法 務必認真訓練 臨時好好的操演 不可叫外人見笑

議自辦京張路工○京張鐵路 有歸商部辦理一說 作為國家鐵路 應用款項 由各省勻攤 不動庫款 這話跟從前稍有不同 然總是中國自辦 不准外人干預

設陸軍學堂○駐美梁欽差 有奏摺到京 說京城應設陸軍大學堂 各省應設陸軍省學堂 又請派王公貝勒 並三品以上大員子弟 分赴各國遊學

各部添司員升階○聞政府商議 六部衙門 向設有三四品官員 各司員升階 或外轉府道 或內升九卿 不能再留本衙門辦事 現在整頓新政 熟悉商部的司員 不必外轉 就可以直升到堂官 各部都添左右丞 和左右叅議 定為三四品官階 仿照外商兩部辦理

議收煤捐○京西門頭溝河套等處 煤窑無數 有人在戶部條陳 說要按窑抽捐 每年可收幾十萬的巨款 昨聞房山縣畢大老爺 傳齊各窑戶 分上中下三等抽收 細細核算 款項實在不少

再紀潮汕鐵路鬧事案○聞日本欽差 照會外務部 說潮汕鐵路 殺死日本工人一案 鐵路的總辦 辦理不善 必須撤換 地方官不能保護 也該革職 並勒令嚴拿凶犯 要求許多賠款 外務部正在磋商 又接岑宮保來電 說日領事多有要求 請向日欽差妥商 這條鐵路 雖有日人的資本 路權總在中國 不可認為外人的產業

走路要小心○順治門外京保鐵路 每逢火車快到時候 多有來往過路人 急於要走 往往硬朝前闖 實在是過於危險 雖有看管鐵路人夫 並不實心彈壓 隨人亂跑 難免鬧事 現聞由公司議定 添派法人一名 或可認真照料 一有外人 便可安頓 中國人的脾氣 不知是怎樣生長的

各省新聞

招股專辦煙草(山東)山東的葉子烟極好 本是一大宗出產 可惜沒有人整頓 鄉村農民 照着老法子栽種 就在本地發賣 所以不能有起色 聞黃學士思永 打算在烟台設一處分廠 再親赴東省 與東阜公司 商量招股專辦 辦理如有了成效 烟草的利權 必可以收回不少

寶物出現(廣東)廣州劉某 在古董舖裏 看見一個假佛手 不是金玉 不是木石 分兩極重 舖子裏也不認識 用小洋錢八角買回 請教遍了親友 好幾年不知何物 忽然來了一個外省客 看見佛手 在案上陳設 就問從那裡得的 情願出一千銀賣去 劉問是什麼物件 客說你肯讓我 我纔肯說 議定價五千元 纔說出名為土精 本是○圓明園的玩物 失落多年了 雖五萬銀也不為多 劉某後悔 來不及了

求福得禍(福建)漳州北鄉某村 請道士念經求福 正在化符鎮煞 不料鄰村人 跟道士有仇 把道士的法衣 全行剝去 會頭要同他理論 那箇人不講理 反把會頭打傷 經人調處 不能和解 眼看就要鬧成械鬪 求福得禍 念經有什麼益處

虐待苦工(四川)雲南鐵路 由四川招去的苦工 已有二三千人 帶領的工頭 從威甯寄信回去 說有五百多工人 道塗之上 受了法人的虐待 在半路逗遛 不肯前進 前在兵部當差 被柯撫台把他革職 現託九江住的洋人干預公事(江西)干總連升 是江西撫標的差官 不知撫台准不准 這件事情 和前天說的倪多三 正是英人庫思非 寫信給江西撫台 力求替他開復 不知撫台准不准 這件事情 和前天說的倪多三 正是

一對

各國新聞

堅意聯俄(法國)法外部大臣達爾堪斯 說我們法國 無論到什麼時候 仍當與俄國守定聯盟的條約 並囑各報館 把這話登在報上

搜查私宅(俄國)俄內務大臣 派警務官搜查維的私宅 這維的現任內閣議長 前任大藏大臣 頗有聲名 內務大臣 因他是革命黨的頭目 疑心他有陰謀 反抗政府 所以派人搜查 刺殺太多(俄國)俄國的刺客 因政府專制 沒有公論 久已不得民心 各大員多不公正 所以行刺暗殺的事 常常不斷 新近兩箇月裏 接連有四次刺殺 連俄皇都被砲擊 幸而不中 塞爾吉烏太公 又被炸彈轟死 可見刺客的利害 俄國內亂 實在可危

上諭 宮門抄

正月二十三日 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溥
題謝授察哈爾都統 恩 溥 溥 溥
王中堂請假五日 溥 溥 溥 溥 溥
儀司奏二十九日祭 奉先殿 溥 溥 溥 溥 溥

召見軍機 溥 溥 溥 溥 溥
上諭吏部左侍郎著繼祿調補壽著着調補吏部右侍郎欽此
上諭理藩院左侍郎著明啓補授欽此
上諭山東兗沂曹濟道員缺著黎大鈞補授欽此
旨正黃旗漢軍副都統着堃補授欽此

告示

直藩牌示 ○署安州吏目徐淵因病請假遺缺委分缺簡用州
吏目丁世昌署 深州吏目缺委候補直隸州判柴文煜
署 盧龍縣教諭趙銘病故遺缺委署東光縣訓導劉榮
署 署所遺 光縣訓導缺委大挑二等教職李景星署 順德
府訓導 蘭興樵丁憂遺缺委試用訓導鄭清澍署 博野縣
教諭 郝增瀛病故遺缺委試用訓導王式均署 香河縣訓
導 劉鴻賓丁憂遺缺委正任保定府教授馮士傑署

五城中學堂示 為出示招考事照得本學堂開辦已逾三年
來學日眾因援照小學館及實業學堂章程酌量徵收
學費特設附學一科以待有志嚮學之士所有附學學生
應照定例由高等小學堂畢業者方准收入但亦得並行
考之法為此示仰願諸生一體知悉務於正月三十日
前開具年貌籍貫三代履歷取具同鄉官印結至本學堂
名當面給附學章程各一分聽候二月月初一日考試屆
於黎明携代筆硯到堂 本部堂察院親臨校閱幸勿觀望
自誤切切特示

兒童解字

鷹 首英 喫肉之鳥 嘴勾爪尖 種類甚多 最
大的叫金翅鷹 能喫綿羊野獸 今常見的叫
鷂鷹

鴻 音洪 鴻比雁大 俗名天鷲 又借作大字講

雁 音現 雁比鴻小 飛起來很有次序 所以兄
弟叫雁行 這種鳥有一定的雌雄 親迎的禮
儀必要真雁 就是取他不再配的意思 沒有
雁的時候 就借別鷲 鷲可比雁差多了

(搗) 音寶 此鳥身有豹文 又叫獨豹 形狀跟雁
相仿 爪無後趾 不能棲樹 雌雄 沒有一定
所以娼妓家的主母 叫做鴛母

雕 音貂 最狠毒的鳥 性情喜喫肉 種類不一
樣 嘴下有毛的 叫鬍子 雕 羽有麻點的
叫芝蔴雕 ●凡從鳥的字 都是禽類 從鳥的
字 也是禽 佳 同 佳 不一 樣 佳是 小鳥
是短尾巴鳥 雕 並 不 小 尾也 不 短 但 同 他
的 身子 比 起來 尾巴 就不 算 長 了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鷹揚 鴻飛 雁序 鴛母 雕翎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擊○猛○ ○○和鳴 ○○展翅

◎旗人勸旗人◎

嵒 竄 來 稿

在下是包衣人 近接家鄉來信 說奉天將軍府尹 安民等事 也還不錯 要比增太守那樣實事求是 總差一點兒

老陵左近樹木 多被俄兵伐去 惟陵門重地 還沒有俄人來往 京中傳言 未可盡信 然所有傳言 不盡是虛 果能叫京裏人都信 亦可以驚醒大夢

風俗人心之壞 就全地球而論 莫甚于中國 就中國而論 莫甚於北京 就北京而論 又莫甚於旗人 最可怪的 人人皆會說謊 人人皆能信謊 這箇謊本是他造的 宛轉傳回 依然深信不疑 惟獨東三省的事 不但沒有信謊的 也沒有說謊的了 你道奇不奇

新年一到 大家想著方法找樂兒 富貴的人 談些應酬 走走逛逛 窮苦的人 說些柴米油鹽 至於王公大人們 所說的話 我們平等人 却也聽不見 中下兩般人 無論在甚麼地方 絕沒有說東三省的事 偶然有說說的 不是說我那裡的地租子 年前未能來 有親友在那方作官 因這一亂 也未能給我寄來度歲的款 你說那口俄可恨不可恨 除此以外 絕無有再談東省成敗的了

我想當日的宣室女 因國家要敗 直是靠著門哭 街坊的女伴 還笑話他 說他想出嫁 如今我們旗人裏頭 有幾個像這女子的呀

要緊新聞

官地案難結○趙文榮私賣官地一案 經手的官員 雖然革職 犯人都都拿住 辦了罪名 但外部與俄主教的交涉 至今還沒有議結 俄主教的意思 因官場已經用印 不能改變 拿定主意 不肯退地 現在各報上 有遵化州給俄主教的信 說的很有理 駁出不合例的事七條 這件事情 彼此爭論 究竟能退地不能 還說不定

不認私定條約○聞外務部議定 各省辦理交涉 多有受外人挾制 或為顧情面 就同外人私立條約 以致遇有交涉 必定費手 通行各督撫 以後凡開礦 修路 借款 通商 以及聘用洋員 定買船隻軍器 各項合同條約 都得報明外務部 議准之後 纔能定約 不經部議允許 各督撫私定 外務部概不承認

本京新聞

議派員學習海操○現聞練兵處商議 向來各國訓練海軍 最為認真 海面的操防 全都是精益求精 我們將來整頓海軍 人才難得 應遣派將官 赴各國沿海遊歷 閱看海軍大操 以便開廣眼界 學習操法 調換衛隊○京城駐紮的武衛軍 自辛丑年後 就在京裏護衛 現因保定兵隊 業已練成 聽說武衛軍 調往南苑 北京各段 都由保定調來駐紮

令增帥嚴辦鬍匪○外務部知照增將軍 現接駐俄胡欽差來電 說俄國因關外駐紮兵隊 常被紅鬍子攻擊 鬍匪全是中國游民 中國既稱為中立 為什麼縱容鬍匪 擾害俄兵 因此行知增將軍 設法勦辦 務必保全中立 以免俄人借口 聽說鬍匪裏頭 很有明白時局的 攻擊俄兵 也是動了義憤 平日與官為仇 怎能說到縱容 俄人的口氣 又打算誣賴好人

派隊駐防○袁宮保電商軍機處 因密雲縣在京北面 正是來往衝要地方 必須有重兵駐紮 防備意外 那裏雖有幾管旗兵 不甚可靠 請調新練第三鎮常備軍 分撥兩協 開往密雲縣駐防 以為京北的護衛 原有的旗兵 專預備守護○陵寢 聞已由軍機處代奏

各省新聞

苦心教育(天津)天津近幾年來 學堂立的不少 風氣大開 惟獨各行的工藝學徒 不識字的太多 算法更不明白 現有文童陳少九 用了一番苦心 白天教讀 晚上又立了一處學會 專教工藝學徒 借河北淨業庵房屋 每晚教授珠算 演說白話報 功課並不多 也就悞不了他們的工藝 招學生三十名 不拘年歲 不論衣飾 每人各携制錢兩個 備作燈油茶水的用項 除此之外 別無所取 這真是最開通的辦法 天津的進境 如此之快 叫我們北京人好漸愧

重設官銀局(天津)袁宮保因振興商務 初到天津的時候 設立平市官銀局 原為是接濟市面 不料辦的不很得法 市面上倒大受虧累 制錢是一文不見 銀根極緊 商務不通 到如今還不見鬆動 現聞又議再籌資本 把銀局整頓重開 以備周轉市面 但不知能辦好不能

禁用門丁(兩廣)岑宮保說門丁作弊 比書差還加幾倍 因門丁跟本官親近 書差離本官疎遠 所以門丁更不可用 廣東幾次贓案 都是門丁借勢訛詐 苦害平民 議定大小各衙門 向來所用門丁 永遠革除 應辦公事 仿照江西省章程 稟請佐雜官辦理 並打算奏請○諭旨 通行各省照辦

禁止演說 (廣東) 長壽寺農工商會 去年臘月裡 舉行開場的裏節 張撫台很不喜歡 預先札行師範館總辦 嚴禁各學生 不准赴會 教忠學堂裏 有幾個學生去了 被人稟揭 都按名革出學堂 形跡可疑 (漢口) 有一個湖南人 名叫譚第 在漢口曲班院裡亂鬧 瘋瘋癲癲 自稱孤王 硬要娶妓女作妾 頭戴紫金冠 身穿龍衣 背插龍鳳虎三色旗子 胸前挂着玉鎖 打扮的不倫不類 看着直是個怪物 由官場派勇 把他鎖拿 連審幾堂 信口辱罵官長 頗有不怕死的光景 但是他說話口氣 又很清楚 與時事頗有關係 絕不像是瘋子 現在收押着 開印後稟請批辦 有人說許是會黨 故意裝扮 這個模樣 既是會黨 豈有不躲躲藏藏的 爲甚麼到妓裝瘋賣傻呢

俄兵照舊逞凶 (上海) 上海俄兵案件 種種爲難 不料前兩天 又有酒醉的俄兵 在黃浦灘一帶 逢人就打 站街印度巡捕 上前拘拿 力量敵不住俄兵 險些被他打倒 後又有華捕趕來 纔帮着拿住 華捕的手腕 被俄兵咬傷 帶進捕房 等候他酒醒再辦 俄兵這樣鬧法 船在上海 終是不妥

各國新聞

水師迎擊俄船 (日本) 東鄉司令官 奉命統率海軍 由佐世保開輪 前往印度洋 趁波羅的艦隊沒有預備 迎頭截擊 已有魚雷艇編成隊伍 歸巡洋艦保護 由台灣過去 其餘船隊 不久也跟隨前進 先開的魚雷艇 一來爲哨探俄船行踪 二爲巡拿運煤船 三爲暗擊波羅的海艦隊

撞沉煤船 (英國) 英國輪船克立次孟 由印度起身 向西行走 到波德些德海口 遇見那威國運煤船 正要開往香港 忽被英船撞沉

舉猶太人爲市長 (美國) 美國紐約城 打算舉猶太富人斯氣夫約古 作爲市長 此人樂善好施 幾箇月前 爲日本借款的事 曾赴英國 蒙英皇召見

官員不肯設誓 (俄國) 俄總兵加拿華夫 因氣恨日本人脅制 不肯立誓回國 假扮作搭船的客商 由渡港逃往烟台

捐輸踴躍 (英國) 英京倫敦 近來游民很多 與地面平安 大有妨礙 有著名慈善人家 設法勸捐救濟 倫敦紳董 見了招募的文書 捐的極爲踴躍 一天就捐了二十萬元 從英皇以下 各家世爵 都是幾千幾萬捐款 可見英人好義 肯作善事 絕不吝惜資財

中華辛... (北平) 每月... 各日代處分送每月小洋六角

閱報諸位先生台鑒

本報的宗旨 已蒙諸位先生原諒 紛紛的來函誇獎

本報自恨力量太薄 抱愧萬分 至出版匆忙 校對疏忽 常常不免 日干錢價 又時有錯誤 有留神 彭翼仲敬白

上諭 宮門抄

正月二十四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錫

公假滿請 安 繼祿等謝調授缺恩 克王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壽啓 明啓 太常寺奏派致祭 黑龍潭等處留中

上諭 二月十四日祭 文昌廟朕親詣行禮欽此

上諭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着台布補授欽此

上諭 張人駿奏甄別屬員請旨分別懲處一摺廣東試用同知

彭光業嗜好甚深難期振作試用通判楊炳勳辦理房捐浮

胃侵蝕試用通判周運春辦理官田變價任意開支試用知

縣王耀官督甚劣操守不謹候補知縣趙子瑗才識庸下豐

縣丞辛光華庸懦糊塗試用縣丞唐培行爲貪鄙試用縣

丞王和心術檢詐胥江司巡檢甯國視卑鄙務得太平司

巡檢朱慶祥屢被控告門關司巡檢裘士瀛心地庸闇試用

巡檢傅煜林辦事粗率試用從九品董維植不知檢束試用

巡檢彭祖况撞騙無賴試用從九品董維植不知檢束試用

從九品馬步鑾民怨沸騰候補從九品李文瀾行踪詭秘試用

用從九品朱鏞聲名庸劣候補典史吳炳坤久不在省均着

即行革職候補知縣鄧炳春體弱多病罷軟無能勒令休致

候補知縣劉樸膾氣薄弱難膺民社着以府經歷縣丞降補

連州直隸州知州瞿光業情形不熟遇事張皇德慶州知州

程錦文才非幹練難期勝任高明縣知縣李恩榮謹厚有餘

剛斷不足均着開缺另補以肅吏治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

知道欽此

兒童解字

音修 俗名夜貓子 眼睛怕日光 夜裡飛出 捉鳥鼠喫 又蹲鴟是芋頭的名 鴟夷是皮 口袋的名子

鴞

音蕭 夜貓的名子 本叫鴞鴞兩字 大約也是雌雄的分別 鴞有一百五十多種 頭大嘴尖 眼圓身肥 頭上有兩處立著的毛 彷彿貓耳朶一樣 叫的聲音很難聽 俗以爲不祥之物 住人家的地處 不常有這種鳥 乍聽見那種聲音 就算是不祥 其實並沒有甚麼理

梟

音鴞 也是鴞鴞一類 梟最不孝 老梟字出子來 脫吊了毛 不能飛著找食吃 餓了就把嘴挂在樹上 餓死之後 小梟反來喫他的肉 喫完了身子 單剩一箇腦袋 就彷彿殺了人 挂著腦袋似的 所以殺人示衆叫梟示

鵠

音穀 俗名天鷲 就是鴻 所以叫鴻鵠 射箭的擋子 從前有畫鵠的 如今射砲頭箭 就叫射鵠子

鳧

音扶 俗名野鴨 生在水裏的鳥 凡浮水會走的鳥 爪上必有膜 爪趾連在一起 所以能在水裡行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餓鴟

青鴞 梟雄 正鵠 水鳧

填 字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尚父〇〇 〇雁高〇 〇〇箭

◎答吳狂◎

彭詒孫

昨天接到一封信 下款署的是吳狂 我想吳狂兩箇字 一定是箇隱名 或者是一位江蘇人 來信的話語 在下真不敢當 不過生在這箇時候 稍有一隙之明 總不甘坐著等死 國家的局面 是這樣的艱難 人民的思想 又是那樣的糊塗 君民上下 好有一比 就彷彿慈善年高的父母 撫養著一羣頑劣不化的孩童 打算教訓教訓他們 苦於精神顧不到 當中又有些僕婦使女 瞞得箇風絲不透 小孩兒家一沖的性子 不知道天高地厚 耳朵裏聽不見一句正派話 覺著自己的見解 沒有一點不是 跑到街上 胡惹是非 是非惹大了 又想著躲躲藏藏 等人家找上門來不答應 絕不想念父母的年紀已老 一班僕人 專在那裏哄騙 但求他自己討好兒 少爺們將來成人不成 就像與他毫不相干 敗壞了你的家門 正可以從中取他的利 何況詭計多端的小人 左右前後 不知多少 早看透了這一家子的成敗 一箇一箇的 都想着爭先下手 也有弄些玩藝兒 引誘你上圈套的 也有出個計策 變法兒訛詐你的 還有串通僕人的 裏外加功的來收拾 這固然是禍由自取 傻小子們甘心上當 今天叫人訛 明天叫人騙 日久年常 看看家私快敗完了 老人家又操不起心 因為子弟們 反得跟人家賠禮 播弄是非的僕人 又可以借著外人聲勢 挾制家主 因此老的埋怨小的 小的更不知道體諒老的 全家骨肉 上下離心 四面小人 一齊下手 這種情形 家道怎能不敗呢 噯呀 幸虧遇著好說話的家主了 要在康熙雍正的時代 不要說沒這種百姓 就是有些糊塗人 也要責備那高官大爵 不該應袖手旁觀 但知道自私自利 終究是替人家瞎忙 大局壞敗 一般腦子都跑不了啊 閣下的來信 誇獎太過 一枝禿筆 那能替四萬萬大舒怨氣 隻身孤立 毫無倚傍 正是在下的本性 自幼兒受的教育 至今不能改變 又把我比作東漢的節俠士 那可是這過其實了 至於忠肝赤膽 人人皆有 不過私心稍微一重 本來的面目 立刻就不知所在 無論作甚麼難事 只要認定一箇宗旨 萬死不辭 總可以不負這番苦心 今天得逢知己 正是我苦心的好報 先生真實姓名 如肯叫我知道了 一定是我的生死至交了

要緊新聞

俄人在蒙古舉動○據朝日新聞上說 自日俄開戰以來 俄國很有深心 籠絡各旗蒙古王公 又捨的銀錢

大行賄賂。因此做官的。都偏向俄人。烏珠點沁。是蒙古產馬地方。俄人在那裏收買馬匹。運往戰地。又常在張家口一帶。佈散謠言。說將來日本佔了此地。鄉民必然受害。意思叫土人害怕。好生倚靠俄國的心。這是日本人的口氣。自然說得利害些。然究竟也有七八分。

京山縣又鬧教案。○現聞湖北來電。安陸府京山縣地面。忽然有匪徒滋事。聚眾幾百人。把那裡天主教堂燒燬。幸而神父躲避開了。算沒有被害。已由漢口領事。照會地方官辦理。

議派大員駐伊犁。○聞朱都老爺條陳。因伊犁情形緊急。請派新疆巡撫。挪到伊犁去駐紮。以便彈壓鎮守。經政務處會議。說新疆也是重地。巡撫不可挪動。應派一二品滿漢大員。前往伊犁。作為辦事大臣。遇有要緊事。離新疆也不遠。同巡撫彼此商辦。似乎妥當多了。

本京新聞

設立茶話。○有一位姓韓的先生。深知道風氣不開的根由。打算立一處演說會。在崇文門內租定房屋。要買些新書新報。天天在那裏演說。擬定章程。這幾天裏。就要在那大人跟前遞稟。我想那大人受國厚深。必然要格外的提倡。從庚子年到如今。那大人辦的新政不少。這件事情。一定可以批准。

與城為仇。○泡子河一帶。有幾國的兵。常在那裏演鎗。不知城牆犯了甚麼罪。天天的挨打。已經外務部照會各公使。各公使答應搬出城外。不知道爲了甚麼。這些日子。還是在那裏亂打。外國人有名的講信實。豈有說了不算的理。想必又有了甚麼漢奸。在那裏冒充洋人罷。

大學堂近聞。○傳聞大學堂。去年年底。有應當開銷的款項。約計一萬二千兩。由庶務處開了清單。回明管學大臣。以便如數支領。管學榮大臣不願畫稿。張大臣也沒法子。因此近來學堂諸事。兩位管學。意見很有些不合。張監督因辦事不順手。管學又各存意見。凡事更覺着爲難。有辭退監督的意思。

錢店受騙。○驢駒胡同。聚通烟錢舖。託順天府科房張先生。辦理挂錢幌的事情。先付銀五百兩。許久不見回信。去找張先生。業已不知下落。到順天府告狀。順天府並沒有這張先生。舖東埋怨他辦事不妥。掌櫃的羞愧難當。吞烟自盡。

查辦地案。○趙文榮盜賣官地。俄主教不肯退還。已紀前報。但此項地畝。我們萬不能不爭。不過得熟悉外交的大員。纔能夠辦理妥當。有人保順天府李府丞。前去查辦。究竟賣價多少。以使用原價贖回。李府丞深明外情。又與俄欽差相熟。平時就常有來往。所以專專的委派。

各省新聞

會黨滋事 (浙江) 處州有雙龍會黨 到處鼓惑 專與各學堂為仇 某學生由東洋回來 會黨指為洋奴來作奸細 聚了黨羽三百多人 闖進學生的住處 學生從牆上逃跑 屋裏的錢財物件 被搶一空 立時赴衙門稟報 已拿住會黨頭目 審問嚴辦

統稅病民 (廣西) 去年桂林秋收狠好 可惜商務不見興旺 民間又遭了兵亂 困苦難堪 自從柯撫台改辦統捐 加稅太重 一切章程 都是幕友朱師爺定的 朱並不通商情 任意加派 各商民很有怨言 運銷各貨 路有遠近 改為一次完清 路遠的還不大吃虧 路近的就受累不少 稅既加增 物價必貴 廣西省大亂未平 民窮財盡 這箇辦法 很不妥當

天師派委員收費 (江西) 年前有候補某知縣 到寶山拜會王大令 口稱奉天師札委 前來查考道士廟 在城裏租了房子 高貼大真人公館銜條 向本縣各道士 收取規費 有職分的道士 每名二十元 窮苦火居道 也要四元 派人在四處催交 王大令見這般舉動 不成體統 又沒有省城的公文 就憑天師一箇空札子 難辨真假 稟知上司 委員查辦

各國新聞

俄太后願和 (俄國) 俄國皇太后 與同黨會議 現已願與日本講和 所以傳命駐英的欽差 叫求英政府替俄國籌畫和局

定議重立海軍 (俄國) 聞俄皇定議 籌款八百兆元 預備重立海軍 限十年以內造齊 五六年裏要造成的 是戰鬥艦十六隻 巡洋艦十八隻 驅逐魚雷艇五十隻 埋設水雷船十隻 浮船塢四隻 這些船都由本國修造 其餘的向別國船廠定造

辨正傳聞

本報添此一門 如有傳聞不確的話 隨時辨正

俄兵又破中立不確 ○據時報上 前些日子 政府接奉天急電 說有俄兵二千多名 駐紮新民屯 新民屯是局外地方 叫他撤退 一定不聽 政府得電後 照會駐京俄欽差 俄欽差不甚在意等語 昨天本館接新民來信 並沒有提起這事 想必不確

上諭 宮門抄

正月二十五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台
 布謝授左副都御史 恩 新授山東道黎大鈞謝 恩
 孫中堂續假十五日 崇壽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台布 黎大鈞
 上諭陝西按察使著錫桐補授欽此
 正月分選單 ○道湖北鹽法武昌馮汝駉河南甲 同知四川
 成都敬禧正黃優 知縣甘肅靖遠傅普熙直隸廕四川石
 泉米鍾甘肅甲 典史順天平谷許馥馨山東監陝西安塞
 鮑堯齋浙江監

告示

商部批 稟悉查本部註冊章程內載凡公司註冊之呈須先由商會蓋用圖
 記其未經設有商會之處可暫由附近之商會或就地著名之商立公所加蓋
 圖記必憑核辦該公司具呈時未經商會加蓋圖記與本部定章不符又呈內
 聲明各款有創辦人而無查察人章程而無合同均屬漏網應由該公司公
 舉查察人將姓名住址補報並將合同一併呈核如未經訂立亦應於合同款
 下聲叙明白至布告一欸凡公司設立後一切事宜均應布告股東及眾人並
 非專指招股而言仰即遵照本部章程將以上各欸補行聲明並加蓋商會圖
 記呈報到部再行核辦可也附件銀兩存此批 右批朝陽東方小塔子溝金
 礦公司 黃主森 鄭文業 准此
 又批 據呈火柴公司租定地址懇請先咨保護等情業已移會街道察院銜出
 示曉諭切實保護仰該職商等務將公司一切事宜妥慎籌辦可也此批 右
 批職商溫祖筠等知悉

電報

了結戰事 ○倫敦電報說 接到俄京的信函 俄國最大爵
 位中人 因內亂過甚 深怕與國家大有妨碍 不如把
 日俄戰局 趕緊了結
 預備船隻 ○烟台來電說 俄國海部 奉俄皇諭旨 趕緊
 推廣修造船隻 以備波羅的海艦隊 與黑海艦隊應用
 並令戶部發銀支應

兒童解字

音路 俗名鷺鷥 搭巢在樹上 尋食在水裏
 白羽長腿 尖嘴細頸 (頸是脖子) 頭上
 有長毛數根 細軟如絲 所以又叫絲禽 要
 捉魚的時候 頭毛縮緊 凡這一類的字 叫
 形聲字 上截是聲音 下截是形 鳥字的篆
 文 正是像鳥的形 照著規矩 鳥字應該寫
 兩點 不當寫四點 四條腿的寫四點 兩條
 腿的寫兩點

鷗 音漚 又名水鴉 水面捉魚 眼睛極快 成
 羣打夥 在海面亂飛 看見水裏有魚 立刻
 就扎入水中 銜魚飛起 浮在水面 如同浮
 漚 (漚是水泡) 漚鷗同音 所以取了這個
 名字

鳧 音戶 這一箇字 亦寫作扈 扈鳥尾巴長
 百官跟在皇上後邊 如同長尾巴一樣 所以
 跟隨變駕 就叫隨扈 臣壓過君 也叫拔扈
 有前後顛倒的意思

鳩 音糾 俗名班鳩 比山鵲稍小 不會作巢
 詩經上說 維鳩有巢 維鳩居之 就是說的
 此物 鳩喜聚在一起 所以聚合工人 叫做
 鳩工

鷺 音淵 鷹的一類 喜喫小鳥 每逢捉鳥 先
 在空中抖翅 身體不往前飛 看準之後 一
 擊就把小鳥捉到了 小兒剪紙 成鳥 放在空
 中 如同鷺的樣子 叫做紙鷺

白鷺 海鷗 桑扈 拙鳩 蒼飛

◎ 說登廣告的益處

◎

這段演說 正是我們自己招買賣的話 但京城報館 已經有了幾家 不拘誰家 都可去登

各報都有告白 東西各國 更把此事看得很重 各大報館 另有專做告白的主筆 官商士民 無事不登告白 現在我國 上海 天津 廣東等處 風氣漸開 都知道登廣告的益處了 獨北京地方 風氣不開 商民舖戶 不曉得看報 無論各種新聞 都把他叫做洋報 那告白的益處 更是莫名其妙 本報專為開通風氣起見 開辦這半年來 似乎已有點兒效驗 但是官商告白 總不見多 我們的報紙 也不便放大 不免為報界的缺點 因此把登廣告的益處 一條條演說出來 好叫大家知道

報館的職任 原為是通達隱情 把民間的苦處 透達出來 叫做官的知道 但地廣民衆 各人有各人的隱情 那能都採訪得到 所以有告白一門 准人家把自己想說的話 寫了來登在報上 一向無從訴說的冤枉 都可直言不諱 豈不大快人心

凡有新開的生意 雖然廣貼報單 也可叫人知道 但報單只能貼一回兩回 那能天天貼呢 況報單只貼在要路口 人來人往 不能細看 只有登在報上 天天可以看見 并且能把各貨的名色價目 合交易出眾的情形 詳詳細細寫上 看報的坐在家裏 自能細看 所以告白的益處 比招帖要加十倍 中國大家婦女 儘有識字看報的 却不能上街 凡各舖戶售賣閨閣用品的 除了登報 沒有叫婦女們知道的方法 若能畫成圖樣 印入告白 益處更大

舖戶商民 常有遷移 每搬動一回 凡親友往來 寄物送信的 往往無從尋覓 悞事不小 電報局 郵政局 因此打回的信件電報 一年不知多少 若登載告白 通國皆知 何致有尋覓不到之事 謀事的人 東奔西走 找尋門路 苦於無處投奔 那用人的呢 又因見聞有限 找不着合式的人 所以東西各國的風俗 無論要用什麼人 要謀什麼事 都是登載告白 凡有家藏的物件求售 合尋求難得的物件 既不能逢人便托 又不便大張招帖 一登告白 買的賣的 自然碰頭

此外如房屋地產 或租或賣 尋親訪友 或遠或近 托人不能辦的 登告白能辦的到 寄信不能到的 登告白能見得着 種種益處 一言難盡 如若不信 何妨試試

要緊新聞

懷德教案○聞奉天將軍來電 說懷德縣大青山地方 法教士顧天性 被鬍子殺害 已派張道台前去查辦
 法主教蘇斐理 來省面商 意思不在郵款 只要把文武官參革 就可以完事 如若不然 就照湖北教案
 辦理 但此案由鬍匪鬧出 又因教士自己多事 致被戕害 與平民仇教不同 法欽差要是有點斟酌 似
 乎不必太過 我們聽見教會的西人說 外國政教兩事 絕不相干 如今是中國自己搗亂 硬把教案歸在
 外交一起 無怪乎左右為難了 教士的性命 彷彿是他們政府釣魚的餌 我民如魚 該死該死
 為拆毀鐵路的照會○俄欽差照會外務部 說東清鐵路總辦稟報 關外一帶地方 常有匪徒拆毀鐵路 軍務
 商情 都有妨碍 該怎樣的保護 請貴部嚴諭地方官 認真查辦 ○按拆鐵路的事 實在是有的 大槩
 都在局外打仗的地處 雖是中國土地 如今却無權主 早知如此 不如當日送把了俄國 現在亦無的可怨

本京新聞

筆帖式丟人○戶部筆帖式榮興 強姦僕婦的女兒 名叫榮兒 年纔十二歲 此事已見各報 經僕婦王子氏
 喊告 工巡局委員汪士杰審明 榮興直認不諱 實是持刀威逼 行姦兩次 當堂畫供 稟明那大金吾
 先把榮興的功名奏革 然後就送交刑部究辦
 尅扣巡兵口糧○工巡局的巡捕 喫的口糧 就是八旗技勇兵的底餉 每季甲米 由步軍營到倉支領 撥交
 工巡局散放 近幾個月 步營領出的米 等著交到工巡局 總要擔擱許多日子 不但擔擱日子 領米過
 秤 每石必差十多斤 這種弊病 在尋常旗營 原不足怪 巡警是最新的要政 依然脫不了八旗的舊套
 子 大家想想 設立巡警 原是要他來管教人的 如此相待 又怎麼怪他自輕呢 宗人府不肯叫宗室當
 巡捕 想必是早有所聞

催商務員回京○商部前派王楊兩參議 前往上海 專為考查各處商務 近來因王楊兩人 意見多有不合
 遇事商量不到一塊兒 把整頓商務本意 反倒丟開 現已電知王參議 催令回京 商辦別項要緊事情

楊參議暫留上海 料理商業會各事
 浙江人議設學堂○現聞浙江京官 約齊各同鄉公議 打算照湖南安徽辦法 在京城設立全浙學堂 專收浙

省人子弟 大槩的章程 業已議妥 想限王中堂商議 不知道以為當然不以為然

各省新聞

僧人稟請出洋 (四川) 涪州天寶寺和尚佛源 在州衙門具稟 要帶領徒弟 出洋遊學 知州傳他徒弟考驗 中文極好 據說本是遂寧縣的秀才 半路出家 知州答應替他轉詳 咨送日本國留學

鐵路興利 (京榆) 關內外的鐵路 這幾年大見功效 進款暢旺 聞袁宮保會同胡侍郎 奏請提款歸公 因前修新民屯鐵路 又補修營口各路 計長一千幾百里 來往靈便 貨物流通 現時庫款正緊 先由存款裏提出五十萬兩 作為公家的餘利 各省都能如此認真 每逢籌款 何至為難

捕役訛詐 (浙江) 湖州長興縣民韓姓 安分度日 家裏有幾箇錢 捕役想訛他 帶着夥伴 手拿飛籤火票 對他說道 土匪的名簿裏 姓韓的很多 都買過票布 有你在內 要照通匪治罪 總得大大的花錢 纔能除名 韓姓叫他給朦住了 幾天就湊了三千多元 捕役還嫌少 因此激成衆怒 聚了好幾百人 把捕役細送到縣 人多勢衆 差一點鬧成民變 不知以後怎樣了結

銅元利大 (浙江) 杭州銅元局 開辦的時候 奏明免其報部 無論賠賺 作為外銷 去年派籌練兵經費 聶撫台按年提銀六十萬 解交練兵處 現查此項餘利 數目很多 打算再提作學務等用 並清查以前經手的人 中飽不少 還要一律追繳入官

各國新聞

英將回國 (英國) 英國觀戰的武官 哈密爾頓將軍 由日俄開仗後 就常在日軍觀戰 現因奉英皇諭旨 調任薩斯徹里司令官 由戰地起身 先到東京 然後再搭船回國

添造雷船 (日本) 日軍此次海戰 最見大功效 就是魚雷驅逐艦 所以日本海軍 專心添造這一項船 現時正認真講究 預備材料 在船廠動工製造 不久就可以完工 這一宗驅逐艦 比別的船身稍大 開行的力量 極為靈便

新定工律 (俄國) 俄國大藏大臣 條奏俄皇的摺子 全說的是工人事情 又認定此次罷市 為合理 俄皇現已依允 叫各大臣另定新律 像這樣的事 在俄國當日 萬不能行 如今是自知悔過 究竟還算不錯 捕船候審 (日本) 現時佐世保 聽候審問的船 共計七隻 專等政府定了日期 就要開審

上諭 宮門抄

正月二十六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審公守護 西陵請 訓 莖岩孝滿請 安並

謝議叙 恩 車王續假二十日 召見軍機 審公 莖岩

上諭陝西潼商道員缺著普松武補授欽此

正月教職選單○(教授)山東登州李焯濟南舉 雲南雲南張榕曲靖舉 正諭順天寶坻趙鶴齡正定舉 河南汝

州錢錫豫開封舉 山東高唐州隨普題青州舉 湖北廣濟汪國椿漢陽廩 廣東高要薛麟章廣州舉 廣東新

會虞世彥連州廩 四川蓬州陳廷先潼川舉 四川冕甯林文瀾重慶舉 雲南石屏州楊金鑑麗江舉 廣東新

(訓導)安徽盱眙傅良弼廣德州舉 山西山陰李慎五平定州舉 河南鄉陳炳聯開封優 江西德安曾鼎升

吉安舉 江西萬安朱作梅南昌舉 廣東三水陳炳雷州揆 廣東英德洪鳴盛湖州揆 廣西荔浦駙維城鬱林

州舉 四川彭縣賴作楫夔州舉 四川南溪陳天柱資州舉 四川銅梁王昌麟成都舉 江蘇榆榆龔志良常州

(復諭)直隸博野甯世恩順天廩 直隸盧龍陳弼藩深州舉 順天甯河黃鑒泉趙州增 江蘇 龔榆龔志良常州

歲 山東鄒縣魏成基濟甯州舉 山西五台雷守訓汾州增 山西芮城在治國汾州舉 河南扶溝薛天福懷慶

廩 河南宜陽王劭陳州附 甘肅鎮原安信秦州拔 河西龍泉吳祖培撫州拔 江西石城陳樹勳袁州廩 廣

西藤縣梁福堃鬱林州舉

(復訓)直隸順德府賀光嵐深州廩 安徽阜陽曹榮綬池州增 山西忻州劉炳鑑汾州附 山西安邑李貴春太

原廩 福建漳平潘得春永春州附 福建邵武李士楷福州增 江西龍南馮輝昭吉安廩 湖南巴陵徐裕慶長

沙廩 廣東羅定州饒寶廉嘉應州廩 貴州都勻孫承惠銅仁廩 貴州遵義戴芝祥貴陽廩

電報

兩船相撞○德文電說 德國兵輪 名司褒白的 十六號夜裏 走到衣耳克島 與牛莊輪船相過 因該輪忽

然改道兩隻船撞碰一處 德兵輪的船頭 撞破一個大窟窿 牛莊輪船頭 撞成拐灣的式樣 該兩船都開

往上海修理

廣西軍情○桂林專電說 羅城縣地面 又有亂匪出來擾害 已由黃總統飛調中營 由磨盤嶺進剿 又得桂

林消息 南丹州著名匪首 彭六蘇八兩名 現經榮軍在陣上打死

北海案議結○西二月二十四號 路透電報說 北海漁船案子 現已完結 定於禮拜日 出告示曉諭 但所

議辦法 各報館都不以為然

◎奉承我的沒有好人◎

現在的人情 沒有不喜歡人家奉承的 相沿成習 奉承人的 覺悟著非此不可 受人奉承的 自己亦居之不疑 其實兩邊都是假 假說假聽 世故的應酬 可就沒了率真的事了 心眼兒老實的人 不會做作 反像是不近人情

無論怎樣可信的嘴 一存了討人喜歡的心 平日的梗直 全不合時 總得把真話丟開 改頭換面 說些箇甜言蜜語 人家聽到耳朵裏 馬上就高起興來 不等到話說完 便覺得周身血脈 處處靈鬆 然後這纔算是會應酬 這纔不至於得罪人 究竟是那邊合算 那邊喫虧 深通世故的思想 我們也不必說破 總而言之 要找人來奉承 是最容易的一件事 也不必貼招帖 也不必登告白 只願把不來奉承的疏遠開

立刻的工夫 就可以換了一班人 甚至於不奉承我的 也學着來奉承我了 這一班人 都算他是天生的賤骨頭 有求於我 樂得的受他奉承 這樣說法 也未免自己抬的太高 但聽慣了順耳的話 平時的性情 早已被人看透 不是跟自己有關係的人 誰肯來合你披肝露膽 何況抱著肝膽來 遇着一時不高興 金石良言 都變成了狼心狗肺 放著討好不討好 又何苦招你的惡心呢 如今的世故 不要說小人的奉承可怕 忠厚長者 都在那裏學乖巧 直言不諱的有幾人 能夠不隨聲附和 已經是難得的很了

雖然這樣說 我們還願意大家醒悟 莫因為一時的喜歡 招來許多的不好人 如今的大局 合我四萬萬人 都肯自己認錯 都不願意人奉承 虛虛假假 到處行不動了 貧弱的國度 必然就可以強盛起來 這種夢話 近理不近理呀

要緊新聞

強詞奪理○駐京俄欽差 照會外務部 說凡交通戰地各處 俄國解運貨物 中國如有攔阻 就是有意幫助

日本 俄國只好在遼西蒙古地方 自取利益 這真是強詞奪理 聞外務部極力駁回

會晤日公使○風聞慶王爺 因日本內田公使 新從日本回來 約會見面 為商議滿洲的善後 并日本政府

所議要緊事件 當時因回任不久 又正遇新年 彼此都忙 沒得會面 新近纔約定日子 請內田公使 到慶王府會議 面商一切公事

本京新聞

再說蒙古王被刺○敖罕王被刺一案 已兩紀本報 這位敖罕王 年紀剛二十歲 年班來京 跟隨同住的

有一箇喇嘛 一個護衛 所殺不止王爺一人 喇嘛也同時身死 護衛也受了重傷 其中難保沒有別情

日前又欽奉○上諭 據翁斌孫奏請 特派王大臣查辦 此案情節甚重 仍叫刑部嚴審◎按如今的蒙古

實。在。是。最。要。緊。的。外。藩。 敖罕王雖有可死的情節 國家必得鄭重其事 叫蒙古各部 都曉得滿蒙一體 心。

向○朝廷 不容外人從中離間 或是把凶犯解往蒙古 擬定罪案 降一道哀痛的○旨意 徧告各部 要

感動他們內向的心 這真是第一箇好機會

學生議保路權○東洋留學的山西學生 因風聞某國洋商 要爭辦山西鐵路 電告同鄉京官 說山西省富戶

不少 籌款并不甚難 請設法自行開辦 以免路權又讓外人

請重修貢院○傳聞某大員條陳 說京城的貢院是多年舊制 不當廢棄 請籌款重修 以備下次的考場 不

必再往河南 中華報已經辨正 恐無此事 但這兩天各報上 說的有憑有據 這一項工程 總得幾十萬

巨款 現時庫款空虛 要緊的用項很多 糜費有用的錢財 修理那快停止的科場 不知道是什麼用意

嚴辦匿名信○近來匿名揭帖 常常到處投遞 各大員宅裏 收的匿名信不少 多半是求謀不遂 或是挾仇

懷恨 故意的顛倒黑白 借名爲公 其實想洩私忿 最容易蠱惑人心 傳聞某大臣說 以後要想法嚴辦

或由地方官暗查 或叫郵政局留神 遇有面生可疑的投信人 務必細細盤問 有這一類人 就扭送衙

門 從重究辦

各督撫請行新政○聞各督撫會銜出奏 條陳新政 摺子裏章程八條 (一)招考游學生幾十名 分派英日德

美各國 學習專門的功課 (二)凡從前游學生 得有各國學堂文憑的 都可以破格錄用 (三)聘用日本

陸軍官一名 英國海軍官一名 訓練海陸兩軍 (四)每省各設製造局一處 推廣製造 以免仰仗外人

(五)銀兩錢幣 制度應歸一律 (六)凡有礦務鐵道輪船各處 都專定合式的刑律 不可偏輕偏重 免得

叫外人借口 (七)嚴禁官員貪贓 一面興辦印花稅 就在稅款裏提成津貼 (八)通國全添郵政局 以便

官私文書 來往快便

正陽門大木將到○正陽門樓的工程 是五家木廠承修 應准四年報齊 因木料難辦 不能限內交工 現聞

各木廠商人 在福建買來大木料 還有在新加坡買的 三月裏運到一批 七月裏再到一批

待兵如子（通州）駐通州的湖北行軍醫院 有一箇兵學生 接到家信 知道他父親患病危險 打算掛號請假

教習怕悞了功課 應許三月半後 跟他一同請假 那學生思親情急 不能等候 暗地裏私自偷走 教習

稟告幫統 說明情由 幫統王大人連忙問道 不知他有多少盤費 既有這樣情節 爲甚麼不早報上來

王大人細問他的履歷 着人趕緊寫信 去安慰他 並不提私自偷走的話 但說等他父親好了 快快的回

來補功課 那兵學生 不知要怎樣感激呢 能這樣體貼人情 我要是當了兵 跟他出征 戰死也是情願

活閻王擾害鄉村（順天）永清縣屬下 有個趙四 綽號活閻王 平時凶惡萬分 從封印以後 帶領他子姪

郎舅 找尋仇人 手拿着快鎗 到各村亂攪 攪的人晝夜不安 本月十一夜裡 南石村等處 一夜的工

夫 放了八處火 燒的鬼哭神號 這個活閻王 真是利害

運到現洋（天津）礦務局由上海運來現洋 共三百二十箱 計洋錢一百五十萬元 二十日解到天津 天津

市面正緊 得這一大宗銀元 必可以稍爲鬆動

公債票不見踴躍（天津）直隸公債票 屢次經司道府縣 面諭各紳商勸辦 叫大家備款認買 商務總會的

總協坐辦 也遵諭分頭勸化 日前各行商董 在總會宣讀章程 催令照限辦理 要看衆商的情形 願意

出銀買票的很少 將來這項債票 不知究竟怎麼樣

圖財害命（奉天）關外鐵路工頭高桂芳 在大凌河被害 現時訪明 是他手下的兩個小工 在大窪子地方

圖財害命 已由洋工程司 告知地方官 嚴拿凶手

各國新聞

開挖地道（日本）沙河的日軍 現在極力挖掘地道 或用火焚燒 或用炸藥轟燬

截拿運船（日本）新近北海洋面 有兩隻英國輪船 一名阿朴羅 一名及司角次門 裝載着煤炭糧食等貨

打算私運海參威 被日本水師截拿

苦將軍憂慮兵變（俄國）苦魯巴金將軍 發往俄京的軍報 說前敵軍中 可慮的事很多 不但敵兵強盛

難以防守 就連自己的部下 因兵餉缺乏 也怕難免有變亂的情形

自知難勝（俄國）俄國有一等人 向來不談論戰事 自從黑溝台大敗以後 又因國裏的内亂 萬分危險

這班人也在那裏議論 怕俄國從此以後 永沒有戰勝的指望了

宮門抄

正月二十七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棍
 貝子 植公 李國杰各假滿請 安 櫛貝子 徐中堂
 各續假十日 崇中堂續假二十日 溥倬請假四箇月
 召見軍機 李紱藻

告示

商部批 前據該職商稟辦長亭山鉛礦當經咨行河南巡撫詳查去後茲據
 覆稱劉萃珍呈驗股本僅有武安縣周莊謙益振銀條二紙計銀五千兩並無
 銀行票號出列保單並查明劉萃珍籍隸邯鄲家僅中人之產有父兄在亦未
 能自主與山主韓必科亦未訂立合同未便遽准試辦惟查鉛礦苗實尙屬可
 採擬酌定妥善章程廣集股本次第興辦如劉萃珍集有的款亦可附股合辦
 等因前來查礦務一項必須股本充裕辦理始有把握該職商既無的實資本
 亦未與山主訂立合同自未便遽准試辦現在既准河南巡撫覆稱先由官提
 倡籌集股本設法開辦該職商如有積蓄的款不妨前往附股合辦可也此批
 右批職商劉萃珍知悉

電報

陝西警報○聞官場中人說 陝西巡撫有電到京 說該省
 邊界地方 忽有土匪千餘名 聚眾起事 意在仇教
 立時派兵去彈壓 又諭令本地紳士 善為解勸 現又
 得陝省來信 官兵已去駐紮 并加意保護教堂 不久
 就可以平定 斷不致鬧成大事
 俄國罷工的請停戰○倫敦電報說 西比利亞地方 築造
 鐵路工人 罷工之後 力請俄政府停止戰事
 俄皇減少工作時刻○德文西報說 俄皇因工人鬧事 正
 在用兵的時候 不可再生內亂 已答應減少工作時刻

兒童解字

雉 音稚 俗名野雞 漢呂后名子叫雉 避諱這
 箇字 改叫野雞 形像雞會飛 雄的有長尾
 毛色五彩 雌的稍小 毛灰色有點

鴿 音格 同鳩是一類 半家半野的禽 此類的
 鳥 名爲爬地族 在地上爬走 不會棲樹
 雌 鴿 都是此一族 養熟可以傳信
 叫做鴿奴

鸚 音嬰 鸚 音武 鸚鵡出南洋各島 從唐時
 留種在隴西 大小種類甚多 毛
 色不同 嘴勾有力 能學人言
 凡是鳥的爪 前三後一 此類爪
 趾 前後各兩箇

鶻 音庵 鶻 音純 鶻鶻亦是爬地族 形如小
 雞 頭小尾短 身有班點 雄的
 脚高 雌的脚矮 雄的善鬪 性
 情亦似雞

鶯 音鸚 春日善鳴 聲音極脆 毛色黃黎 黎
 就是黑 所以又叫黃鶯 取二字的聲音相近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雌雉 鶻鶻 鶻母 鶻羹

字 填 用昨造句來歷講明

一行〇〇 〇〇押人 〇〇爭巢 魚躍〇〇

漫說

滿洲人說的話

來稿

翼仲先生台閱 在下是旗人 與你老靠箇近說 咱們總是亞洲的黃種同胞 看在這箇面上 求你老把我這一套話 給登在報上 勸勸滿洲人 並無他意

正月二十四日那一天 看見京話日報上 有些竄先生的旗人勸旗人 在下也未免有點感動 不禁不由的也要說說 旗人的毛病 一時也說不清 總而言之 都是沒有甚麼知識 不敢說人人如此 像這樣的也真不少 你老大公無私 絕沒有排滿的心 所以纔敢實說

第一樣的毛病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姓 就在下說話 本是滿洲人 老姓是瓜爾佳 這瓜爾佳 原是一個部落的城名 以地爲姓 同春秋時以采邑爲姓的一箇樣 瓜爾佳三字 雖是譯音 金史上却載的明明白白 這三個漢字 也傳了許久了 不曉得那位老先生 想著上一字的瓜 跟漢姓的關 二音相近 硬要姓關

因此滿洲人 姓關的很多 (大約是三國演義的力量) 旗人大半單稱名子 並不連著姓 久而久之 可就數典忘祖了 又有某氏 硬要姓郎 如此很多 乾隆年間 降○旨仲飭過一回 至今還是不改 第二樣的毛病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家 即如瓜爾佳城 在蘇克素河的部落裏頭 ○太祖出師征討 先克的是界藩城 棟嘉城 薩爾濟城 然後克的就是瓜爾佳城 如今問問滿人 說是你們這幾個城 都在那裏呀

自己不知道 地理圖上也找不出來了 像這樣夠多們可憐 無論那一省的人 在外面當差 他的原籍 若是有有一點不好事 他自己管保要着急 不必遠說 前幾天的報上 說江淮分省的緣由 分省的事 不過是我們自己改動 江蘇的官民 還那樣的著急 如今滿洲地方

關到這箇光景 滿洲旗人 依然的得樂且樂 彷彿是與自己毫不相干 還有聽見滿洲的事 彷彿是有些箇忌諱 掩着兩個耳朵 作爲沒聽見 實在的教人解不透 當差的老爺們 講究應酬 吃喝游逛 吃錢糧的 講究的更小器了 但聽見說 好了 今年得了一包賞

多吃了一個米了 再不然講究的更可笑 分斤攞兩 我們滿洲 比你們蒙古漢軍的道兒寬 你們蒙古漢軍 比我們滿洲的道兒窄 別的一概不懂 這樣下去 真真的可怕 噯呀 如今大家都該警醒了 再別自尊自大 蒙蒙瞳瞳的了 同心努力 想法子要要強 想法子要要強

要緊新聞

本日市面的情形○今天市面上 私錢已經不便使用 要兩箇當一個 可是還沒有看見告示 大約地面官有

交派 不久就要出告示了 這却是整頓錢法的好事 但不知官錢還夠用不夠用 銅元小銀元 究竟是多不多 這是最要緊的預備 若永遠兩了當一個 私鑄越來越小 一定還可以有利 鑄私錢的 倒以為奉了官 那可更沒有法斷淨了

安置俄兵○上海袁道台來電 打算把俄國船上兵丁 全送到江陰地方 安插在炮台左近居住 離開上海租界 免得再鬧是非 又請同日欽差商議 要仿照旅順降兵辦法 凡俄船兵丁人等 一律准立警回國 只把船隻軍器 扣留在上海 自無後患

蒙古人困苦情形○有從北口外來的人 傳說察哈爾八旗地方 自從開墾以後 那裏的蒙古人 不能夠自己存活 全都搬到後旗去了 替俄人當苦力的很多 俄人牧放牲口 多半用蒙古人 俄人在蒙古地方 籠絡人心 實有其事 我們要不給蒙古籌畫生計 由着他困苦無告 俄人看出便宜來 畧施點小恩小惠 蒙古人心眼兒直 必然就要上圈套了

本京新聞

副都統參款免議○某都老爺 奏參黑龍江副都統程德全 辦事不實 難當重任 派增將軍查辦 增將軍覆

奏 說了些照例的敷衍話 請○旨免議

工藝局預備賽會新貨○琉璃廠工藝商局 製造景泰藍各物 越做越精 現又做出獅象鶴鹿 很是好看 並

且有活動機關 還催着工人 趕造鳳凰大瓶 和各宗靈巧物件 預備往比國賽會 景泰藍出在北京 本

不是希奇的貨 一經有心人經理 居然名傳中外 可見工藝一道 不必好奇 全在精益求精

委員看透了虛情○前天有兩輛大車 拉着松樹木料 有兩名日本人 跟着護送 到西直門外 被稅局委員

攔問 日人學著中國話說 公使館的快快走 委員跟他要護照 一時拿不出來 神色慌張 委員看破虛

情 正要送工巡局查辦 日本人開腿飛跑 後邊有人追到 說是他祖塋的樹木 被匪徒盜賣 雇日本人

作護身符 所以大胆的敢往城裏拉 可惜日人已沒了影子 拿不住他的真實憑據 公使館必不認帳

修造牌樓○東交民巷西口 本有一座牌樓 鬧義和拳的時候 被火燒燬 議和以後 因正在使館界內 不

便重修 現聞外部與各使館說定 照舊把牌樓修好 日前已奏奉○諭旨 派那向書估修

各省新聞

稟報不實 (順天) 文安縣近有拳匪 設壇聚眾 業已拿住八名 曾紀前報 現聞南路縣同知 直覆順天府

說文安并沒有拳匪 不過鄉村愚人 畫符念咒 頂香治病 縣令未曾查明 誣良為匪 朦混具稟 意在邀功 當經沈府尹批示 此事由牧師告知袁宮保 文安令遵札查實 會同官兵 擒拿匪黨 業已錄取口供 上頭既經查明 還說是人家朦混 公事上太下不去了 恐怕要有撤任的信

兵匪對敵 (廣東) 去年臘月 有個盧管帶 率領續備軍二百多人 赴西樵大地鄉 圍拿土匪 路過桑塘地方 有著名的匪首潘竹潘妹等七人 遇見官兵 恐怕被拿 就先開槍拒敵 各官兵也放槍回打 彼此混戰了半天 七個匪人裏 只有六枝長槍 一枝短槍 竟把二百多官兵打敗 追趕了十幾里 纔不追了

匪黨潘竹潘妹 也都受了重傷 各勇丁被傷的更多

奮勇從軍 (廣東) 原任壽春鎮 郭軍門的少爺 廣東道員郭繼先 稟求張撫台代奏 因廣西匪亂未平 糧餉難籌 兵力太單 從先他父親的部下 現時人還不少 打算招練成兩營 帶往廣西効力 聽候岑宮保調遣 幫着官軍辦匪 號衣軍器 請由官發給 兵丁按月的口糧 情願把家產變賣 暫時發放 不動官款 張撫台已准代奏

官軍大勝 (廣西) 右江道龍觀察等 三枝大兵 在慶遠各府 連得勝仗 把諸覃歐王各匪首 全都拿獲 大股已散 餘黨紛紛竄到貴州邊界 貴州境內震動 岑宮保派來兵隊 奮勇前進 乘勝退剿 匪黨向荔波下江等處逃去 大概再有一陣 餘匪不難全平了

各國新聞

沙河戰報 (俄日) 現聞沙河俄軍 常常用炮向對岸轟擊 查探日本的軍情 口人有時出隊 把俄兵擊退 有時半守本陣 不來應戰 近來天氣和暖 這幾天內 必要有一場大戰

土皇借款購炮 (土耳其) 法士銀行 不允借款給土耳其 後來柏林德國銀行允許借款 所以土皇已向克虜伯炮廠 定造戰炮六十架

查辦軍務 (俄國) 海軍中將阿巴薩將軍 現奉俄皇旨意 不久要前往戰地 查辦軍務 並密查苦魯巴金被參事件

各報全論和局 (俄國) 俄國各報上 都提起停戰的議論 要求政府 當早了結戰局 叫全國民人 可安居樂業等語 內中是俄國半官報 普爾喀塞士報 天天報上 當做極要緊的事 說了又說 為是要喚醒政府 趕緊悔悟 可見俄國民心 早已不願再戰了

中華... (北京) ... 各日代處...

明聲 廿六日報 有尅扣巡兵口糧一段 巡警是最新的要政

諭旨 宮門抄

正月二十八日內務府 國子監 廂藍旗值日無引 見陝西道齊普松武謝 恩 溥儀 奏三十初一日祭 奉假五日 松公續假十日 掌儀司 齊普松武 先殿濤貝勒載溥行禮 召見軍機 齊普松武 旨溥俸現 在請假所管正白旗蒙古副都統著祥年兼署欽此

各告 告示

商部批 案准直隸總督咨稱職商沈壽康等稟請試探宣化縣屬雞鳴山一帶煤礦經口老道防擬宣化縣查明該礦地四至界內並無田園墳墓於地方情形均無窒礙所請指礦地雖有官密二座在內業據該職商呈明劃出兩不相涉各密商亦皆允服所存探礦資本一萬兩驗明屬實請領探礦執照核與部章相符並將圖說冊結咨部核辦等因前來本部查此案既經直隸總督查明均無窒礙該商等請領探礦執照自與部章相符應准其先行取具同鄉京官印結並備單暨開辦章程各件親赴本部呈遞聽候核辦再行填發探礦執照給領此批 右保單章程各件親赴本部呈遞聽候核辦再行填發探礦執照給領此批 右又批 據稟自著機器算法一書現已在津印成遵批呈驗等情查此書印本核與該職商前次請給版權之鈔本相符應即准其立案印本存此批 右批職商梁和印悉

電報

斯提督大得民心 ○前守旅順的俄提督 斯徒塞爾 歸到俄舊京莫斯科 住在客棧裏 各處居民 都來問候 提督對大眾說道 旅順開城投降 實在是在是萬不得已 苦守一年 亦足以對得起我國 當時日軍佔取各砲台 再不開城 亦足以對得起我國 當時日軍佔取各砲台 要緊 不開城 亦足以對得起我國 當時日軍佔取各砲台

兒童解字

鷓鴣 音離 鷓鴣就是鷓 黃鷓又叫黃鷓

烏

音汚 烏鴉的烏 記得前些日子 講烏字的時 候 設湯烏字的字形 烏是黑烏 看 不出 眼睛來 所以去了頭上一點 烏鴉是 純黑的 烏鴉最孝 老鴉脫了毛 白胸的叫寒鴉 惟有 就叫做反哺 小胸的叫寒鴉 惟有

鷲

音至 大約是鷹的一類 俗名喜鵲 叫喚起來 暗暗的 聲音 所以就造了一箇鷲字 算是他名子 凡鷲是鳥名 多半都出這樣起的 俗名加上 一箇喜字 不知是怎麼一箇媽媽論 真不可解

鵲

音宴 因他毛色玄青 本叫玄鳥 尾巴張開 如剪子形兒 剪子的本該應寫剪 照著燕剪作的東西 就可以借他的名子 專 喫飛虫 天冷沒了飛虫 就要搬到暖處去了 所以自己會謀食 並不知道甚麼時節 其實 是他自己會謀食 並不知道甚麼時節 其實 又音烟 古國名 現在直隸省 就是燕國 所以京都 又可叫都燕

燕

音烟 古國名 現在直隸省 就是燕國 所以京都 又可叫都燕

孝鳥

鷓鴣 音離 鷓鴣就是鷓 黃鷓又叫黃鷓 烏 音汚 烏鴉的烏 記得前些日子 講烏字的 時候 設湯烏字的字形 烏是黑烏 看 不出 眼睛來 所以去了頭上一點 烏鴉是 純黑的 烏鴉最孝 老鴉脫了毛 白胸的叫寒鴉 惟有 就叫做反哺 小胸的叫寒鴉 惟有 音至 大約是鷹的一類 俗名喜鵲 叫喚起來 暗暗的 聲音 所以就造了一箇鷲字 算是他名子 凡鷲是鳥名 多半都出這樣起的 俗名加上 一箇喜字 不知是怎麼一箇媽媽論 真不可解 音宴 因他毛色玄青 本叫玄鳥 尾巴張開 如剪子形兒 剪子的本該應寫剪 照著燕剪作的東西 就可以借他的名子 專 喫飛虫 天冷沒了飛虫 就要搬到暖處去了 所以自己會謀食 並不知道甚麼時節 其實 是他自己會謀食 並不知道甚麼時節 其實 又音烟 古國名 現在直隸省 就是燕國 所以京都 又可叫都燕

巡警兵很知道要強

巡警的法子 最是善政 獨怕巡兵沒有學問 借著這箇名目 作些個不好的事 說句得罪大眾的話罷 我們可不敢信人人都要強 爲甚麼說這種罵題的話呢 時常有人送信給我們 不是說某局巡捕窩娼 就是說某巡捕聚賭 要曉得我們報的宗旨 絕不肯壞國家的新政 巡捕有改良風俗的責任 想法子維持 還怕來不及 豈可以胡亂打攪 所以不肯輕易說壞了他 養他的廉恥 纔能鼓動他的善心 何況管理巡警的諸位大人 正在那裏認真辦事 我們報上說的話 如有可採 常常取用 就是有點兒風聲 也只能盡心規勸 絕不當由著性兒笑罵 廿六日的報上 有尅扣巡兵口糧一段 內中的情節 當時說的不大清楚 今天詳詳。細細的說明 一層一層寫在後面 暫且不提 單說有兩位巡長 昨天來到本館 打聽送這段新聞的是誰 意思裏頭 因這段新聞 能格外體貼他們 說明步軍營的弊病 上司看見了 也許給想箇法子整頓 十分感激 很願見這位送信的人 老老實實的謝他一謝 以上說了許多話 總覺著文不對題 巡兵要強的地方 究竟從那兒說起呢 單憑這一点感激的私心 就能夠算他們要強嗎 話再說回來 兩位巡長的來意 却不是專爲這件事 昨天報上聲明的那一條 諸位沒有看見嗎 我們粗心把聲明誤成了明聲 不知又要招那一位笑話 巡兵要強的地方 據本館人看出來 正在此處 怎麼見得呢 原文的字句 不能一氣兒念下來 便覺得不大貫串 所說 巡警是最新的要政 依然脫不了八旗的舊套子 這兩句話 連著上下文念 一句責備步軍營 句句體諒巡警兵 若是招頭去尾 單把這兩句提出 簡直是把巡兵給罵苦了 兩位巡長一字一句的笨念 沒有把上下文貫通 心中有些不大舒服 覺著八旗的聲名不好 不願意沾染那種舊習 有了這個見解 雖是錯解了我們的報 我們却敬重他的了不得 諸位試想想 人能不護自己的短 提起從先舊習 以爲可羞可恥 天下的人 就怕沒有羞恥 有了羞恥 還能夠不要強嗎 我願巡警局的長官 用他們這點羞恥心 好好的激勸激勸 除了站崗的功課 再叫他們多認識幾個字 一半年後 站崗的時候 懷裏都揣著一本書 隨時翻開看看 (不是嘆十聲的唱本) 有了這種巡兵 民間的風俗 還有不改良的嗎 現在巡兵口糧情形 新募巡捕 有月薪 沒有米 技勇兵兼充巡捕 由倉領米 工巡局所放的步甲米 由節省步軍甲米撥來 津貼路工 本准變價 招商變價 折耗太多 有巡捕願買這項米的 按准一百四十斤 由局過秤 巡兵買米 還得具結存案 並不勒派 不願買的聽便 技勇兵兼充巡捕的 因

工巡局放米公允 不願自己到倉去領 由局代領 原領原發 不管過秤 本報所說的那一層 就是指
 的這項米 毛病全在倉上 由局代領 不過少十斤光景 要是自己去領 所差多少 我們可就不知道
 了

要緊新聞

大放銅元◎俸餉搭放銅元 如不嚴查走漏 放的越多 走的越快 前兩天報上 已經說過 聞二月初一日
 到初四日 搭放銅圓 數目很多 領餉章京 要曉得顧全大局 就該把良心擺正 倘有人私販出京 難
 保不勾串外人 外務部當照會各公使 想一個先事預防的法子 要緊要緊
茶商公議整頓◎安徽各茶商 因中國茶務 日見衰敗 賠累太深 急要想法子整頓 仿日本茶業公司辦法
 就借賽會的茶磁公司 作為總會 該怎樣改良 怎樣推廣 都請蘇慕東部郎主持 據蘇部郎說 此次
 在會場上 親見各國的茶 實不如華茶好 他的銷路 倒比華茶旺幾倍 就是他力量大 資本多 能實
 行推廣的好處 我們要整得法 幾年之後 必能大大的暢銷 但日本公司 由政府保護貼補 所以能辦
 的成功 我們要立一箇大公司 開頭一二年 怕不能就見大效 國家振興商務 究竟能貼補不能 還未
 可知 這個重任 蘇部郎有點不敢擔
派赴東省的傳聞◎魏午帥開缺一層 聽見官場人說 有人面奏 說午帥是湘軍舊將 素有威名 又深通外
 交 力請派往東省 辦理善後的事 傳聞如此 恐怕不確
俄人雇用華兵交涉◎日欽差照會外務部 說俄人在東省 常常招募華兵 實在是有犯中立 請設法禁止等
 語 現聞外務部 已把此事說明 俄人所用的華兵 都招的是鬍子隊 此等情形 日俄兩邊 全都難免
 中國實無法攔阻 據實駁回去了

本京新聞

議定報律◎聞修律大臣 沈伍兩侍郎 因我國的報館 南北已有一二家 打算照外洋章程 編定一部報律
 派出洋回華的法律學生 議出稿子來 由兩位侍郎酌定 怎樣的保護提倡 將來必有文明了
大學堂經費◎北京大學堂經費 每年進款 約有三十萬 去年實用只二十四萬 連新蓋講堂齋舍 並添買

書籍儀器 一切在內 管學堂大臣 還嫌所費的太多 所以庶務處領款 有不肯盡講的話

商人報効巨款○前有木商王海 在同治年間 報効修貢院的巨款 這商人本有四品銜 因此又獎賞二品頂戴 現時又有重修貢院的話 深州木商劉某 家道極富 聽說要修貢院 打算按照王海的辦法 在順天府稟求代奏 准其報効捐修 要叫他把這宗報効 捐立學堂 恐怕就不大願意了

吏部近情○吏部要滿裁書吏 聽說日前業已入奏 所有四司書吏 一齊革退 各司的案檔冊簿 調取呈堂 委派筆帖式專管 以後各司應辦公事 都由司官辦理 不准再招書手 各堂官議定 凡司員能辦稿能寫字的 為頭等烏布 能辦事不能寫字的 為二等烏布 能寫字不能辦事的 為三等烏布 一概全不行的 在額外行走

各省新聞

趕運兵餉(奉天) 近來奉天省城 華俄道勝銀行門口 天天有無數的餉車 因西北利亞鐵道 運送極忙 晝夜的來往不休 所以人馬軍火 源源不斷

糧價昂貴(奉天) 目下奉省各糧貨物 沒一樣不貴到幾倍 就如糧食一項 去年還是豐收 存糧的人家 堆積如山 糧價並不見減 地方官也不過問 兩首縣推諉警察局 警局委員 又都是本地土着 多半是糧行東家 所以任憑他漲落 絕不肯去管

銀元銅元的盈餘(廣東) 廣東鑄造銀銅各元 除去歷年的局費 向來就很有盈餘 從去年又加上夜班 添造銅元 比從前的餘利更大 除去局費 共存餘款銀一百五十幾萬兩 經督撫批示 提二厘五作為花紅 分賞委員工匠人等 另賞坐辦朱某三千兩 蔡某二千兩 以為局中的鼓勵

匪亂又起(廣西) 廣西土匪 官軍連報勝仗 并沒有一律肅清 現時羅城縣一帶地方 賊匪的踪跡 又鬧的不輕 官兵要不上緊搜索 再一耽誤日子 匪黨又勾結在一處 為患怕又不小的

各國新聞

戲場忽起風波(俄國) 俄京馬里戲台 正在演唱的時候 忽有一個看戲人 起身大聲喊叫 痛罵俄國政治的暴虐 我們大眾 要再受政府的專制 永世沒有出頭的日子了 因此戲場裏頭 隨聲附和的 不知有多少人 險些兒鬧成革命的舉動 警察官東攔西擋 奔忙了半天 把眾人勸出戲場 纔算安靜無事

俄報評論戰事(俄國) 俄京各報館 從開戰至今 整整的一年 常登載論說 評論這一年的軍務 言語很是悲憤 指出連戰連敗的情形 並譏諷苦魯巴金 籌畫不能合法 所以屢屢的大敗

宮門抄

正月二十九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兵部引 見十名 理藩院十名 廂白蒙十一名 兩翼二十五名 祥年謝署正白蒙副都統 恩 良泰假滿請 安 兵部奏派查齋之大臣 派出奎俊 桂公 額勒春 恒順 松濛 善旌 松鶴 德峯 召見軍機 溥興

正月分扣缺單 調三項要缺直隸州湖南桂陽黎塘故 四項要缺同知熱河圍場樂觀韶開缺 極邊夷疆題調要缺同知雲南永昌周名建丁 另行請補同知新疆漳州步翔藻丁甘肅涼州洪翼故 沿邊題調三項最要缺知州奉天義州高欽丁 久任沿海題調缺知縣浙江海鹽高瑞保升 沿邊題調三項要缺知縣吉林磐石于鳳岡故 邊疆題調要缺知縣廣西賀縣丁起鳳故 調三項要缺知縣浙江嘉善汪清麒保升 另行請補知縣湖北通山周林甘肅崇信陳瑞徵故江蘇無錫藍采錦開缺新陽俞熙休致 調要缺縣丞甘肅隆德粟國珠丁 另行咨補縣丞新疆閩縣莊承綬丁山東長治丁丕墟丁 管河主簿 順天保定王蓋丁 另行咨補吏目廣東羅定白輝先調 烟瘴最要缺巡檢廣東崖州張佳勳開缺調要缺巡檢陝西定遠廳周承基四川太平張遇霖丁 要缺巡檢吉林伯都訥陸康保丁 另行咨補巡檢山東臨 王支榮丁廣東龍川王洪濤丁蘇六合沈憩南故廣東曲江羅培俊調潮陽錢文瀚升 要缺典史新疆寧遠蔣瑜光丁 調缺典史奉天承德張振鵬捐升 另行咨補典史廣東高明吳激甘肅寧朔楊宗震河南安陽陳恩麟浙江諸暨姚溶故甘肅文縣張益 調

電報

大嶺被奪○奉天大嶺 最是要緊的地方 如同遼陽的摩天嶺一樣 俄兵守的很緊 現在已被日軍奪去 農民為患○西三月一號 路透電報說 波蘭農民 被會黨鼓惑 大有幫助會黨 一齊罷工的情形 因波蘭 民人 十分裏總有七分 都是務農的人家 如果鬧起來 實在是一大患 不可看輕 兩軍惡戰○德文電報說 俄軍有一師團 被日軍擊退 死傷了二千多名 日軍也損傷不少 兩軍惡戰 直 到手拿着炸彈 彼此對面轟打

俄人鑄錢○營口來電說 俄人在奉天地方 鑄造小銀元 行銷市面 不久還要添鑄大銀元 四川警報○四川總督來電 說竊遠地方 有匪徒聚眾謀亂 已派新練步隊兩營 前往彈壓 頭帮輪船來津○上海來電說 禮和洋行的青島輪船 此次由上海開行 大約西三月三號 可到天津碼頭 這是開河以後 頭帮北來的船一隻

◎ 狠心斷洋烟 ◎

醒遲來稿

洋烟的害處 不等人說 早都知道了 在下也上了這箇當 今天恍然大悟 我沒吃烟以先 看見吃烟的發了癮 打哈息 流鼻涕 連串兒的放屁 話也說不出來 這種怪樣子 我在旁邊看見 真真要樂的肚腸子痛 我既知道吃烟有這些毛病 我怎麼會又吃上了呢 因為跟吃烟的朋友常在一塊兒 常常勸我吃一兩口 都說不能上癮 我可也是這麼想 一來二去的 過了些日子 敢則不吃不成了 這可就是上了癮了 我上了癮 毛病更多 不但流鼻涕 打哈息 外帶着流眼淚 不但放屁 連屎也拉不出來 急的我兩眼瞪的包子那麼大 吃了多少藥 也還是拉不出來 旁邊就有人說 你真嗇刻子極了 狗看見你也發愁 這個話 雖是挖苦我 確感動我一點兒傻心 我這傻心是甚麼呢 我既受了這個害處 我當把這害處告訴人 已吃的人 叫他想法子不吃 未吃的人 叫他不要吃 也不管他聽不聽 凡能說話交談的人我就說 這就是我的傻心眼兒 新近聽說 戶部超大人要把洋烟加稅 吃烟的人註冊 但不知能辦的到辦不到 我想斷大烟實在是不容易 若是沒吃過煙的人 不准他吃 等過三十年後 還許斷絕了 最壞事的就是煙館 因為什麼呢 我就是煙館上的癮 家裏有家長 不准開燈 往朋友家去吃 有時候朋友不在家 就不便躺在人家炕上喫煙 沒有別的法子 便去進煙館 況且很方便 煙友也可常見面 彼此也可談談心 這家的膏好 那家的灰多 又是誰家的老鎗 真不含糊 沒得說了 再造作些箇謠言 天天在歡天喜地之中 有我們開心哪 竟願開心了 可就不管這個累到何時為止 再說一句頂要緊的話 喫煙的人 艱於子嗣 就能生子 自從臥在娘胎裏 已經上了癮了 你想這個害有多麼大呀 這箇害處真不小 斷了罷 斷了罷 別的我都不為 我還為我的狗 也叫他多喫點地道東西 免得餓著肚子 上頓不接下頓的苦等著 這段演說 又該諧 又譏諷 現身說法 叫人破涕為笑 登在報上 亦可以喚醒沈迷 為多數人說法 如此措詞 真是對症的妙藥

翼仲註

要緊新聞

電報局委員被拿○奉天俄兵官 帶着二百多人 闖進中國電報局 到處搜查 委員司事人等 共計十五名 硬說他們洩漏俄人軍情 不容分辨 扭到車站 一槩給圈禁起來 經袁宮保電達外部 請向俄欽差理論

叫把委員等趕緊放回

聲明護照的用處○兩江周玉帥 飛電福建廣東督撫 并江浙川廣各海關 因接奉外務部行知 說杭關道發給日本教師的護照 有考查佛教字樣 同向來章程不符 上年湖北省 洋人游歷照內 填寫查礦等字 經部論注銷有案 近來日僧在閩浙等省 借傳教為名 干預廟產 恐怕借此生事 應照湖北舊案 趕快注銷 一面知照領事 只能作為游歷護照 以後凡護照內 概不准填寫別的字樣 免生事端 力阻指厘金借款○前有風聞 戶部向某國借款 打算指湖北厘金作抵 經上海湖北會館留學生 得了信息 大家商議 因為釐金一項 跟商民的財產性命 大有關係 不可又像各海關是的 把權力送給外人 發了一箇公電 一面向戶部攔阻 一面請張香帥出力

本京新聞

監督放米○工巡局開放技勇甲米 常常不足數 昨天已經把緣由說明 倉上的弊病 實在不能整頓了 也不必再去說他 二十七八等日 工巡局監放技勇兵米 監督毓將軍 眼同過秤 有這一番整頓 下次必定好些 監督如此的認真 任勞任怨 從此以後 也許把倉上的弊病剔除

僧侶學堂的傳聞○前經管學大臣商議 要把南下窪子龍泉寺 改為學堂 寺僧各處託情 暫且停辦 這裏的產業很多 僧人自己計算 要想法子保護 恐怕難免叫學堂佔用 因到學務處遞呈 請設立僧侶學堂 訂日本僧中島作教習 據說這位中島 就是東文學社的校長 我想中島裁之 既到中國來開風氣 絕不當管這種事 何況中國的佛教 真是皮毛的皮毛 不耕不織的人太多 保護着有甚麼益處 大約必是傳聞之誤

議清查旗租地畝○向來八旗人員 都有恩賞的旗地 年代多了 侵吞霸佔 盜賣盜典等弊 無所不有 簡直的不可究問 多半變成了民田 有一位大人 打算設局清查 把此項地畝 都重新發給契紙 作為憑據 以後再查出沒契的 就把地畝歸官 以免私行典賣 這件事情 很不容易辦 一個不得法 民間必受累不輕

書吏又不裁了○昨天所說裁撤書吏的事 因有人在外招搖 不安本分 正在整頓部務 所以有全行裁革的

話 現聞某書吏暗地託人 極力挽回 又有信不裁了

另外有一箇風聞 據說并不是裁撤 二十二日業已奏請 把文選司引見選缺補缺保舉四項花銷 每年提

若干銀歸公 作為辦事的費用 這件事紛紛傳言 各有不同 不知那句話可靠

各衙門安設電話○京城外商兩部 練兵處 工巡局等處 全安了電話 以便消息靈通 現在六部衙門 也打算安設 但電話局電匣不多 須等辦齊 纔可以一律安設
馬路開工○西城由四牌樓起 到新街口一帶 大街兩旁的棚子 現已一律拆平 以便修造馬路 路工局的委員 這兩天正在查看丈量 聽說這一段工程 還要快快的修齊 預備○兩宮駐頤和園 必要經過 不可就候日期

各省新聞

好人難作 (天津) 前辦救荒支應局董事趙興堂 日前一清早 在河北大胡同 電話的線杆上邊 自用鐵釘把左腮釘上 彷彿窮和尚惡化似的 看的人圍了好幾層 後來有人拔去釘子 把趙興堂帶走 不知道爲了何事 有人說他辦救荒的時候 很肯出力 經李中堂面許 事完後必要提拔他 後來沒辦完 李中堂就身故了 趙興堂受累不輕 今見李中堂木主入祠 想起前事 又被債主逼的難受 所以自己釘自己 打算尋個短見 免的受債主的逼指 辦好事的必受累 可歎可歎
運交硫磺 (直隸) 醇王府護衛都爾孫 去年在北洋遞呈子 據稟宣化屬下 宣懷兩縣地面 開礦挖砂 燒煉硫磺 出產很多 當時已蒙批准 現在宣化長童堡一帶 煉成上等硫磺幾萬斤 專候北洋大臣批示 以便解赴天津交納
發審遲延 (奉天) 奉省發審局委員 多半是本地人 局中總辦 不常到局 往往兩月不結一業 兩縣班房的押犯 多到四五百名 足見審問的遲延 按奉天的吏治 黑暗無天 也不自今日始 所以弄的徧地馬賊 早就不成箇局面了

各國新聞

德皇巡海 (德國) 聞德皇要巡遊地中海 除跟義大利皇帝會面外 還要到葡萄牙 跟葡萄牙皇相會 並往西班牙京城 跟西班牙國皇帝相會
稱謝選舉銜名 (德國) 美國大學堂 選舉德皇跟美總統 有法律進士的銜名 德皇美總統 都寄電到學堂道謝
厚賞宰相 (德國) 德皇賞賜首相 白石半身像一座 並親寫御筆信一封 信裏說 首相辦理政事 有條有理 所定通商各條約 很是妥當 德國各親王 都爲此事 給首相賀喜

中華書局發行（北京）每月收銀四角五分（外埠） 各代派處分送每月小洋六角

投函本館的請原諒

本報名為京話 雖不是地道京腔 亦可十得三四 創報的宗旨 本因為淺近
 文義很深 還有很費解的句子 要叫我們登在這報上 投函人一番熱心 不替登上 未免掃興 要照著原
 意編白話 我們人少事繁 也萬沒有這箇工夫 要求原諒 如有高見請編成白話 跟我們宗旨相合 必可
 代登 彭翼仲敬白

諭旨 宮門抄

正月三十日 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浙江按察使李希杰到京請 安 克公續假十五日 鐵

皇太后 良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李希杰 坤甯宮喫肉畢辦事後還海

提督衙門奏 據右營參將趙春霖遊擊曾崇蔭督飭守備金銘帶領雲騎尉金廷貴會同候補守備曾灝 李濤候補千總
 趙蔚候補把總張俊海及司坊紳士等帶同日兵在京西五空橋等處拿獲結夥持械毆斃事主搶劫多賊盜犯候廣
 安即侯三尹雙喜即尹世海趙老五即趙中新郭紅兒陳長凌等五名右營參將趙春霖遊擊曾崇蔭督率都司白金
 聲候補把總宋振彪會同南營都司張永泰等暨管帶北洋新軍副將馬廷襄管帶前虎軍遊擊姚虎卓南城哨官張
 瑞林並司坊紳董帶同日兵在正陽門外等處拿獲結夥持械刃傷事主搶劫行人盜犯祁四即祁錫珍尹得勝即尹
 儂仔成俊英即成老西等三名右營參將趙春霖遊擊曾崇蔭督率都司白金聲候補守備曾灝等會同南營都司
 永泰武衛右軍遊擊周國樑等暨司坊紳董帶同日兵在右安門外二甲地村等處拿獲結夥持械嚇禁事主搶劫盜
 犯劉慶祺翼三即翼廣讓老鄭即鄭喜小董即董才劉二小即劉玉海馮得志等六名又據南營參將金如鑑遊擊徐
 鎮邦守備蘇連元千總石毓琦閩啓斌會同右營候補都司金廷祥外委王存五城司坊紳董等拿獲執持洋鎗刀械
 捆縛事主迭入攔路搶劫盜犯雪得元即薛老虎王士海即王儂仔趙宜子于萬林即小千張得勝即小張田祥即田
 禿仔等六名均請交刑部
 旨四品前藏戴琿汪曲結布四品堪布中譯喇嘛洛桑稱勒補噶布倫欽此

告示

太醫院示 為招考事照得前經吏部遵議本院奏請整頓醫學一摺內開於會考之外量加招考一次無論滿漢舉貢生監俊秀人等補通醫學者

加考試排列等第咨部註冊一節應請照准並請將此項招考人員由咨部註冊之日起遇有缺出除服滿假滿開復應補人員不計外與會考人員分
 別相間輪用等因於光緒三十年七月初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合行出示曉諭滿漢舉貢生監俊秀人等一體知悉如有精通醫學情願赴考者務
 於本院開考日期取具圖印各結開明二代脚色年貌籍貫親赴本院衙門投遞聽候定期考試分別去留其取者請旨按班錄用其備取者聽候候
 另行辦理統限至二月二十日截止過期概不收錄勿得觀望自誤特示 計開收考日期 二月十五二十日 右仰通悉

十二月二十五日 岐公謝充族長 恩 溥良謝署廂蓋蒙都統 恩 孫中堂續假一箇月 英侯全福各請假十

日 侍衛處奏派黃寺聽經 派出成端 阿霖 內務府奏派查官三倉 派出特圖慎 綿文 掌儀司奏初三

日初七日祭 奉先殿 慶王 洵貝勒行禮 召見軍機

上諭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徐郵前馬蘭鎮總兵理藩院右侍郎壁岫盛京將軍增祺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前廣西巡撫

調補貴州 撫柯逢時與京副都統靈熙山海關副都統倭恒額所得革職留任及降級留任各處分均着加恩開復

欽此

十二月分選舉 知州 甘肅州黎丹胡南副榜 知縣 江西瑞昌葉士鑾福建進士 湖南東安彭士荃福建舉

人 甘肅靖遠黃樹榮江西廩貢 縣丞 直隸赤城徐景瑜江蘇文童 吏目 江蘇邳州王善承山東監生 雲

南鎮南陳源壽山東供事 貴州麻哈張光遠直隸監生 巡檢 廣東合浦孫光祖河南附貢 典史 安徽東流

徐仁順天供事

十二月分教職單 教授 奉天錦州陳文星保定舉人 甘肅甘州蓋鴻英涼州副榜 江西贛州王邦瑾南昌舉人

江西臨江蔡濂元南昌舉人 湖北宜昌鄭道遠漢陽舉人 正論 浙江金華章誥湖州附貢 湖北均州成可

貞武昌舉人 廣西融縣陳賢庸鬱林州舉人 廣西全州劉中楹柳州拔貢 四川西昌盧慶家叙州舉人 貴州

普安廳陳麟書貴陽舉人 訓導 直隸成安張應斗冀州歲貢 順天香河張麟經順德舉人 江蘇豐縣嚴桂馨

鎮江舉人 山東曲阜李尚彬泰安舉人 山東臨 余培乾東昌舉人 山西絳縣王蔭 澤州舉人 山西享縣

劉俊卿平陽拔貢 浙江武義周鉅輝紹興優貢 湖北咸甯周錫恩黃州優貢 湖南叙浦梁煥章長沙舉人 雲

南會澤張滄澂江歲貢 復諭 直隸昌黎黃樹葵趙州廩貢 江蘇安東薛燦徐州拔貢 山東沂水王鎬濟南舉

人 山西平定州閻維藩忻州廩貢 甘肅靈台李生薰甯夏恩貢 江西德安吳學林贛州舉人 江西廣昌劉升

廷吉安附貢 湖南藍山施大綸沅州附貢 湖北巴東張鑑堂勛陽廩貢 湖南瀏陽尹慶輝岳州廩貢 湖南永

興陳本敬澧州拔貢 湖南通道姜鳳陽長沙拔貢 廣西武緣傅樹疇桂林廩貢 四川新津歐培槐龍安拔貢

復訓 直隸遵化州朱澤大名增貢 直隸灤州李光第廣平副榜 直隸東光王慶燮天津廩貢 江蘇吳縣唐毓

和 山東滋陽馮 濟南廩貢 山西文水李養靜蒲州廩貢 陝西長安李樹屏鳳翔廩貢 甘肅甘州府吳必發

秦州舉人 福建歸化賴守周延平附貢 湖北祁州周運隆安陸附貢 貴州平越州聶鉅遵義恩貢

本 足金三五 銀金三三五

本 白 四兩二 元玉米 二兩

本 紅 三兩七錢五 枚 米 三兩

本 八兩五 江 米 八兩

天津 塘沽海河現已封凍走來

京
刻時
西車站
正
上午七點十分
下午一點二十五分
上午十一點二十分
下午六點三十七分
來
上午十一點三十分
下午六點三十七分
派
西安太極廟高宅
西大街李宅
花牌樓
中西
同益分館
同益分館
同益分館

又是一件小交涉

冒充日人(天津)有姬本太一郎 說一口的山東話 自稱在日本國 居住多少輩子了 因在山西曲沃縣 捏造被搶 由地方官詳送洋務局 問不出實據來 又查他沒有護照 備文書解送天津 交海關道辦理 派員審問 口供不對 又送交日本領事 日領事細問 並沒游歷的護照 說他不是日本人 照舊又送回 未 發交天津縣 照例究辦

又出了坎字會匪(山東)曹州府屬下 單曹鄆城各縣 出有一種會匪 自稱為坎字門 分派黨羽 在各處 布散謠言 說是殺運快到了 凡入會的 臨時能免劫數 遇有災難 夜裏燒香叩求 向東北方禱告 有 斗大的蝴蝶飛來 就是黎山老母親臨搭救 無非一派混帳話 入會的先出會資 會裏有許多名目 按入 會的早晚 和出錢的多少 分定封號 鄉村愚民 入會的很多 地方官如不查辦 必要闖禍

各國新聞

彈壓工人擾亂(俄國)現傳俄京聖彼得堡 城裏各處情形 幸虧諸軍隊彈壓 因有這一場大殺 罷工的衆 工人 方纔稍為安靜 俄國政府 還怕再有擾亂 決意再大殺一陣 借此威服人心 莫斯科各工廠 也 隨同一律停工 政府預備彈壓計策 仍照聖彼得堡辦法 但不想善計 全仗着威權亂殺 實在不是好事 衆工人不能心服 只怕越彈壓越添擾亂

愛貓成癖(美國)紐約有個女子 名叫姊其 年紀已六十歲 并没嫁過人 家道很富 生性最喜愛貓 凡 有病貓 或是沒人養活的 只要給他送來 他就收留 家裏所養的貓 共有八十幾頭 全喂上等的牛肉 每年養貓的費用 計算起來 一箇貓要用二百三十四元

來函照登

京話日報館主人鑒敬啓者關外營榆鐵路以通州爲第一要站商賈雲集棧房林立每日客商搭坐東西火車者不下 數百人僅有票房一處且票房僅有一圭竇而又限於時刻客人擁擠萬分時常有失落洋元零件者然票房如果照章 取值雖形擁擠尙無怨言乃有職司開票之于姓者藉端刁難額外勒索票規客人有照章據理以爭者伊即嗾鐵路總 局巡警隊以槍托撻之人人切齒敢怒而不敢言查國家之設鐵路所以通商便民以圖富強惟恐票房舞弊特將票洋

本京新聞

為修堤照請抽費○現由外務部 照會各國駐京欽差 說據張香帥電稱 漢口華界沿江一帶 因要修造堤岸

需款甚多 請示辦法 本部打算照通商條約 抽收一厘經費 作為修堤款項 請轉照各領事 凡漢口

華界貨物稅捐 准照一厘抽收

新議收回治外法權○治外法權這句話 怎樣講呢 各國定章 凡有寄居的外國人 每逢有經官案件 都照

寄居國法律辦理 犯事人的本國官員 不能過問 各國全是如此 只有我們中國 總辦不到 外國人在

中國地面 無論有什麼大小事 就得由人作主 我們不能過問 日本從前也是這樣 自從強盛以後 纔

收回這個權柄 風聞伍侍郎 新修律例 內有治外法權多條 已與各國議商 聽說全經允許 大約修成

書以後 就能夠照例通行

請創辦木業公司○現有人在商部稟請 設立木業公司 因中國南方 川廣雲貴福建各省 深山大樹林裡

可用的材料極多 或因沒人去辦 或辦的不甚得法 以致有用的好材料 糟朽在山裏頭 變為無用 未

免可惜 如果立了公司 認真採辦 必可興利 再好好的講究講究森林學 像正陽門樓工程 所用的大

料 又何必這樣為難

請放被告照會○城裏八寶胡同 有一處妓館 奧國兵常常去逛 前有人因內城私開妓館 大干例禁 該妓

館倚仗洋勢 欺侮平民 擾害地方 被人在王巡總局控告 總局把開妓館的人 傳案看押 奧國竟來了照

會 硬叫把被告釋放 我們中國的地方 稍為沾著外國人 連一個妓館 都沒有管他的權柄 真是奇談

大興醫學○張尙書要把醫學堂 歸併施醫局 現又與陸總憲議定 通行各省 一律設立醫學堂 招考學生

聘請中外名醫 認真教習 卒業後保送來京 歸醫學堂報名考試 分別等第 或留太醫院當差 或兼

給文憑 准其專門行醫

各省新聞

華兵在租界滋事 (天津) 前天晚上十點多鐘 有某營兵丁 在俄國租界攪鬧 經俄界華捕 吹哨聚各巡捕前

來 藉同圍拿 彼此揪扯亂打 并用鎗刺扎傷幾名巡捕 其中有受傷很重的 不知俄捕官怎樣辦法 這

火車

東車站 上午七點 下午二點十分

上午七點 下午二點十分

上午六點三十分 下午一點十二分

本報

各京報房 華天新報 山東 山西 州報館

市行銀
銀圓
七錢四分五
合大銀 十兩文
合元銀 十一兩六錢

市行食
白米 二兩三
赤米 六兩四錢五
元豆 二兩六錢五
黑豆 二兩五

口出
上下均有碼頭為方便

演說

●莫說旗人不捐賑 ●(續前)

要打算結善緣 莫大於救人性命 日俄戰事一天不了 東三省的百姓 一天不得安生 奉天義賑善會的眾善長 籌集了鉅款 身冒危險 帶了銀米棉衣 前往奉天救濟 這重善緣 實在不小 但是被災地方太廣 窮苦難民太多 義賑善會集的款 終是有限 全仗着內地仁人君子 樂善好施 源源不斷的接濟 纔能支持得了 要講好善樂施 原不論數目多少 隨緣樂助 各人盡各人的心 那能拘定數目 我想臘底年初我內地的親戚朋友 禮物往來 合酒席應酬 是年例所不能免的 還有過年的俗例 必要預備些年菜 雖貧富豐儉不同 却總得有些點綴 要知這箇時候 我東三省的同胞 身受飢寒 心驚炮火 骨肉流離 朝不保暮 想求一口開水 找一碗剩飯 都沒有想法的地方 我內地的親朋 幸居太平之地 雖說是度日艱難 要退一步想來 比東三省的人民 豈不是一在天堂 一在地獄了麼 自應心滿意足 從無可節省之 中 省出些來 捐入義賑善會 去救那凍餓垂死的難民 能多一份捐款 便能多救無數性命 至於富貴之家 合王公府第 更不在銀錢上打算 在平常日子 還要齋僧布施 捨材送藥 種種的陰功 何況如今東三省的難民 正是生死關頭 全仗着這賑款活命 古人說的 救人一命 勝造七級浮圖 今日王公大臣 助捐一欸 不定要救多少人的性命 豈不是行善修福的好機會麼 我聽見老輩人說 行善須有善緣 如沒有善緣的人 要想行善 也沒有機會 如今的義賑善會 正是善人極好的機會 豈可錯過 近來八旗王公大宅 樂捐鉅款的 已屬不少 可見得善有同心 真心行善的人 決不因爲一星半點的小過節兒 便心中不樂 那心中不樂的 還是沒有善緣的緣故 因此普勸我內地的人 各人盡各人的心力 不論多多少少 切莫負此難得的好機會

要緊新聞

會議傳聞 ○戴侍郎前有條奏 請准各衙門大小官員 按日期到政務處 參議政事 會紀前報 現聞政務處 王大臣會商 頗有答應的意思 只有三位大臣 從中力阻 說中國仿議院辦法 現在還不是時候 此舉 就是議院 如果准了 必至衆人橫議 反多一層搗亂 這個條陳 必是有人慫恿 以圖干預朝政等語 因此政務處 猶豫不定

上諭 官門抄

二月初一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吏部
呈進月官卷 召見軍機
上諭順天府府尹著李希杰補授欽此
上諭浙江按察使著豐仲泰調補沈瑜慶著補授山西按察使
欽此

俄京亂事餘聞○俄京各工人 推選二百多人 又在二百
多人裏頭 公舉代表人 而見俄皇 要求各種利益

奉天俄軍消息○奉天俄兵 在省城裏的不過數千 大隊
駐紮火車站 也不時進城 其大本營在撫順城 開正
以來 計無一日不戰 統算起來 還是俄敗居多

閩督來京○新補閩浙總督 現在已到漢口 乘火車北上
不日便可到京

鐵路并未被毀○西三月二號 路透電報說 俄國到滿洲
的鐵路 調派軍隊 很是為難 然鐵路并没有毀壞

德太子東游○德文電報說 德國皇太子遼保勒 起程來
東方遊歷 已由柏林坐火車動身 德皇率各大臣 並
中國使臣蔭欽差 以及俄國駐德武官人等 都到車站
送行 第二天上輪船東來

本日 足金三五、銀金三三五
合大銀 十二兩三百五
東星 現銀 十兩二百五
定銀

本日 白 四兩二
花 三兩七
三兩八
二兩

天津 船 船海河現已封凍走來

兒童解字

燕

前天的解字 已經解過燕字了 今天再把他
重解 却也有箇緣故 凡鳥類的字 都歸鳥
部 燕字歸在火部裏 是怎麼個理呢 因他
是個像形字 並不從火 把他分作三段看
篆文寫出來 上段的廿是嘴 中段的口是胸
腔 兩邊的北字 往下垂畫長了 便是翅膀
四點寫成火 就是燕剪

翡

音匪

翠

音萃 翠雀的翠 雙名翡翠 翠
雀從羽上得名 所以不從鳥從羽
首飾 點翠的翠 就是他的羽

鴛

音淵

鴛

音央 雄的叫鴛 雌的叫鴛 雌
雄不相離 形似野鴨 住在水邊
雌的沒有 雄的兩翅旁 有立著的黃毛

卵

音魯管切

鳥蛋叫卵 凡鳥都是卵生

翼

音弋

鳥翅叫翼 鳥無翅不能飛 有幫助的
意思 鳥展翅必端正 又有嚴整的意思

填 字 用昨幾句

○○反哺 ○○猛獸 ○○呢喃

京 西車站 正 晚 車 開 下午四點五十分 來 下午六點三十五分
 上午七點十分 來 上午十一點二十分
 下午一點二十五分 來 下午六點三十七分
 派 處 開封 同善銀號 同益分館 德源報處 西大街 李宅 中西 書局

里內的地理 也沒有不知道的了
 講勸農桑○沈府尹在二堂兩旁餘地 栽種許多桑樹 每月初一十五 派委員宣講蠶桑 叫民人都知道利益 可以漸漸的推廣

各省新聞

日兵橫行二則(營口) 據燕都報上說 營口車站駐防朱統領部下 營官趙得勝 在客店裏與朋友閒談 說起有幾箇買賣人 身上帶著俄國盧布票 被日兵搜去 就當作奸細給殺了 實在可慘等語 話沒說完 誰知道隔牆有耳 被日軍巡兵聽見 立時把二人拿去 送到巡捕廳 又照軍律給正了法 朱統領知道去救 已等趕不上了

又說營口各信局的帳目 全被日兵搜去 硬說其中有奸細 各信局無奈 只得拿錢去贖回 日官又說以後寄信 非有舖戶圖書作保不可 但信局通信 強行搜查 已是不合公理 又要勒捐取贖 更是不大體面 要說寄信必得對保 大概各國裏 向沒有聽見這等辦法 以上兩件事 雖是俄人的口氣 未必全實 但日本人在東省的舉動 總有太過的地處啊

除去買鎗的嚴禁(四川) 川督錫制台 因四川省強盜太多 都是團練辦的不認真 又不准民間買洋鎗 有了強盜 民間不能自己保護 實在不安 現時出了告示 除去買鎗的禁 發給各處洋鎗 叫大家認真團練 並准到省城請領軍火

各國新聞

定借國債(俄國) 俄皇新近降旨 說國庫債票五千萬盧布 現已期滿 俄歷二月一號 應該歸還 另招募五千萬借款 按三釐五行息 四年內本利清還

待兵太薄(俄國) 俄國厚待武官 向來的俸祿很大 從開仗之後 已經加了好幾次餉 新近俄皇又降旨 陸軍兵官 一律再加增餉銀 恩典是厚極了 但是待兵丁太薄 所以俄兵都十分窮苦

公贈日本兵船(猶太) 俄國屬下的猶太人 久受俄政府虐待 不但沒有愛護俄國的心 並且有極深的仇恨 因此各猶太人 打算招募巨款 製造一隻大兵船 名爲幾西泥夫(是當年猶太人被俄國慘殺地方) 公贈日本海軍 以爲洩忿的地步

回覆走了

邊界宜防○前兩天傳聞 新疆各處 有俄國兵駐紮 雖說不很確 也並不是全沒影兒 實因科布多一帶 跟俄國邊境連界 又隔著阿爾泰山 現時俄人越過山南 頗有要佔阿勒克等處的意思 科布多參贊大臣

電達政府 請設法阻止 鐵路滋事○蘆漢鐵路工程師 由河南來電 說那裡鐵路上 又有土匪生事 聚了許多亂民 殺死鐵路人員 幾名 請趕緊派兵彈壓 不可遲延等語 詳細情形 還不大知道

本京新聞

工巡局修街○東城修好的馬路 平平坦坦 大有文明氣象 可是只能看大街上 胡同裏頭 除金魚胡同還好 別處都照舊的坑坎不平 現在那大人傳論 由路工局派員 先從蘇州胡同起 認真測量 以便修墊 這纔真是第一善政

五城地面情形○練勇改了裝束 手拿木棍 無一定站崗的地處 東倒西歪 好像是個醉鍾馗○夜裏抱著洋鐵喇叭 嗚嗚的響吹 前天福州館請客 騾馬市的喇叭聲 幾乎把人震死 不知道是甚麼緣故 還算是好 這一夜工夫 進了別的胡同 沒有氣力再吹了○茶館 酒舖 羊肉棚子 驢肉攤 都當作站崗的避風閣○清早起的土車 拉著幾個勾貨筐 一羣毛孩子 跟著瞎嚷嚷 喊倒土的聲音 簡直同賣臭豆腐一樣 各城地面 還不能處處有土車○天氣快暖了 滿街的乾灰土 五味俱全 潑水呀 潑水呀 住家戶

兒心疼淨水 捧出些骯髒湯 倒在自己門前 不能壓塵土 反怕有碍衛生○街道大人過來了 舖戶裏的徒弟 慌手慌脚 迎著大人車前 亂劃拉一陣 大人過去 滿街上的人都失笑○以上說箇大概 有地面

責任的 莫怪我們嘴刁 城內歸旗下老爺們管 城外歸我們漢人管 相形之下 夠多們不好看

好霸道的日本人○二十四那天 有兩個日本人 一個小林 一個吉田 在燈市口雇了一輛車 拉到蘇州胡同 下車不給錢 趕車的李仲春 連聲的叫先生 央求再四 還是不給錢 反把車夫打傷

頭破血淋 險些兒給打死 經巡捕把日人拏住 送交日公使館 據我們猜著 公使館的警務官 總得

給工巡局一箇回信

馮姓失孩○前天有一個小孩 失迷道路 內城站崗巡捕領去 交局收養 據小孩說 他本姓馮 年紀十一

歲 安定門外水屯的人 外國幾歲的孩子 都能自己出門 斷斷不會迷失道路 年紀到了十一歲 幾十

火車 東車站 晚車 上午七點 下午二點十分 下午六點三十分

本報 本京 各京報房 華天新報房 天津 楊潤李茂林 山東 膠州報館 保定 天華報房 山西 晉報館

市行... 七... 九... 十二... 市行... 白... 六... 五... 二... 口出... 上下均有... 方便

演說

◎新名詞◎

天下文明 天天有新名詞出來 也彷彿動物植物似的 自有生生不已的道理 現在還差得遠的很 所用的新詞 竟是從前的舊詞居多 就如文明兩字 出在書經 上過幾年學的 大概還都記得罷 現在把文明對著野蠻講了 就有人不加思索 也把他認作了新名詞

怎麼叫新名詞呢 自從中國人學了東文 繙譯出來的書 免不了依著原文對付 日本的文法 本是用中文改造 凡實字眼兒 和種種事物的名理 都是中國的古文 中國文法 古今有些改變 反覺得東文希奇 新鮮一點兒的字面 前些年不常用的 如今都算是新名詞 一樣的漢文 本沒有甚麼新舊 只因少見多怪 便生出了許魔障來了

我國有兩種人 大受新名詞的累 除此兩種人外 用新名詞也罷 不用新名詞也罷 講究新理的地方 有時候也非新名詞說不透 偶然用上幾句 亦沒有甚麼妨碍 受新名詞累的人 可就不能這樣自然了 究竟那兩種人受這個累呢 一種是耳目太舊 如同聽慣了崑曲子似的 按腔合拍 幽文雅調 字字分明 幾乎連戲本子都背的爛熟 忽然間走到二簧梆子腔的戲園裏 鑼鼓響處 已覺得頭暈眼花 再請他老老實實的坐下 定要陪著聽上幾齣 不但一字不能懂 簡直的是犬吠驢鳴 怎想叫他的耳朵受用 這種的習慣 看見了新名詞 焉能不怕 因恨就成了仇 存著如此的意思 必然受累無窮了

還有一種人 比那耳目太舊的先生 要加百倍的可恨 打算哄騙錢財 靦著臉說講經濟界的學問 明明調戲婦女 偏敢說婚姻自由 不尊家法 叫做家庭革命 不受約束 叫做平等自由 強詞奪理 借文明的題目 作野蠻的行爲 新名詞的流弊 害人真真不淺 老先生們 一見就頭痛 却也無怪其然了 輕年子弟 受這樣累 不知道有多少人 大凡中國舊學不深的 絕不明白新學的真理 專專用幾句新名詞 文飾自己 的淺陋 字面的來歷 都不考求 你說夠多們無謂

後半段的演說 很像頑固人的口氣 不給新學派稍留餘地 免不了要招人唾罵 但願滿口新名詞的人 子細思量 前後說的話 究竟有新舊的意見沒有

要緊新聞

● 大呼四萬萬同胞 ●

俄國在東三省 連打敗仗 旅順早投降了日本 海軍也滅完了 陸軍雖然不少 却守住了奉天 不敢前進 想要恢復 看光景怕不容易 因此想法子 要找我們中國的晦氣 前次硬賴中國不守中立 打算調兵自己保護 傳說伊犁的喀什噶爾 偶有回民滋事 俄人打就這箇題目 調兵入境 這話雖然不實 我看俄國人的意思 總想在我們身上出氣 萬一把新疆做了東三省的替死鬼 又是一個大不得了的事 幸虧俄國現在有內亂 顧不得無事生非 想我內地人民 單知道新疆是個地名 不知新疆地方 包括的很廣 從玉門關外 一直到天山南北 要比直隸省 有四五個大 不過是地廣人稀 精華沒有發洩 中國人就把他當作廢地 倘若被俄國佔去 不但陝甘等省 沒有了護蔽 只怕英法德日等國 又來說利益均霑 各人要佔各人想佔的地方 前幾年他們已經配搭好了 英國想佔揚子江沿岸 江蘇 安徽 江西 湖北 四川 同廣東等處 日本想佔福建 浙江 法蘭西想佔雲南 廣西 德國想佔山東 河南 俄國更想佔直隸 山西 陝甘 把以上各省 都分了五種顏色 畫出圖來 叫做瓜分中國圖 傳布各國 直言不諱 東西各國 婦人小孩子 也都知道 把他當做一句口頭話 獨我中國百姓 睡在鼓裡 一點也不知道 這幾年來 沒有下手 只因各國意見不合 怕動手之後 你爭我奪 弄得分不均勻 必致大動干戈 所以彼此觀望 若有一國人動了手 誰不願先佔便宜 怕像子孫分祖宗遺產似的 無偏無向 各得一份 你想我中國 還剩得下一星半點的麼 把我們的地方 都佔了去 叫我們四萬萬人 望那裏去存身 不能像從前台灣的百姓 還可望內地搬家 雖失了業 不致做人家的奴隸牛馬 若真到了瓜分 一塊乾淨土也沒有 那就子孫萬代做外國人的奴隸牛馬 像印度埃及一般 不必想再有出頭的日子了 所以這回日俄之戰 正是我中國存亡的關頭 不要說開了亂子 自有朝廷抵當 與我百姓們無干 要知產業是百姓的產業 身家是百姓的身家 性命是百姓的性命 子孫是百姓的子孫 到得產業全亡 身家性命不保 子子孫孫 亦為奴隸牛馬 還能夠做甚麼百姓呀 願我四萬萬同胞 各自猛省 各人出力保護自己 要保護自己 先得保護大家 結成團體 纔能保護朝廷 切莫把切己的事 當做閑談 等到後悔 已來不及了

要緊新聞

升中丞放閣督的原由○去年臘月升中丞放了察哈爾都統 有密信寄軍機 說日俄戰事不了 江海防務最

爲要緊 條陳整頓防務的辦法 中丞的議論 頗有見解 此次簡放閩浙總督 大軍機極力保奏 外間傳言 都知道中丞梗直 現在的時局 封疆大吏 不可沒有這樣人了 商辦銀行○傳說振貝子 到法國使館 跟駐京呂欽差會談 面商開設中法銀行的事 至於怎麼箇辦法 外邊人還不知道

本京新聞

大鬧花燈○正月十七夜裏 有一樁笑話 我們把他補記出來 後門外頭 逛燈的車馬很多 旗裝太太們

落落大方 要跳下車來 在人堆裏走走 官宅車夫的惡習 罵慣了看街的了 看見巡警兵 站的碍事

不體得他是行王法的人 一定要他讓路 巡兵奉過堂論 燈節夜晚 更得認真的彈壓 借此也有點驕傲

不肯退讓 車夫倒還沒怎樣 車後頭保護家眷的老爺 勃然大怒 直氣得忘了體統 親自動手 掀倒

巡兵 好一頓惡打 道出字號來 比豆腐店王奶奶的銘旌 還要體面 隨後向親戚家告過媽媽狀 帶領

惡奴 到巡捕房裡大發威風 連門窗都給拆毀 真可算是大鬧花燈了 聽說老爺的貴親 內中有一位是

王爺 很不以他這舉動爲然 賢王賢王

又哭又笑○昨天有人進順治門 走到單牌樓 遇著一位老者 站在書場旁邊 指天畫地的說道 你們這些

忘了祖墳的孩子 還在這兒樂哪 東三省的俄國兵 掘出棺材來當柴禾燒 你們知道不知道呀 說罷又

哭又笑 順着甬路 往北去了

地安門一帶的巡兵聽著○本館癡心人 打算查出銅元走漏的真情 不辭辛苦 初一日早晨 忽忽忙忙 把

當日報編編齊 抽身走到前門 雇了一輛東洋車 跑到後門 訪查放餉的情節 查出甚麼來沒有呢 暫

且不提 單說後門外的巡兵 可是遠不如別處的整齊 衣履隨便 且不必說 有最不雅觀的幾樁事 請

諸位自己想想 驢肉切糕都好喫 也要分個時候 玩玩笑笑 等著下了崗也不遲 不要當場出醜 二十

前後那幾天 走到後門臉兒上 就見過這宗樣子 以爲是偶爾的事 絕不能常常如此 誰知道諸位老爺

們 習慣成了自然 轉過身來 怕自己也不覺悟 本想當時搶白幾句 不在其位 未便越俎(越俎兩字

就是多管閒事)不讀書識字 那裏配當巡捕 怎麼好 怎麼好

進士老爺的口氣○有一位工部司官 問戶部司官道 貴衙門設立計學館 真是最好的事 敝衙門也當如此

我們應該講究的公事 也實在不少 可惜無人提倡 戶部司官說 唉 計學館有甚麼益處 我熬我的

資格 絕不想走那箇歪道兒 那不過是堂官做好看 天天如同唱戲似的 益處在那裏呢 請問他的出身 敢則是一位進士公 掌班被拿○陝西巷劉姓 外頭開着茶舖 裏邊實在是小班 唱曲擺酒的事 天天不斷 日前劉姓有喜事 請了十幾棹客 正在熱鬧的時候 忽有一位恩姓 帶領著某國人 用車把掌班的人裝走 其中細情 不知為什麼起見

各省新聞

鬍子隊軍律森嚴 (奉天) 關外鬍子頭日馮麟閣 赫赫有名 小頭目李泰來 搶奪民婦 霸佔為妻 本家的人 找去講理 反被打跑 因到馮麟閣那裡喊告 馮麟閣早已訪知 預備了酒席 請各頭目議事 把李泰來哄了來 就在席前叫出原告 訴說情由 立刻把李泰來捆起 衆人剛要求情 不隄防馮麟閣拔出佩刀 手起頭落 殺完之後 對着衆人哭道 李泰來隨我多年 很有戰功 今天殺他 為的是整頓軍規 不得不如此 吩咐好好的埋葬

抗捐罷市 (四川) 據四川京官傳說 新年之後 成都省的舖戶 都一律閉門罷市 因年前警務局出過告示 今年要舉辦房捐 商民都不肯認捐 所以就借着過年 關了門不做買賣 已由地方官勸諭 叫他門照常開門 各報上傳說民變 就是誤會了此事

各國新聞

還清賠款 (韓國) 韓國外部大臣 請韓皇發出內帑銀 計十八萬四千七百五十元 交付日本林欽差 這是十年以前 韓國得罪了日本 議定的賠款 現時清還 已由林欽差收去

公債付利 (日本) 日本第二次向倫敦借的公債 應付利息 先付給日銀一千五百萬元 其餘還欠九百萬 隨後補還

報館被封 (俄國) 俄京聖彼得堡 有三家報館被封 禁止三箇月 不准出報 因為說了國家犯忌的話 從去年上半年就說過 旅順守不住 後來果然應了他們的話 政府老羞成怒 找了個錯子 把他封禁 俄將又被參 (俄國) 革利奔波將軍 因俄皇召見 極力的想出計策 奏知俄皇 說苦將軍許多不好 一國裏的人 彼此嫉妒 怎想不敗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初二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崑中
 堂謝賞神糕 恩 敬中堂謝賞神糕 恩 榮公 雍和
 宮聽經覆 命 山西臬司沈瑜慶謝 恩 錫公假滿請
 安 德公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翁斌孫
 上諭沈大燾著調補浙江溫州鎮總兵山東曹州鎮總兵著任
 永清調補欽此

電報

前日接新民府轉電 號碼錯誤 未敢登錄 今接專函
 據說正月廿六日 三點鐘後 本府街外 由西來日本馬
 隊兩起 一起八十餘名 一起二百餘名 走到東街 搜
 出俄馬隊數名 開鎗打死一名 其餘都被活捉 這幾名
 俄兵 從遼河東岸渡來 俄人縱兵破壞中立 我外部必
 要責問俄公使 若再強詞奪理 各國必有公論
 又說還有兩名俄兵 藏在府街公義店 聽見消息不好
 上馬要逃 也被日兵看見 二俄兵又趕緊棄了馬 竄入
 東興永糧店 由牆洞鑽逃 不知去向 日兵按家搜查
 居民大受驚恐 遼東河岸 駐有俄營 若是過河來戰
 我國的中立 可就守不住了 但望我外部 利利害害的
 責問他 並把這件事照會各國 自己先站定了地步 最
 為要緊

兒童解字

鳴 音明 鳥叫為鳴 所以用鳥口兩字拼成 凡
 出聲的 都可說鳴 如雷鳴等類是實字 叫
 他出聲 亦可說鳴 如鳴鼓等類是虛字

羽 音禹 鳥的長毛叫羽 篆文寫出 彷彿兩個
 鳥翅 亦是象形的字 凡說鳥羽的話 都從
 羽字

翹 音啻 大鳥的翼叫翹 小鳥的翼叫翅

翮 音格 翮就是翅膀上的長羽 長羽的管子
 有向外直伸的 有向裡彎著的 向外的六根
 就稱六翮

翹 音喬 孔雀的屏叫翹 就是尾上的長毛 鳥
 尾向上起 亦叫翹尾 所以凡向上立起的
 都可以借用翹

飛 音非 篆文的寫法 就像鳥飛的樣子 按現
 在的字形 除去當中升字 也像兩箇鳥翼
 展開兩翼往上升 豈不是飛起來了麼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鳥鳴春 石沒羽 展翅 舒翮 翹首 奮飛

填 字 用昨單字

林中○○ ○○在梁 ○生不乳

演說

◎官話字母總塾來函

◎

董 械

袁仲先生台鑒 貴報開辦以來 所登的演說 開發民智不少 就是極糊塗的人 看見也都要感動 中國敗壞到如此 專仗着一種京話日報 固然是不夠用 但苦口熱心 這樣的教育法 總算是有了效驗 在下也是一箇書生 滿腔熱血 無從下手 新近發了一箇念頭 打算在北京城裏 立幾處官話字母義學 專教那不認識字的人 跟那下等粗俗人 分文不取 一天學一點鐘 目下已將總塾立起 先教出一班先生來 隨後慢慢的推廣 自己捐資開立 稍微的盡點國民義務 如此心裏才安 這官話字母的好處 貴報必然深知 保定府的兵營裏 已經見了實效 在下也不必細說 并且十天就學成 也耽誤不了甚麼工夫 要照照書看看報呢 我們這裏 就有用字母編好的書報 這不是極好的事嗎 無奈北京城的風氣 究竟不大開 出過們的人少 耳目太不廣 也有很想入學 不好意思前來的 也有觀望不前 等看人家學過再說的 更有暗中毀謗 說這是邪魔外道的 凡辦一樁有益的事 起初必定要為多少難 先生是個中人 不待細說 我們只願辦我們的 正不必同他們瞎分辯了 現在還沒貼報子呢 先請貴報館 把這段演說 登在京話日報上 這件事情 為的是叫那不認字的人認字 宗旨如此 并無別的意思 等過幾天 我們把一班先生教出來 就一處一處的推廣 凡是不認識字的 跟那雖認得字 還願意學去教人的 都何妨就近學學呢

總塾設在安定門內大佛寺路北

要緊新聞

三國合商鐵路○聞美比法三國人 會同商議 因中國粵漢鐵路 已歸入美人之手 另有比法合辦的蘆漢鐵路 打算聯絡成一氣 可以由北京直到廣東 連作一條大鐵路 合歸三國人掌管 比利時國王 正在伯律悉地方 商量這件事 雖然還沒有議定 法比人同美國人 都有相同的意見了

開平礦務案傳聞○張燕謀侍郎來電 說開平礦案 大可奪回利權 此案經英公堂審斷 原被告所定的合同 都得照辦 不能更改 被告須付兩造律師費 和照例的堂費 原告喫虧的銀兩 被告也得償還 英公堂的意思 說張大臣毫不失信 並沒違犯合同的條款 不能不從公判斷 此條已見前報 因前次說得不很詳細 所以再說他一遍

奉省危險○奉天省城 日俄交戰 砲聲轟轟不斷 官民人等 十分害怕 有錢的人 都商量搬家 最可怕

本的是 萬一口兵攻破城池 俄人把糧食柴草 放火一燒 日兵的砲火 又沒有眼睛 那時奉天的慘情 可是不堪設想了
洋監督又要薪水○福建船政局洋監督杜聶耳 從前辭退的時候 已經把薪水盤費 一槩算明付清 現時法 欽差 又到外務部來說 杜監督的薪水 當時並沒有給他 請照數算清 以便支領等語 付過的款項 硬說沒付 不知道是誰把帳算錯

本京新聞

施醫院勸捐○英國醫士科齡 在京設立醫院 已經四十多年 現在打算開一處醫學堂 慶王爺因是外人的 義舉 面奏○皇太后 蒙賞銀一萬兩 作為開辦的經費 聽說這一萬銀子 還不夠用 科醫士又託了他 們的欽差 替他想法子 薩欽差專請了一回客 跟那趙二位尙書面議 商量着成全這樁義舉 薩欽差 先捐了一千銀子 二位尙書 覺著情不可却 答應了替他為力 出名寫信 向各省當道勸捐 上邊有○ 皇太后提倡 又有二尙書吹噓 英醫士收的捐款 一定踴躍 據我們想著 醫學的地步 總要比蒙學在 後 如今不講究蒙學 將來的人才 自幼受了糊塗病 等待當醫學堂的學生 恐怕自己也不會醫了 又要開學了○養新蒙小學堂 原附在本館一起 經費不足 有意停止 現經吳幼舫觀察認捐 打算跟大家 夥商量 改個名目 已在中華報登了告白 不久就要開學了 謀家產逼死了寡婦○鑾儀衛衙門裏 有一個姓秦的寡婦 居孀了好幾年 手裏却有些錢財 本家小叔子秦 三秦四 想謀他的家產 立逼着寡婦改嫁 寡婦氣忿填胸 沒有遠見 自己可就上了吊了 秦三秦四 把寡婦的胞兄孫大 誑到家裏 告訴他是病死 孫大一看尸身 脖子底下 有繩子印兒 一定是吊死了 無奈他是個老實人 直哭的死去活來 也不知道去聲冤 經說合人調處 有意私下了結 朝房被竊○近因○兩宮駐蹕南海 各官都在西苑門朝房值班 前日某大員 失去衣包等件 叫該班官兵 上緊查拏 又面諭各門 認真盤查 凡一切閑雜人等 不准隨便出入 更不准在朝房借住 如此看來 平時的規矩 可想而知 招考供事○宗人府供事缺額 現在又到辦玉牒的年分 供事不夠用 聽說要出告示招考 玉牒館保舉最優 赴考的人數 斷不能少 善寫白摺子的先生 又要調和筆墨了 進士館傳聞○風聞進士館 開學以後 學員到堂的不多 雖然開了學 還沒有上堂 並且內班學生 多願 改為外班 因館裡沒什麼好處 不如回本衙門去當差

各省新聞

工人識字 (四川) 四川重慶府 森昌泰火柴廠 廠主鄧少雲 人極明白 在廠裏立了一處講堂 每天做完了工 叫工人都認四箇字 把字義細細的講解 第二天再換別的字 按天的講解 廠裏好幾百工人 從此都能識字了 真好真真好

慘殺鄉民 (廣西) 柳州府有個鎮店 名叫禾日墟 有幾百家舖戶 因地方荒亂 各商人請派廣勝軍來保護 左近土匪 鬧的利害 又請派一營楚勇 不料楚勇跟廣勝軍有仇 彼此見面 就大動起干戈來了 廣勝軍人少 楚勇攻進村去 砲傷居民三百餘家 燒毀房屋無數 本為防賊 先受兵害 村民苦慘 又向那裏去伸冤

各國新聞

查見礁石 (日本) 日本管測量的人 近來在門司洋面 查出海底礁石兩處 都在古城山的北邊 航海輪船

千萬留神

比國賽會須知 (比國列日省賽會 我國已派駐比楊星使 兼充賽會監督 曾經登過了報 現在開會已近 (西歷四月一號) 我中國有志氣的商人 亟應預備往賽 有大本錢的商家 自然可獨請護照 運貨前往 就是小本經紀 也可把貨物 寄給大商家 (北京工藝商局等類) 只要貨物真好 頃刻傳名萬國 那會場的總監督 是認貨不認人 毫無私心的 所以不必一定自己前往 要知道比國的風土 大概與俄法兩國相仿 最愛中國的貨物 因為中國人沒有商店 中國貨甚是難得 都是日本把他本國的物件 冒中國的各號 賺得好錢 你說可惜不可惜 特把比國最容易銷的貨物 揀幾件要緊的 開列在後 願大家留意留意

茶葉 洋人買茶 不能很多 最好十二兩一罐 外面的裝飾 務必華 景泰藍 大伴小件都行 若能改就洋人 磁器 比國富貴人家 都用 磚茶也不宜過大 第一要緊 不可攪假 合用低貨冒充 銷路必然更好 磁器 講究用中國磁 近

來都是日本磁冒充 中國舊式 也不合 絲綢 密綢摹本 都不易銷售 因洋人喜力彩花樣 一色的綢緞 除 紙烟盒等類 雕刻器 雕牙雕漆雕磁 花樣宜新宜細 若雕教會的故事 如 漆器 宜退光描金 紅漆不宜 小官箱拜盒等類 因為價廉 更易銷售 耶穌母子像 救主降世像 合十字架等類 更易銷售 洋人頗喜購買 (洋製箱盒 每件至少十金) 若能改

就洋式 銷 繡貨 宜五彩不宜平金 刻絲打子更好 洋人常用中國舊補服 改作燈 路必然更好 若能繡成椅墊橙套 必能合用 繡各國旗章 教會故事更好

路必然更好 若能繡成椅墊橙套 必能合用 繡各國旗章 教會故事更好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初三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 吏部引見六
十四名 李希杰謝授順天府府尹 恩 王中堂續假五

日 召見軍機 景澧
皇 上明日卯初二刻還宮升 中和殿看版畢還海
上 諭胡廷幹奏甄劾屬員等語 山東平度州知州張漢行爲卑
鄙才具平庸捕務尤見廢弛候補知縣丁乃清舉止輕浮罔
知檢束均着以府經歷縣丞歸部銓選候補知縣陳謨貌似
有才利心太重楊蓉元氣質粗率操守平常候補副將鄭濟
臣居心險詐物議沸騰管帶馬隊未能足額均著卽行革職
運河同知姚廷壽衰庸戀棧著勒令休致以肅官箴餘著照
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旨 太僕寺卿著墨麒補授欽此

電報

日軍已近奉天。◎路透電報說 俄軍右翼 被日軍圍繞的
省城不過四英里約中國十三里光景。○昨日所登新民
府約信借道新報之後又接一信據說日軍共有三
千餘名守的理日俄勝敗往東北開往 據說西的中立本
沒有能守的理日俄勝敗往東北開往 據說西的中立本
不能保我中立了 嚶呀呀 將要決定的時候 兩國都
日軍進攻○西三月一號 營口來電說 沙河日軍 在上
月二十六號 把十嶺佔據 現時還向前進 日內要回
義大利兵隊回國○駐中國直隸的義大利兵隊 並留水手三百
本國就留一兩隻兵輪 在海口停泊 並留水手三百
名 同馬軍一小隊 作爲欽差使館的保護

兒童解字

翥 音主 高飛叫翥

翔 音遨 意思也同遨相仿 散步走走叫遨遊
展翅飛飛叫翔翔

翔 音詳 飛起不搖翅 空中盤旋 就叫作翔

習 音襲 翅不停搖叫作習 有一直往上起的意思
該當像鳥往上飛一樣 所以學亦叫習
學慣了的就叫習氣

以上鳥類的字 說個大槩

再把獸類的字說說

獸

音符 四脚有尾 胎生 喫乳 都叫獸 獸跟
人的分別 就在一個腦子比人小 所以沒有人靈
下這額骨低平 腦子比人小 所以沒有人靈
從犬字造字的時候 就用了半邊獸
早造字的時候 就用了半邊獸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鳳翥

翥 習俗

走獸

填 字 用昨單字

不平則○

○然而起

◎ 淮蘇兩省人紛紛議論 ◎

江淮江蘇分省的事 我們報上也瞎說過了一回 這幾天裏 議論的人更多了

有的說 江南的形勢 從來仰仗著江北 要緊地方 遠的在徐州 合肥 壽州 近的在淮安 滁州 佔了

北邊去 南邊就要受傷 佔了南邊去 北邊也要受害 安徽跟江蘇 已經分而為二 今又好端端的 把淮

蘇分開 長江的險要 恐怕有些箇不堅固了

有的說 曾文正做欽差大臣 節制南幾省 因為籌不出兵餉 他自己就奏了一本 請把他放為兩江總督

有了土地人民 財政在手 然後纔克復了南京 今天淮蘇分了家 兩江總督 空有虛名 江淮江蘇 這兩

塊土地 都不能歸他有了 沒有了土地人民 還叫他怎樣的做事 若說照舊是一箇總督管 有甚麼事作不

了 何至於說的那樣利害 唉 那裏想得到啊 不見安徽江西嗎 那不是兩江總督管的嗎 問問兩江總督

那兩省的事 究竟他能作主不能

有的說 南洋大臣 北洋大臣 比如國家一對擎天柱 這兩根大柱子 圍圓該當一樣寬 長短該當一樣齊

誰想到會有這們一分呢 將來南洋的力量 還比得上北洋麼 一旦有了緩急 又彷彿根半腿趕驢似的

一定是要落在後面 因為了壞腿 把好腿也給帶累傷了 你說值不值 這樣看來 以後的南洋全局 可就

不堪設想

有的說 添了一省 外人也耍籌畫籌畫 難免不增出許多交涉來 那江淮的安慶道友 跟各種會黨票匪

借端滋事 防不勝防 淮蘇兩省 可就成了一個是非坑

有的說 一督兩撫 遇事推諉起來 誰也不肯擔肩膀 這就叫做一國三公 怎麼能望他和衷共濟 事權分

的太多 必至敗壞了○朝廷的大局

有的說 常鎮通海兵備道 跨據大江南北 那金山 焦山 圖山(圖音崙)是三個險要門戶 如今分為兩

省 好比一所房子 住了兩家人 各守各的房門 公中走路的地方 誰也沒功夫來看管 這樣的好長江

古稱天塹 如今變成了有若無

又有人說 鹽務歸總督管理 出鹽的地方 可是在江淮巡撫的地面 萬一督撫不和 免不了要來掣他的肘

鹽務是國家要政 一旦敗壞起來 北方的餉源 馬上可危 還有一個說 江北的百姓 窮苦的多 幸虧了總督 在江蘇地方 給他們想了些生財之道 年年冬天 總

有幾十萬人過江謀食 江蘇的滑頭 (滑頭就是流氓一類) 本就看不起江北老 (江北稱呼人 愛說你老人家 你老人家 蘇人就叫他們江北老) 如今索性給他們分起界限來了 叫他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 江北老的生機 恐怕要越來越窄

以上許多人的話 據我們聽來 不敢偏向着他們說 一定算是字字合式 然大概的意思 總是為國為民 決無一絲一毫的私見 (想做官的人 還在那裡喜歡的了不得 從此可以就近指省 沒有差使 便可回家 一年要省許多的旅費) 若說地面太大 沿海各省 除了浙江 就數江蘇小 四川比江蘇 要大着十倍 怎麼連個巡撫也沒有 若說要緊的地勢 該當添大員鎮守 何妨把松江提督 移駐了淮安 去了漕督添巡撫 彷彿跟變法裁缺的宗旨 有些兩樣 中國的敗壞 就壞在同鄉的界限太分 全國人民 彼此都不關痛癢 想法子團結 還怕他們不肯親近 豈可以又添出一層疏遠來

有人勸我們道 降過○旨意的大事 報上豈可以瞎說 你去好好的開民智罷了 作甚麼來干預○朝政 聽了這句話 不由我的眼淚要流 這也不是我一人的話私○○皇太后宵旰憂勤 總想望着民安國泰 政府裏鞠躬盡瘁 也為的是治國安民 因為這一番改動 倒生出了無數的可憂 政府諸公 久沒有到江蘇省了 也有從來沒去過的 江蘇的民風 如今那比得從前 從前是江北剛勁 江南柔和 如今是剛勁的江北 因為貧苦 都在那裏哭號 柔和的江南 因為派捐 也都在那裏思亂 長江一帶 前兩年的禍事 險些兒沒有鬧起來 豈可以因為一個巡撫缺 弄得離了全省的人心 造謠生事的人 一天比一天膽子大了 這樁事情 恐怕他們胡猜亂想 報館的責任 貴在通達民隱 我們這個報 雖不能把民隱達出 一腔子的熱血 總想着消弭了內患 然後纔能講求富強 見得到的地方 說說也是應當的 何況我正是江蘇人呢

要緊新聞

法人願借款造路○駐京法欽差 到外務部來說 廣西龍州鐵路 法國打算派工程師幾名 聽候中國選用

造路的款項 估計不過一千零二十萬佛郎 法國情願籌款借墊 限為二十五年 分期歸還 預先有一筆

照例的酬謝銀 約五十萬兩

代鑄槍砲○聞某國欽差 與外務部商量 說他們國的商人 願替中國鑄造槍砲 並代墊資本 以足用為度

打算在京城左近 採地方修蓋製造廠 請中國派員監督著 一切事權 都不用管 據說實在於中國有

益 他們的商人 現已來京 要面見外部堂官 不知怎麼個定局

本京新聞

廕生抱屈○已故某總兵的少爺 到兵部請襲難廕 照例應該得通判 因司官不明白例案 辦理的含混 引
 ○見以後 奉○旨用了個千總 這位廕生 抱屈的了不得 生米已成了熟飯 只好認晦氣了罷
 蒙古女學要興了○蒙古喀拉沁親王 帶來女學生十二人 在北京一帶游歷 聽說還要到天津上海游歷 蒙
 古婦女 要都能如此開通 我們內地女學 大約也就早興起來了
 四川京官會議○四川省自辦鐵路 由成都到灌縣的一段 業已開工 款項已有了一半 其餘一半 現由同
 鄉京官 在會館聚會 商量籌款 決計不收洋股
 坐東洋車要留神○前天夜裡 有人坐着東洋車 走到東皇城根地方 忽被後邊推車的 用繩子猛力套住
 勒緊了脖子 把身上衣服財物 全數剝去 坐車的悶死在地下 幸虧過路人 告知巡捕 用薑湯灌醒
 巡捕再要去追車 已經沒有影兒了 夜裏坐車的 走到空地方 不可大意

各省新聞

被拘的州官放回 (奉天) 遼陽州知州陳良杰 無端叫日本人拿去 前次紀在報上 現在聽見說 袁宮保知
 照外務部 請日欽差行文前去 叫把陳知州放回 大概已經答應 但中國地方官 常常叫人家拘去 硬
 給關禁起來 愛拿就拿 愛放就放 情理上似乎下不去 查一查萬國公法 亦未必准這樣辦理 唉 弱
 國無公法 公法的別名兒 就叫做強橫對強橫
 張中丞自請裁缺 (廣東) 去年雲南林撫台 奏請裁缺 經政務處議准 先把雲南湖北兩巡撫裁去 廣東一
 缺 因廣西正有軍務 總督兼顧不來 暫時從緩 現聞張中丞 打算具摺自請裁撤 巡撫衙門的公事
 都歸併總督兼管

各國新聞

苦將軍受傷 (俄國) 聞苦魯巴金將軍 有一隻眼受傷 已經瞎了 只剩下一隻眼睛 不知真假
 日人愛國 (日本) 今年日本國民人 應該當海軍水手的 招募的時候 十分擁擠 都願意去當水手 替國
 家効力 我們的軍隊 聽見開差就要跑 心裡沒有國家 無論怎樣的操練也枉然 總得叫他們識字讀書
 纔能換過這個性情來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初四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英信 禮深各假滿請 安 敬中堂因伊子授缺謝 恩
 墨麒麟授太僕寺卿 恩 麒德因弟以外用謝 恩 克王續假十日 宗公請假十日 掌儀司奏初七日祭
 奉先殿恭王行禮 內務府奏派致祭 馬神 派出英瑞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寅正至 社稷壇行禮畢還宮至 坤寧宮吃肉畢還海辦事召見大臣
 上諭魏光燾奏參劾各員一摺福建安溪縣知縣宋時雍信任丁胥操守不謹署甯化縣知縣大挑知縣張朝法辦事顛
 預被控有案侯官縣五縣塞巡檢吳丙壽嗜好甚深浦城縣溪源巡檢戴鼎元品行卑污大田縣桃源巡檢沈承熹擅
 受有案龍溪縣典史謝承緒迹近瘋癲均着即行革職政和縣典史章堡年力就衰着勒令休致以肅官方餘着照所
 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旨湖北鹽法分守武昌道著馮汝駉補授四川成都府水利同知著敬禧補授甘肅甯州知州著黎丹補授江西瑞昌縣
 知縣著葉在勳補授四川石泉縣知縣著米種補授甘肅靖遠縣知縣著傅會熙補授截取舉人杜肇祖著以知縣用
 宋席珍著以知縣用趙繼曾著以教職用鑾儀衛筆帖式用善厚著以侍衛用泉著以旗用長順著以文職用禮
 科給事中着承平補授兵科給事中着左紹佐補授擬補山東道監察御史杜彤著准其補授截取刑部郎中胡玉麟
 戶部郎中張允言俱照例用俸滿宗人府理事官麒振著外州吏部考功司員外郎着劉元弼補授所遺主事著趙廷
 珍補授擬補陝西布政司廣濟庫大使沈榮着照例用京察保列一等之盛京刑部筆帖式葆助著准其一等加一級
 欽此

告示

直隸籌款總局示 為曉諭事照得本局於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欽差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袁札開為札飭事照得本部堂前奏請
 試辦直隸公債票一摺奉 旨允准當經刊刻章程頒發通行各在案查章程內開凡本有地丁錢糧關稅釐金鹽課捐款均可以庫平足色期滿之票
 交納并將本期內應得利息加算均由承收署局向天津銀號兌現等因蒙此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閩省商民人等知悉爾等如持有此項庫平足
 色期滿之公債票准其作抵土藥烟酒各項應交稅款并將本期內應得利息加算由各處籌款分局免收倘有抑勒刁難或致短少情事准該商民來
 局指控究辦勿稍懷疑觀望切切特示

天津縣示 為出示曉諭事蒙保工總局憲札開為札飭事照得本局稽查南斐洲公司招工事宜凡華工頭赴內地承招者均由局發給執照填明
 指定地方分頭前往業經分飭各州縣查驗在案惟查本年所發各執照曾經議定截至十二月底為止現在自應一律收回作廢另有自三十一年正
 月起一體改用紅色新照方准招工而分界限該縣境內嗣後倘有工頭所持三十年白色舊照即由縣就近驗明扣留不准任其續招一面備文將照
 送局查銷以杜混淆除分行外合行札飭札到該縣即便查照辦理此札等因蒙此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閩邑承招南斐洲礦工之華工頭人等一
 體知悉自示之後爾等須知前項招工執照本年已改紅色凡欲招工應即赴局請領新照所有上年發給白紙舊照一概不准續招倘敢違一經查
 獲定行扣留送銷仍治以濫混之罪決不稍寬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 事外俗人的意思

我們這段演說 昨天夜裡 已經把反面後半段印好 今大早起 抄來的工巡局告示 有了安押棚攤的法子 不該當再來說這話 無奈印了一半 撒不下來了 趕緊把告示登在前面 足見工巡局的大人 體貼民情無微不至 我們這個馬後砲 很覺得無謂 十五日未刻註

現在京城的新政 頗頗的振興起來 真是可喜可賀 昨天閒暇無事 走到東安門大街 看見甬路兩旁的

買賣棚子 全都拆去 顯著敞亮的多了 從先的亂七八糟 本來也太難看 好好的寬大街道 弄得歪歪扭扭

來往行人 當真成了敲擊肩摩的景象 道路口的地方 分外的骯髒不堪 從此馬路大修 王道平平

不但來往爽快 灑掃的乾乾淨淨 與人身子也很有益 也可以少許多災病 但有一節 搭棚擺攤的買賣人

從先是毫無教化 由著性兒的亂來 一旦全給趕跑了 他們的心裏 未必明白上邊的用意 還許疑惑錯了

把最要緊的路政 也當作了洋人的主意 甚至交頭接耳的猜著說 你看看哪 修馬路是為甚麼呀 想必是外國人不答應 非修不成 東長安街 沒有給他們修 奧國府直是不饒 如今把我們的買賣 都給拆

了 誰說不是洋人的壞呢 照著這樣一傳說 那可就糟糕透了 官民的地位 不妨比作老家兒和兒孫 兒孫要是不安本分 好喫懶做 專學那荒唐鬼無頭蒙的事 老家兒要責備他 還得自己想想 平常的日子

我教導過他沒有 要是養著好小子 不肯做那無頭蒙荒唐鬼的事 雖然沒受過老家的教導 一心自己要強 不指望著承受家產 自己找個營生 抓錢養家 像這樣的孩子 就是有些不規矩 老家兒可要看明白了

打算叫他守規矩 可得先替他想想 別拿著他當無頭蒙荒唐鬼看待 安分守己的買賣人 雖是站了官街 好比作不備規矩的好小子 如今要修馬路 自然要拆了他們的棚攤 但也要替他們想一想 做官的人

知道下情的也不少 獨到了這些個地方 大官交派小官 小官交派巡兵 車轎出門的人 就有些箇耳目

難周 買賣人雖不敢動窳勁兒 但怕搭棚擺攤的時候 從先在地面上花過錢 嘴裡不出聲 心裏有些不服氣 只因錯會了意 以為是內中有洋人 低著頭走開 找沒人的地方去造謠言 那豈不成兒孫罵老家了嗎

家庭不和 尚且辦不成事 官民隔膜 又怎麼會沒有怨言呢 該怎樣的替他們想法子 我們也沒有甚麼新鮮著兒 還得學人家外洋的法子 預先找居中不碍事的地方 規畫定了形勢 准民間自己蓋敞棚 也不

必十分的摩仿洋派 一定蓋造那八面玲瓏的市房 此刻也沒有這宗間款 但求地勢相宜 碍不着車馬來往

將來再慢慢的改好 也還不遲 大家沒有看見嗎 大柵欄的大觀樓 觀音寺的賓宴樓 大人老爺們 也

未嘗沒有去逛過 他們那個法子 雖說是襲了荷苞巷子的舊套 究竟是振興商務的好事 柵攤小買賣 雖

不能照著這樣辦 只要懂得這個意思 就可以安押無數的苦人 日久年深 聚會的買賣多了 籌出一筆閒

錢

錢

錢

錢

錢

欸 替他們蓋些個市房 然後再加重的收捐 我總買賣人也必定情願 從先我們就說過 能保護便可加捐 這買賣雖小 也是商務的一端 城裏的地面大 要辦這件事 很是容易 不比兩城外頭地方狹窄 我們漢人的惡習 家家是拉場慣了 官宅門子的人 臥房裏都離不了馬桶 要請漢官老爺來整頓地面 恐怕等城內馬路修齊 南城外的爐灰屎湯子 還是滿街上的亂倒泥 好在城外的買賣人 心眼兒還活動 就像大觀樓賓宴樓等等 將來還許有人想法子 菜市口的西邊 拾了許多爐灰 已經把甬路墊起 若認真往驢馬市修墊 東頭接過虎坊橋 當中這一段的買賣攤 也是沒有地方安押啊 昨天接了一封信 註明事外俗人這位先生的牢騷 比我們還要加百倍 大概的意思 就和這段演說相彷彿 我就照著他的信稿 瞎寫了這些話 如有可採的地方 還望有地方之責的 指教指教

要緊新聞

條陳部務○有某御史 呈遞封奏 摺子有一萬多字 說的都很有道理 大概說六部書吏 應該慢慢的減少 不當一時全裁 弄得公事沒人辦 又說裁書吏的事 六部當辦成一樣 不當這一部裁去 那幾部照舊不動 並痛說各部堂司官 多半因循敷衍 信用私人 誰也不肯真心整頓 那能夠望有起色 請諭知各部堂官 破除成見 拿出良心來 認真的辦辦事

潮汕鐵路滋事情由○潮汕鐵路的事 已經登過了報 再把那情由說說 由張京卿招股承辦 奉商部批准 聲明是華商自辦 歸為華人的產業 工程雖然包給日商 總是華人作主 與日商無干 中日兩國國家 更是沒有交涉 公司裏邊 有台灣富紳林維源股本五十萬元 林維源不願意叫人知道 叫他本家林麗生 出名 所以公司的權柄 全在林麗生手裏 這人早入了日本籍 又當日商的買辦 舉動不大得人心 潮汕人都有些恨他 因為插旗鬧了事 直鬧的這樣不可開交

本京新聞

傻大爺兄弟鬩牆○前任杭州小織造恩某 有箇兒子增紹卿 年紀雖有二十來歲 終日的游手好閑 走街逛廟 諸般無賴的事 無所不為 揚眉吐氣 開口不會說人話 街坊四鄰 都稱呼他傻大爺 這兩天裏 不知因為了甚麼 同他本家哥哥吵鬧 祖宗三代的胡罵 那種沒教化的樣子 就是街面兒上的三青子 也還不至如此 旁人解勸 請他的老太太管教管教 那裏知道 老太太倒護起犢子來了 反把當家姪兒 罵了一頓 你說夠多們明白 有這樣的家庭教育 管保傻大爺再生出個小爺來 也是如此啊 街坊

四隣只好在背地裏恥笑
行刺兇犯的口供○蒙古敖罕王被害一案 當時理藩院並沒據實奏明 後經各蒙王爭論 方纔奏明了實情
現聞刑部屢次熬審 有說是挾仇行刺的 有說是敖罕王的叔叔老三爺 暗地主使的 並叫他兒子少二爺
隨後來京 為謀襲王爵 已經福珠哩供明(福珠哩是譯音 鄧生福是他的漢名姓 他硬要姓鄧 不知
是有甚麼意思)由刑部知會理藩院 把這位少二爺傳案看押 聽候對質 傳聞如此 不知確不確
裁書吏的實情○吏部裁書吏的事 前兩天紛紛傳言 其說不一 現在打聽明白 本沒有裁撤的意思 只有
某主政 意在必裁 同寅各司員 都不以為然 因此全不大高興 大概不容易辦了

各省新聞

通州又有了招工的人(通州) 斐州招工的人不少 去年在通州招的人不少 通州本是內地 不准招工 經何
大老爺查拿 聞風逃跑 現在何大老爺調缺 新任初到 趁這個當口 漢奸又跑回來了 手搖白旗 上
寫不涉軍營四字 這幾天裏 駐通州的常備軍 屢有兵丁私逃 吳軍門心中生疑 傳令各營 再有逃兵
捉回正法 以整軍律 若果有這種事 逃去當小工 那能比當兵體面 不作國家體面人 偏要到斐州
去送死 哈哈 一箇逃不成功 腦袋也是長不住啊
慘害孤姪(天津) 天津西門裏西箭道李陳氏 因他小叔子不在家 把沒娘的孤姪李黑兒 活活打死 慘無
人理 經同院街坊報官 驗明週身傷痕 並証出他許多虐待的情形 李陳氏交官媒看押 大概得從重辦
罪 聽說同院有箇吳孟氏 平常勸過多次 李陳氏不聽 吳孟氏賭氣告訴他說 將來要把你姪兒打死
我就是你的對頭 所以李黑兒死後 吳孟氏打抱不平 一定要替他伸冤

各國新聞

留心香港(英國) 據倫敦報上說 英國政府 想法在香港添築砲台 並修一箇極大的船塢 可容英國頭等
戰船 又說香港防兵 多了英兵五百名 華兵兩聯隊
俄皇可危(俄國) 歐洲各國 因此次俄國內亂 都紛紛評論 說俄國皇叔被害的事 實由不改政治的緣故
將來像這樣刺殺 不定要有多少 就連俄皇出入 也怕免不了遇害
測海新鏡(比國) 大海底下 各種活動物件 和山石樹木 樣數很多 不過人的眼力 難以看見 現有比
國人 想出新法 製成玻璃鏡 在船裏做一個深井 寬四尺 長六尺 把玻璃鏡廂在井底 深入水中
凡海底各種物件 都可以看的極清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初五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 鐵良假滿請
 安 湖北道馮汝駉謝 恩 張元吉胡玉麟預備 召見
 意公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告示

直藩牌示 保定府同知謝廣揚病故遺缺擬以儘先同知陳
 汝鈞補 棗強縣知縣張石革職遺缺擬以即用知縣李盛
 鑾補 赤城縣知縣張翔舉告病遺缺擬以另補知縣羅毓
 祥補 順德府同知沈守誠署事期滿遺缺飭正任是缺現
 署保定府同知多齡赴任所遺保定府同知缺委候補同知
 顧錫鈞署 署河間府同知鄭崇新署事期滿遺缺飭正任
 是缺之許惟善赴任 新選廣平縣知縣曾愷章飭赴新任

工巡局為 出示曉諭事城內奉 旨修築馬路所有官廳廟宇均經拆讓何
 况私佔官街浮搭木棚尤應拆撤免違功令惟查東安門大街棚攤較多相沿
 日久體念小民商業艱難特為奏明將木棚安置正白旗營房內以免各商失
 業茲於二月初一日已由營房西牆開建大門連飭營房騰空撤給地段安插
 一切但此刻開挖甬道所有兩旁棚攤均甚窒礙自應趕緊拆卸免致阻撓路
 工切諭商民等靜候撥給地段另造房屋從此營長久之業凡遇滯差亦不至
 拆而復搭耗費錢財本工巡局煞費苦心爾商民等坐享利益如有阻抗生事
 定必從重懲辦決不稍貸切切特諭 右仰知悉

電報 初三日接到
日本兵佔據新民屯 商務息業 電
報局被禁 奉天省城 指日要破 電

兒童解字

鹿 音路 頭生雙角 角有旁枝 蹄分兩趾 與
 猪羊牛相仿 黃毛有白點的 俗名梅花鹿

麒麟

音麟 牛尾馬蹄 頭生一角 牡的
 此獸已絕種 世人所畫的 跟我們

道成了何物 西人所畫 形狀像馬 跟我們
 說的差不多 春秋時有西狩獲麟的事 孔子
 初生 相傳有麟吐玉書 這件事很不容易考
 究 麒麟送子的俗話 大約就因此造出

麋

音迷 大鹿叫麋 兩角寬扁 毛色紅黃 寒
 地所生 可以拉冰床 在冰雪上走的極快
 或說就是獐羊 口外叫韓達韓

麀

音主 也是一種大鹿 羣鹿都喜跟著他
 巴極長 可以辟灰塵 古時用他的尾 做蠅
 棒子 談話的時候 隨手搖棒 就叫作麀談

禮記上說麀角解 ○高宗皇帝 親見解角
 的東西是麀不是麋 因把麋字改成麀 本朝
 列祖 講求實在學問 絕不受古人的欺 本朝
 見禮記一書 很靠不住 ○凡鹿一類的東西 可
 都是一半從鹿 一半取音

造句 要把用法講明

逐鹿

獲麟 麋鹿 麀談

填字 用昨單字

鸞翔○○○○上下○○移人○○曠之○○

長落不定碍難折算

◎滿洲人真有著急的了◎

來稿

前次所登滿洲人說的話 在下犯了點兒痰迷 不管人家忌諱不忌諱 順著嘴兒開合 為的是教滿洲人要強 多蒙不嫌棄 給登在報上 就這件事說 足見你老心地極公 並不兩樣看待我們旗人 在下心中 感激的不得

那一套話 在面子上看 彷彿是挖苦得很 骨子裏頭 並沒有存挖苦的心 二十九日報上說的好 人就怕不知道羞恥 知道了羞恥 還能夠不要強嗎 別管甚麼樣人 要知道了自己的毛病 心裏一掛火 沒有個不能改的 報上那天是這樣說 在下呢 心裏也是這樣的想 誰知道啊 嘴裡含着洋烟捲 (烟捲不是含不得 不可專學含煙捲) 鼻子上架着洋眼鏡 (洋眼鏡也不是戴不得 不要專學戴洋眼鏡) 一般旗下老爺們 拿起那張報來 看不了幾句 就攔下了 唉 可哭

在下心中 還有好些個話 要勸勸我們旗人 恐怕耽擱了貴館的正經事 若是到了兒不嫌棄 報上給留一個閒地方 有稿子送來 求你老隨便登一兩段

等有工夫的時候 把旗人那些好毛病 詳細說說 花上他五個大個錢 從郵政局寄了來 登出之後 給大家解解悶兒 你說好不好

可有一樣 排滿的諸位先生們 還不真知道旗人的細底呢 諸位要知道了 更有了話柄兒了 那可壞了醋了 唉 我們已經教人家罵了個可知道 還逞着面子幹甚麼呀 豁出去了 爽興都抖漏了罷 倒也痛快 且住 等我再思尋思尋

要緊新聞

中國有了愛國的女子了。◎昨天接一封信 是一位女子寫的 不肯出名 附來銀圓兩塊 叫我們替交義賑善會 信上的話 字字血淚 我還沒有看完 就忍不住的直哭 一邊抹淚一邊看 過天登在報上 不知道衆位哭不哭 (原稿稍改了改 貼在本館門外 怕人說是我們造的) 這兩天的來稿很多 一時沒有地方登 等過兩三天 登出請大家看 無論何人 看了這樣信 再要是不動心 我們中國 那可就算拉倒了 派員照料俄船 ○南洋扣留上海的俄艦 很怕俄兵脫逃 又怕俄兵再滋事 因劉觀察崇惠 深通俄文 專派在上海照料 劉觀察到了上海 面見俄領事 商量周生有一案 俄領事說早已定罪 不能再議 前次請

華官觀審 許久不到 方纔自己斷定了 並沒有什麼不合 劉觀察上俄船查看 機器軍火 並沒有存留 俄兵官也說 決不能私自離開 但因我們不叫他多裝煤 很有抱怨的意思

本京新聞

巡警鬧了笑話○內城工巡東局 所管的馬市地方 有一個巡官 名叫永祿 在弓茲胡同後身 娼寮裏頭買 歡 被左翼弁兵知道 連永祿帶妓女 一併拘拿 巡捕嗚哨來救 沒把永祿救下來 反被左翼兵把巡捕 打倒 還有總局某巡官某巡長 亦在其內 預先逃走 居然沒有被拿 真是便宜已極了 巡警聲名 最 是要緊 本報不肯笑罵 這點維持的苦心 早已表明在先 不料這類的事情 時常不免 此次經本館訪 明 據實登報 管理的大人 也懲治懲治他們 這次改過 也好保全將來

條陳捐務○戶部主事王伊 新近呈遞條陳 聽說為整頓捐務 已經趨尙書閱看 打算代奏 前次捐官搭金 本是王主事條陳 後因捐官的不踴躍 已經把搭金免去 此次的條陳 大概還是這類事 開捐雖不是 正辦 但目下國庫空虛 籌款極難 再要加重了數日 恐怕更沒人肯來了

和尚可惡○京北白龍潭 是箇有名的地方 廟裏和尚 勾引民婦在廟過夜 師徒二人 爭強鬥勝的胡鬧 還有許多不法的事 都被地方官訪知 已經把老和尚拿辦 徒弟真悟 又名小喇嘛 跑到京裏來 打算 在各處求情 地方官懸賞訪拿 一定要認真嚴辦 真是好官

請立公司○京城內外 烟捲洋胰火柴三項 現時銷路極旺 有某國洋商 同甯波商人周姓合股 在彰儀門 大街 買地蓋房 辦運機器 招僱工匠 開設公司 造貨發賣 但洋商在內地做買賣 與條約不符 所 以單由周姓出名 在商部稟請承辦 說明了聘用洋工 這個洋商 還算是顧面子

某洋員南苑打圍○據南苑苑丞 到奉宸苑稟報 說有某國武官 帶着馬夫人等 在團河一帶 用洋鎗打裡 頭的牲口 當時向他攔阻 洋武官就要開鎗打人等語 已由奉宸苑 知照外務部辦理了

各省新聞

俄兵又滋事（上海）聞上海租界萬安樓棧房裏 有寄住的一名俄兵 半夜裏喝醉了酒 赤身露體 把幾斤 煤油 潑在樓板上 用火焚燒 幸虧棧房人沒睡 看見火光 趕緊用棉被壓滅 巡捕來捉 他還不聽話 近來上海的俄兵 常常胡鬧 要沒有約束的好法子 租界上怎得安生

鐵廠停工（湖北）漢陽的鐵廠 去年算帳 賠累很多 總辦張觀察 極力整頓 張官保亦再三籌畫 因為

總沒有辦好 只得把鍊鋼廠五處 暫時停工 其餘的還照常工作 中國打算要富強 非講求鐵政不可 當道的用心想想 如若不懂這句話 請在家常日用上多想想 每天誰也離不了鐵 何況還有各樣的大工程呢 官軍大戰 (廣西) 據柳州府來信說 年前臘月裏 官軍會合四十餘營 一齊進兵 匪黨出峒來對敵 彼此槍砲齊放 兩邊都很有傷亡 官兵陣亡營官六員 哨官五十幾員 兵丁死了一千多名 岑雲帥奏請卹典 營官每人賞銀一千二百元 作為埋葬費 哨官兵丁 都有恩賞 峒匪也打死無數 實在是一場血戰

各國新聞

砲船要入黑龍江 (日本) 聞日本砲船 打算要入黑龍江 日本既深入俄地 就不止在東三省交戰了 但黑龍江口外 有沙灘十三處 江水極淺 并且駐防的俄兵又多 非夏天水漲時候 恐怕不容易進去 謹防不測 (奧國) 現聞土耳其 與歐洲南方各小國 平素都跟俄人有仇 打算趁俄國的亂 又在大敗之後 大家趁火打劫 動起手來 奧國政府知道了 預先想法子隄防 恐怕歐洲東邊一帶 不得太平

專件

彭詒孫

回答東文學社校長中島裁之◎正月三十日的本報 有僧侶學堂的傳聞一段 內中牽連著中島先生 我們的心裏 本就不大相信 所以末一句說是傳聞之誤 原可不必再聲明 初五日接到來信 叫我們再替聲明 足見先生的虛心 令人敬佩之至 中國的佛教 自從唐時 直到如今 到底沒有發明 民智卑陋 佞佛的一流 專專的為禍福所動 絕不明白佛教大同的公理 貴國的民質 非中國民質所能比 來信說道 日本佛教 有益國家 這話不是奉承 一點兒也不假 貴國的民質 俠武 再參上點兒真正佛理 愛力自然是堅厚極了 中國僧人 那裡夢想得到呢 京外著名的大崇林 多以交接貴宦為宗旨 甚至有曖昧難言的事 可要聽明白 龍泉寺還算是好 還沒有那等極不堪的劣跡 不過善應酬罷了 若像長椿寺增壽寺等等 前兩年的笑話 可就多了 此類僧侶 從那裏懂得甚麼國家 先生不管他們的事很好 莫像新近杭州的事 叫人家猜著說 日本羨慕西人傳教的大利 就中國本有的教 也硬要來傳 有了這種傳說 先生豈不冤哉 至說佛教有益國家 中國有家的人 尚且不明國與家的關係 何況僧侶 且中國人為僧 也和貴僧人的命意不同 若不是貧病無告了 誰也不肯減吊了五倫 其質佛教也何必減倫呢 中國佛教 一入手本就錯了 所以韓昌黎狠命的攻佛 昌黎若生在貴國 考出真正佛理來 必不作這種傻對頭了 先生的名譽 久已拜服 我也曾在貴校學過東文 就論這點兒情誼 有人議論先生 也該當替辯白辯白 所以說是傳聞之誤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初六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崇壽假滿請 安 全公由 西陵回京請 安

順天學政陸寶忠請 訓 堃岫謝抵銷處分 恩 張允言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張允言

上諭董履高著調補安徽壽春鎮總兵貴州安義鎮總兵著李寶書補授欽此

上諭安徽壽春鎮總兵王幼山著開缺欽此

二月分發驗看單○郎中王景濟戶部員外郎殷應辛戶部主事李沛霖刑部張國仁戶部張德輝刑部都察院經歷樊

守忠內閣中書金葆楨部寺司務范緒良大理寺 道雷心仁浙江李國璠江淮張鎮芳直隸殷應庚江蘇周學淵廣

東 知府錢崑江西周壽祺湖南謝宇俊雲南楊毓璋浙江 同知謝汝梅吉林 直隸州知州厲藻青直隸吳質孫

山東 知州蔣林熙河南忠林奉天 通判麟厚安徽黃熾祥江蘇 知縣秦祖烈四川魏慶熙直隸姚晉中直隸元

愷山西鄒鼎祺四川董昌達湖南馬瑞蘭湖南鄭式岐江西郭寶珩湖北王承業山東陳衍昂山東王善來江西金治

良河南王程鵬河南戎良翰山西李景枚勅江承蔭山東李達春吉林胡師孝山東銘彝直隸 布經歷唐春龍湖北

布理問李闡山東 州同劉啓泰山東 布都事林迺福建 州判許殿臣北河 鹽經歷朱寓寶兩淮 府經歷

謝鴻猷福建何承熙河南王承蔭河南孟廣濛四川甯繼光山山東盛遇清湖北王恭壽浙江周錫縉四川周頌年安徽

淡登第山西孟性善直隸王桐山西謝祖賢直隸李樹廷吉林顧思信廣東李登吉林趙桂馨吉林 縣丞孟昭麟甘

肅胡家垣山西張曾渠山東張鑑山東鍾焱陝西朱文筆四川董秀成山東劉欽謨浙江李銘謙直隸吳延福山東夏

允文安徽楊激清北河許殿瑛湖北郁懋勳浙江潘志清湖北王炳南江蘇宋祥英北河章夢憲山東鍾啓元北河李

學彬湖北麥方堃甘肅譚寶珂直隸孫惟熙北河徐棟陝西彭祖立陝西陸德馨廣東唐榮蕃北河王綏垣山西董銓

直隸栗啓周直隸秦維剛雲南施仁壽直隸吳葆誠浙江姜德輝湖北黃祖安奉天 縣主簿王佐北河賀士嶽浙江

曹文煥江蘇 道庫大使周世奎山東 巡檢石浩安徽王乃斌河南孫祿昌直隸王陔河南鄒潤今四川羅希倫浙

江程蘭陵湖北王立勳浙江呂光祖河南潘雲鵬江西李學仕湖北王桂森安徽江祖楫江蘇汪親仁廣東李晉湖北

王宗韶廣東趙雲鵬江蘇鄭家騫河南朱文元吉林朱祖彝吉林從九品徐嶸湖北沈燮四川洪漸四川陳之鼎直隸

師恩海豫河韓承熙河南宋岐廣東袁文範江蘇羅廷珍湖北劉景福湖北龔志霄江西袁鴻年福建趙國熙奉天

茶引批驗所大使紀有章江蘇 典史何鍾岳四川戴祖訓四川黃昌肇湖北趙鴻森湖北丁肇福直隸何誠四川丁

嘉麟河南董明毅四川周廷興山東潘瑞麟河南賴汝霖陝西邢福萃湖北 鹽茶大使莊廷琛四川未入流趙縷四

川葉讓安徽婁榮四川吳邦彥四川王蔭槐江西張廷宸福建章元山東李協新陝西鄧顯安

有一天被朋友所約 因為是一場衣官局 不願意去 後來三番兩次的催 只得免強一行 趕到了飯莊子裏 一看 嚶呀 滿屋子裏全是大人 我也不敢多開口 不知是庚子後趁便宜捐的大人哪 這就是庚子那一年 先供洪鈞老祖 後插順民旗的大人 好在諸位談論起來 句句都是維新的話 這位說 我們支那四萬萬人 總得達這維新的目的 那位說 我們亞細亞黃種 總要固結團體 把舊法改革改革 我坐在一旁 側耳靜聽 要想聽他們講解講解這真新理 那裏知道 這些位所說的維新話 不過用幾句半東半華字眼兒 所作的維新事 不過手拿紙烟 鼻架洋眼鏡 或是用一個洋皮包的衣包 這便算是他們的維新了 一句真理沒說出來 做作點皮毛上的事 遮蓋遮蓋耳目 生成的頑固心 比那甘心守舊 不怕挨罵的人 還狡滑的萬萬倍 談的功夫久了 不禁不由就露出馬脚來 談起打麻雀牌來了 麻雀牌這宗玩藝兒 如今是大運亨通 從娼優往上數 考求這件事的人很多 大人們談談 却也不算要緊 難道有了交片禁止 連說也不准說了嗎 唉 現在國家的事 糟糕到沒有分兒了 東三省鬧得那樣利害 將來結局 還會有好兒嗎 就照這麼瞎談幾句皮毛話 敷衍敷衍面子 那就行了嗎 不挖出良心來幹正經的 自己不懂 又不肯虛心 怎麼能夠維的了新呢 莫說維不了新 就是連守舊也摹仿不像了 這話莫怪我說的太過 請問從庚子到如今 維新的效驗 究竟在那箇上頭呢 不過○○皇上家多花點子冤錢 ○○○皇上家的錢 都是小民出的血汗 不但花錢的受了冤 從中得錢的 也受了冤了 怎麼會受冤呢 箇中人呀 真個的還等著明說嗎

要緊新聞

請趕緊出示整頓市面 ○前幾天報上說 禁私錢的法子 先要預備銅元小銀元 務必嚴防走漏 把私錢改爲兩個當一個 再三四箇當一個 七八個當一箇 都無不可 天下除弊的事 沒有兩全的道理 萬不能再給鑄私的打算 有人來信說 官府並沒出告示 不知怎麼就實行了這件事 這兩天裏兩箇當一個 都不行了 不定出一箇準價值來 窮苦小民 受害不淺 意思之間 彷彿怪我們鬧的這個禍 還要叫我們勸勸官府 趕緊出告示 把錢色分等定價 萬不可一概而論 又接了一封信 所見的更大 說京城的錢法 是野蠻的自由 改天把那信登出 請大家看看 如今已經亂了錢盤子了 非趕緊出告示不可了 但官府自有定見 怎樣的整頓法子 告示還沒有出 我們也不敢再來多嘴

再者 銅元既少 大箇錢周轉不開 要救目前的急 莫如由寶泉寶源兩錢局 先發當十大錢票 定一箇准價 也免得市儈把持 既可救急 又能除去許多弊病 這是怎麼講呢 傳說官鑄的弊病 有暗中收買的話 放出來再買回去 若有舊大錢 重新一磨 便可交代 鼓鑄的開銷 可就銷納在無形中了 這話未知確否 要是真有這樣事 各省銅元局裡 也要早早的隄防

五國覆文○署理美國公使固大臣 照會外務部 大意說道 奉到本國公事 前次我們政府 電告駐紮各國美公使 跟所駐各國政府聲明 本美國政府 決計不想佔中國土地 亦不借暫租的名目 來作地主 惟願各國保全中國土地 好容中國推廣各國的商務 昨接英德奧法義五國回文 意見相同 特把五國覆文轉送貴親王查閱等語 ○按美國待中國的意思 比較別國 自然是不錯 但立國在地球上 專等人家來保全 實在不是立國的道理 日俄停戰之後 中國總要跟著受氣 過了這關 該怎樣的發憤自強 怎樣的講求教育 怎樣的振興工商 坐而論道的先生們 都當立起身來 實事求是的去辦辦 太陽已高了 切莫再打盹兒了

本京新聞

勾引洋兵劫路○京城的匪徒 引誘洋兵搶人 不止一次 近來又有土匪 勾引某國兵 在東長安街一帶。

半夜裏攔路搶奪 這種事情 工巡局可沒法子管 外務部也不便行照會 很是為難 有一位西國的好朋。

友。他出了個主意。打算改扮中國裝。天天夜裏去走。總可以遇得著。妙極。妙極。

嚴防銅元走漏○八旗發放餉銀 放帳的確房 重利盤剝 往往把銅元全都扣去 前天有一位都統 親自放

餉 銅元和餉銀 包在一處 叫兵丁當面領去 以防走漏 如果能夠防住 地面上也可以活動些 怎奈

當面領去 還得原包兒交給人 唉 唉 唉

夸關大驗缺○本館有箇徒弟 原是漢軍旗人 從前苦的了不得 簡直的就要揀煤核兒了 來到本館 費了

兩年工夫 把他教的會印報了 也會收拾機器了 他家裏的大人 總盼望着孩子得錢糧 驗了兩回缺

還好 算是沒驗上 驗缺的上司 叫做夸關大 我們沒工夫去看 不知是怎樣的驗法 也不是變個新法

兒不變 昨天又去驗缺了 我就勸他說 好好的學本事 中國不興旺便能 萬一還能夠興旺 教給你的

印字匠的習氣却不小 這孩子還算是聽話 一說就能明白

本事 將來是頂有用的 比那分兒有名無實的錢糧 喫得樂意多了 可千萬別染習氣 京城的報館不多

委員考查工藝○河南陳撫台 從去年創辦工藝 因地方上的風氣 不大開通 推廣着頗不容易 現時京城 工藝局 已見功效 特派一位候補府 前來考查一切 已經到京

賽會請領執照○江西景德鎮磁商楊某 帶着新舊各窯磁器 共計二百多件 到外商兩部請驗領照 由天津 前往香港集齊 聽說所帶的磁器 很是出色

當舖喫虧○京城私錢鬧的利害 滿街上兩個當舖一個 還不願意使 各當舖門外 拿小錢去贖當的 十分擁擠 西單牌樓天壽當 平時就出入小錢 贖當的分外更多 當舖喫虧 不在小處了

各省新聞

私運被拿(天津)津榆火車上 有個董人俊 私運來福槍銅帽五千個 不知要運往何處 走到山海關車站 被鐵路巡警拿住 押解天津 交總局審辦去了

坐火車的請看(軍糧城)正月二十八日 由天津開往山海關的快車 走到軍糧城東邊 有一箇搭車的客人 在車外頭間站 被風吹倒 摔下車去 立時身死 年紀纔二十幾歲 實在可憐 凡坐火車的人 萬不

可在危險地方站立 以致枉送了性命 演戲酬神(廣西)廣西地面 慢慢的肅清 岑宮保在梧州唱戲謝神 大會賓客 又請了許多僧道 設壇念

經 為超度陣亡的兵士 官保素來開通 不料也有這宗舉動 或者是傳聞之誤 蒙古風俗(庫倫)有到京的庫倫商人 說起西藏喇嘛 自從到庫倫後 蒙古遠近 不論有名無名的喇嘛

都要見西藏喇嘛磕頭 原來蒙古的風俗 能夠給活佛叩頭 就算是極有體面 並有進獻銀錢的 一千八 百兩不等 作為見面禮 蒙古人來庫倫的 非常人多 所以華商的買賣 大為興旺

來函

岳峻峰稿

今年正月裏 有某衙門 在惠豐堂團拜 有一種可恥可笑的話 求登在報上 以供大眾評論 有一位周姓

講究的某人缺分肥 他每年准有幾方銀 (方像小寫的方) 我的缺 比他苦的多 每年所得還不足方呢 談到此處 看他愁眉愁眼的 好像有災禍到他身上的樣子 看他如此的情形 把治民的政事 早被利心

奪去 不過晝夜千謀百計的 要施展鑽營調劑的手段 唉 國家的政治 竟被此等人 給鬧到這步地位了 你說可恨不可恨

宮門抄

二月初七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櫺貝子 徐中堂各續假十日 胡玉麟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胡玉麟

電報

昨晚接電 本月初五上午十點 日

本兵佔領奉天

查出糧食槍彈○路透電報說 日軍近在旅順 查出許多糧食槍彈 可見司徒西爾投降 實為保全旅順生命起見 又聽說投降以前 把洋槍幾千枝 都沉在旅順口海底 以下各電 都是兩幾天的事

俄軍截斷高麗滿洲路○新民來電云 昨日在奉天相近地方 日俄兩軍 惡戰一陣 日軍攻擊俄右翼 俄左翼

往高麗滿洲交界 截斷日軍要道

俄工首領遊英法○德文西報云 俄國工人首領 是一箇

神父名解邦 因罷工滋事 前往英法兩國游行

兒童解字

麝 音射 俗名香鹿 反嚼無角的獸 凡反嚼都有角 麝跟駱駝一類 反嚼無角 身有花紋 臍生香核 香核沒成的時候 肚臍極癢 仰臥在太陽地下晒著 蒼蠅落在臍上 臍往裏一縮 把蠅縮入 日久變成香核 叫作當門子

牛

音語求切 家畜最大之物 能代人耕田 專有一種菜牛 肉乳都可喫 最補人身 印度洲的 背上高起一塊 彷彿獨峯駝 歐洲亞角長腿粗 有一種水牛 毛青色 力量最大

牝

音品 母畜叫牝 從牛字旁 本是母牛的名子 凡從牛旁 都是說牛的字

牡

音敵 雄畜叫牡 亦是雄牛的名子 凡獸的雌雄 都可叫牝牡

犢

音獨 小牛叫犢 老牛愛小牛 就知道用舌舐他 所以溺愛不明的人 俗語叫做護犢子

特

音忒 一箇牛叫特 祭天用的牛 就叫特 有獨一箇的意思 所以專心作的事 借用特字 叫做特意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香麝 犁牛 牝雞 牡丹 叱犢 特性

填 字 用昨單字

中原○○ 西狩○○

昨日所說的一段話 大概也可以不言而喻 至於那維新的真理 一時也實在難說 我們沒有學問的人 就會着急 不會出主意 還要請箇中人 自己虛虛心 我又怕人家說我挾了嫌 無端的發狂惡罵 自己亦毫無見解 沒甚麼說的 只好就從那衣官局上講講 也不必專指衣官局 隨便甚麼應酬 都該當改箇樣子纔好 事情雖然小 關係的也很大 怎麼見得呢 人家請客 本當臨時早到 我前天因為不願意應酬 叫人催了好幾遍 到底不去也罷了 弄得沒了法子 還得去敷衍 這就是我的錯了 如今無論官場私場 凡遇有人請客 必要故意晚來 來到必說家中有客 不然就是有別的飯局 不等飯完就走 為是顯他的應酬多 在這等人說 是官派體面 據我看來 不是我嘴損 彷彿學那應酬老爺們的賤樣子 故意的嚇人 這等口腹小事 雖然無關緊要 然既打算維新 就得先改這個壞風俗 處處學西法 這件事情 怎麼倒不學了呢 西人赴約 總有一定的鐘點 衆客先後 差不了幾分鐘 決不叫主人苦等 主人到時也不候 這點小事 就先作足了一個信字 并且西人既應了一局 決不再應第二局 無論是上司長親 再約也是要辭的 這裏頭又除去了勢利兩字 我們中國人 也何嘗不明此理 若說是生就的性子 遇着洋人請咱們 為什麼又不拿腔作勢了呢 連這麼點極容易的事 都辦不到 還說什麼維新呀 如今我說一個舊笑話 請看報的聽聽 一個人點了狀元 去見他的座師 座師恭而敬之的問道 府上祖先 一定有什麼陰騭 快請說明 好登上善果錄 這位新狀元 滿臉的得意 想了半天 啊的一聲 說道 別的德行也沒有 就有一箇祖傳的好家風 凡遇人家請客 必定早到 不叫主人苦等 你看看這個笑話 雖是譏刺人 却於改變風俗上很有益 凡講維新的人 不必把維新挂在嘴上 從本身一舉一動先改起 自然就有人來學了 風俗改好 人心必然變正 這種小事 關係的大不大呀

要緊新聞

包庇私鑪○有人在京外一帶訪查 查明私鑪當十沙版錢的下落 通州地面 就有一百多鑪 開鑪鼓鑪的人 都是些無業匪徒 餓出來的見識 就幹了這箇犯王法的事 說起來却也可憐 庚子年以前 都是各自保護各自 自從亂後 出了新鮮著兒了 所以如今的私錢最多 辛莊大棍某某 一人出頭 包庇各鑪 每鑪按日繳效 每日有一百餘金進他的門 氣燄薰天 手眼極大 他怎麼有這們大膽子呢 聽說亂的時候 某王府的家眷回京 由他保送進來 從此時常來往 某王府感他這點私恩 有求必應 新近抄拿了

一座私鑪 他就趕緊進京 大施通天手段 打算彌縫過去 不知道這回的人情 靠的住靠不住 日人在旅順的布置 ○日本政府議定 旅順作為海軍根本地方 營盤砲台船塢各工 都趕緊晝夜修造 派柴山中將統帥 其餘各官員也不少 安置的齊齊全全 新舊各街上 槍砲打壞的房屋 也都清理整齊了 中日商人 運貨前去的 業已不少 大有興旺氣象 不知我們中國人 眼看着這番光景 心裡是怎麼個滋味。

本京新聞

開辦學堂的艱難 ○河南豫學堂 去年冬天 就要開辦 至今還沒有商量妥 從中作梗的人 一時轉不過灣子來了 安徽皖學堂 也要開辦 聽說大家很齊心 李季高京卿 更肯出力 本有二三月開辦的話 這兩天裏 也有點不頂對 也出了阻撓的人了 這個阻力 你想是從那裏來的 我說一句頑固話罷 學生的資格 沒受過家庭教育 一下子給抬舉壞了 希不要緊的小事 鬧得烟霧騰天 又怎麼怪人家說不好呢 這個阻力 都是由學生自己弄出來的 修理貢院的議論 是不是因此激出 還不知道 議行鈔票 ○聞戶部財政處 議設的國家銀行 大約須五月節前 纔能開辦 現時因市面上 萬分緊急 外省解來的銀銅各元 又不很多 一時怕周轉不開 打算先開辦鈔票 發給各商民行使 借此維持市面 如果辦理能得法 却是救時的善政 借工藝收養貧民 ○現時京城地面 游手好閒的人 一天比一天多 順天府五城會議 仿照教養局辦法 把無業窮民 和年輕力壯的乞丐 收養入局 教給他各項手藝 斟酌發給工食 以免流為盜賊 這樣的話 聽見過好幾次了 不知道這回說的算不算

各省新聞

地方官因案受累 (順天) 密雲縣陳大令被參 已兩紀本報 現聞被參的案內 有密雲一條命案 疑心是甯呂兩姓謀害 尸親到本縣控告 陳大令把甯呂傳到 審問出來 不像真情 尸親說縣官偏向富紳 到順天府來上告 陳令已被參革職 呂某被順天府傳案 正在審問 案情的虛實 訪明再登 稟請開辦煤礦 (直隸) 趙州臨城內邱高邑三縣 煤苗極旺 有安徽人鈕郎中 在臨城石固村開採 很得厚利 但三縣礦山頗多 別處都沒開辦 現時蘆漢鐵路暢行 所出的煤 不夠銷賣 經三縣紳民公議 招

股五萬兩 打算開十二處的煤礦 公舉候選縣丞劉文治承辦 到商部稟領執照 以便開採 並請出示保護 學生創立自治會 (揚州) 江都紳士朱華廷 因近來學生裏 頗有敗壞名聲等事 反叫守舊的老先生說笑 於學務大有妨礙 打算約請各學堂學生 創立自治會 保全學堂的聲名 目下願意的人很多 大概必可 以辦成

燒死兒媳 (江蘇) 蘇州陳墓鎮 有個江楊氏 素來聲名不好聽 跟他兒媳婦江蔣氏 狠不和氣 忽然半夜裏放火 硬把兒媳婦燒死 經蔣氏娘家家人控告 合鎮的鄰隣 也都抱不平 約同蔣氏親戚朱祖正等 到府裏上控去了

來函

翼仲先生台鑒 如今談時務的 都說中國不如外國 外國人人能讀書認字 那知道中國文義太深 叫他有 點知識 明白大局 懂得兩門科學 非得六七年的功夫不可 貴報館熱心教育 把開風氣的事 引作自己 的責任 苦口婆心 編出京話日報來 親友之中 看貴報館的報 就是字義淺的 也都明白了 貴報的 功效 實在不小 這番熱心 實在可敬 但是文明貴有進步 報館和學堂 都是開風氣要緊的事 在下本 是箇貧苦學生 想要盡點義務 和幾個舊同學 立一處崇實中學堂 凡經理人 和各教習 全都不要薪水 學生也不拿學費 向有錢的老爺們募捐 其中有好義捐助的 也有觀望不前的 更有說我們決辦不成 笑話我們多事的 咳 中國的種族 眼看就要糟糕 我們旗人 還昏昏沈沈的如在夢裏頭呢 雖然如此 我們總不死心 大凡好事難成 也不必和他們分辦 目下本學開辦處 已由智化寺搬在崇文門內方巾巷 打算二十八日考取學生 這兩天裏 告白也要貼出來了 現在開辦的時候 用項很多 凡有拉到本學公啓 的老爺們 趕緊把捐款寄到 更求貴報館 替本學堂為中國盡點義務 把這封信登在貴報上 以後還有許 多的事要勞動 貴報館如此熱心 一定肯替我們出點力 所以纔敢來求

榮佩華拜懇

笑話

本報去年登過一段笑話 有一位冒充洋人的 剪吊頭髮 改扮西裝 借著這箇幌子 到處的嚇人 有八間 他 說先生的打扮 固然是歐洲人 先生的頭髮眼睛 怎麼都是黑顏色呢 那人無詞以對 遲鈍了半天 勉強措詞說道 家母是亞洲人 這箇笑話 在二十年前 還不為奇 如今真有這種事了 所謂天地之大 無奇不有 你說是怪呀 還是不怪呀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初八日內務府 國子監 廂蓋旗值日 無引見
 王中堂假滿請 安 松公續假十日 徐會澤請假十日
 掌儀司奏十一日祭 奉先殿醇王行禮 召見車機
 上諭周馥奏參庸劣不職各員一摺江蘇試用道王運嘉貪鄙
 狡詐行同市儈候補道曾廣祚鑽營猥鄙不知自愛安徽督
 銷准鹽局委員試用通判徐開藩縱容巡役需索鹽船銅元
 局委員分省補用通判易夢書不明事理輕妄誤公前署海
 州直隸州知州試用直隸州知州王茂中操守平常聲名甚
 劣上海租界會審委員候補知縣黃煊貪汙謬妄中外交怨
 補用知縣陳世輔膽大貪妄善於鑽營試用知縣熊驥保行為狡詐
 事荒謬不恤商情銅元局委員試用知縣熊驥保行為狡詐
 損公益私均着即行革職黃煊情節尤重併著永不叙用試
 用道鄧炬輕躁無識聲名平常前總辦銅元局試用道志鈞
 信任家丁廢弛公務均著以同知降補試用知府趙繼椿前
 辦大河口釐局縱容司巡商民交怨著以通判降補山陽縣
 知縣葉芸庸懦無能不知振作惟文理尚優着以教職選用
 候補道歐陽霖年老性偏公事疲玩著勒令休致以肅官方
 該部知道欽此

電報

吉林地面的戰情○興京地方 日本馬隊 追擊俄軍 俄
 軍逃遁 鐵路東西各地 都為日軍所佔 渾河右岸
 楊士屯 李官堡 附近各處 俄兵屢次襲擊日軍 未
 能攻入 大受損傷
 俄軍攻打日兵輜重○日軍破毀奉天北面的鐵路 從西三
 月七號以來 俄軍在寧官屯西面 攻擊日軍輜重 搬
 運死傷的床架等物 多被毀傷

兒童解字

牟 音謀 牛叫喚為牟 不但取牟牟的聲音 字
 形兒也很有意思 上半截的 象文寫出來
 就像出的氣 牛叫不張嘴 鼻子裏出氣
 所以寫成牟字 本意如此 借作取字講 就
 是謀食的謀 謀食亦可寫牟食 又當大字講

牢 音勞 養牛的圈叫牢 篆文把寶蓋兩邊垂下
 當中一箇牛字 下邊還加一橫 一橫算是
 欄牛的槓子 有很結實的意思 所以借作堅
 固講 結實極了 就叫牢不可破 祭祀的牛
 也叫牢 因牛叫太牢 豬羊就叫少牢

牲 音生 整箇的全牛叫牲 借用作牲口的牲
 音全 純色的牛叫牲 牲牲兩箇字 都是半
 音半意

犀 音西 犀字從尾從牛 犀牛一角在鼻上 脚
 有三蹠 有三角犀 三角的犀 一角在頂 脚
 一角在額 一角在鼻

牽 音遷 往前引叫牽 從立從一從牛 立是繩
 子 一 是牛 牽 有從牢裏往外拉的意思 凡
 引物都可叫牽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侵牟 牢固 犧牲 牲牲 犀角 牽牛

○之子 ○司晨 聞父 ○○ 郊 ○○

本報今日... 長落不定 碼難折算

●愛國女子來函

初六日報上說過這件事 謹位請看罷 我們添改了幾句 原稿懸掛在門前 如不相信請來看筆迹 是不是女子寫的 並非我們心深 存這種念頭的 原不能算人 怕辜負了這女子的苦心 所以要詳細註明 本主人誌

前些日子 看見貴報上 登的奉天義賑善會募啓 前屢次登載奉天人民的苦楚 那時在下心中 就難受的了不得 一時又沒有錢捐助（可憐）好容易纔積蓄了兩塊錢啊（可憐）請代交義賑善會 因為錢太少 不必說出真名姓（可憐）在下是個女子 給報館裏寫信 也是現在的風俗不大興的 我亦沒什麼多大見識 細想我們中國 雖然說是貧弱 有力量的人家 還是不少 男子我且不必說他 我們中國女人 講究衣裳首飾 水烟袋 幾十年是習慣的了 若是中國富強 也還可說 目下我國 受外人的欺侮 亦算到了極處了 大家就應該改改 那裏知道 不但不改 近來又添了新鮮的了 鬥麻雀牌 喫洋烟捲 講究起洋烟袋嘴兒來了 太太 奶奶 小姐 姑娘 既然有這些個花銷 那些大人 老爺 自然比吞錢獸還要利害 就是有些明白人 要作與國家有益的事 家裏的人（聽著）也不容他去作（聽著）可憐女子沒有學問 要想救國也不配（聽著）聽說英國人講論 印度女人 從先一點學問也沒有 就知道要金鐲子（聽著）現在雖有幾個有學問的 國已經滅了 亦沒有用處了（聽著）我中國人 自己以為比印度好一點（庚子年來京的印度人 比中國人體面）將來可不知怎樣 切不可學前從的印度女子 被人看輕 奉勸那富餘錢多的大家捐捐 開箇女學堂 開個女工藝廠 那錢少的呢 一天少喫點烟 買張報看看 要是不識字 就請人念給聽聽（以上的這幾句 一字沒有添改 我們報館裏 可真怕透了 一談到勸人看報 總說是我們自己招買賣 這樣賠錢的買賣 有甚麼招頭 這樣賠錢的買賣 又豈可以不招 真可哭 真可哭）大家可別想錯了 要說是中國已然這箇樣 我出力亦是無益 得過且過 得樂且樂 那可就害了自己了 嚇 我說的話 你們聽見了沒有呀 祇要我們四萬萬人齊心努力 還可以強得起來（莫喜歡）快作點有益的事罷 男同胞自然要快些作 女同胞亦要趕緊作 莫等待中國富強的時候 讓別國的人 笑話我們 說中國女人不出一點力 有益的事 都是男人作的 我們中國女人 那可更不值錢了（這幾句話 傷心到家了 果然有那一天 愛國女子的心裏 叫人笑話笑話也情願）祇要大家肯聽我勸 就罵我是女瘋子 賴我是器量小

（器量小三字是添的）看見人家鬧 妒嫉的沒了法子（這兩句是改的）纔說出這一套話 如此的冤枉我 我亦情甘領受

要緊新聞

日人可取○這兩天奉省的信息 日軍已佔據新民屯 省城亦攻破 據昨天日軍公報說 奉天是大清發祥重地 立為陪都 論理都應當保護 城裏的清國人民 也該當保護 已由大山司令官 發下號令 嚴禁各兵隊 破城之後 不准在城裏駐紮等語 現已破成 日人的文明舉動 不知究竟如何

聲明分省的原奏○江蘇江淮分省 本由端中丞條奏 所定分管的地方 經政務處覆奏 跟原奏的情形 大不相同 聽說奉旨以後 端午帥又有摺子 說原奏管轄地面 與政務處所議不合 請旨仍交政務處照原定地方議辦 此事關係重大 不知能改定不能

約束留學生○聞湘撫端午帥 因東洋留學生 近又有聯名公稟 干涉○朝廷的大事 各學生裏 兩湖兩江人最多 特電囑駐日本楊欽差 把各學生嚴加約束 叫他們安分用功 不可聽風就是雨 隨便把國家要政 妄生議論 並把學生近日情形 回電告知

本京新聞

請嚴辦私運條陳○某御史條奏 說日俄開仗 我們嚴守中立 按照條約 對着交戰國 全不准接濟食品 不料我國的好商 貪圖厚利 私辦各種貨物 偷運到戰地銷售 請諭知各省督撫 轉諭州縣官 嚴密查拿 以免外人借口等語 崇文門內 某國洋行 收買雞蛋 運往營口 雞蛋這樣東西 不知算食品不算 請在京多鑄銅元○聞戶部各堂官 因現時市面緊急 商民交困 救急的法子 非多鑄銅元不可 必得銅元流通市面 私鑄不禁自止 這件事趕緊快辦纔好

議設彩票○現聞有人條陳 說粵漢鐵路 自行招股 怕一時難見成效 請開鐵路實官捐 並設立彩票 借籌路款等語 此事要創辦彩票 似乎還容易下手 鐵路上要開官捐 總有不便

江蘇議設旅學堂○江蘇同鄉京官 被外省來引見的提醒 也打算設一處旅學堂 專教江蘇人的子弟 經費由印結局提捐 省分已經小了 界限更不能不分了 聽說不願意的很多 所以還沒有定局

當舖大賠本○本月初頭那兩天 安定門大街某當舖 被幾十箇勇丁 闖進櫃臺 把舖夥動手痛打 一間為 什麼緣故 據說因勇丁當當時候 每銀一兩 合錢十二吊 現時取贖 都要按二十吊計算 彼此爭吵

勇丁們約來同夥一齊動手 後經有人說合 仍按每兩十二吊 加利取贖 按現時銀盤合計 當舖的賠累不小 聽說這一家當舖 業已止當候贖

地面官不管搶案○阜成門外某村楊姓 日前騎着馬趕城 走到阜成汎四道口 忽遇見三箇匪徒 各拿單刀 洋鎗 上前攔住 把楊某拉下馬來 用刀砍傷了腦袋 三箇人拉着馬走了 後經過路人看見 給楊某家裏送信 抬了回去 叫人到本汛報案 守備居然說 此事我很難辦 不知道所管何事

愚人迷信○初一日正午 有許多愚民 抬着黃綾子彩亭一座 前邊是旗鑼傘扇 各樣執事 後邊七星大旗 出了東直門 直奔西壩某廟進香 相傳是太陽生日 黃紙的大報子上 大寫着太陽天子普照星君 中國國民智不開 像這些迷信的舉動 實在可笑可憐 官不禁止 大約也是有這個見識

各省新聞

錢行請設立公會（天津） 商務總會的紳董 在天津府公稟 請設立錢業公會 以便聯絡錢行 已蒙批准 并派官銀號徐大令鈞 充當公會的總理

鐵嶺近情（奉天） 近有糧車一百二十輛 走到法庫門 被俄兵搶劫 拉到昌圖府糧台 把糧食全行卸下 剩了空車 轟着叫走 車戶因糧石被劫 急的要命 到昌圖府去告狀 府大老爺無法 去見俄營的主將 俄將說以後必還糧價 但不知多咱纔能付還

糧價奇貴（奉天） 現接瀋陽人來信 說省城的糧價 萬分昂貴 高糧米每斗合銀一兩三錢 白麵每斤合銀一錢多 柴禾每捆合東錢九吊 猪肉每斤合銀三錢 不但沒事業的窮民 不能過日子 就連尋常中等人家 也都是艱難困苦 日不聊生 那些逃難的百姓 更是一言難盡了

添設首縣（河南） 傳聞河南省大員 因鐵路業已修通 省城在近 還要另修枝路 祥符縣責任太重 一個人照顧不來 打算把陳留縣挪進省城 跟祥符縣分辦公事 大約不久就要出奏

各國新聞

地方官會議（日本） 聞日本政府 要開地方官會議 命各處府縣知事 定期本月二十三號 在東京聚齊會議 所議的事情 是第四次招募國債 和加增收稅的章程

勸駕東游（韓國） 現得韓京信息 據說日本駐韓欽差林權助 日前面見韓皇 勸韓皇到東京游歷 查看日本本國的國情 借此聯絡邦交 可以有許多好處 韓皇亦深願前去

宮門抄

二月初九日理藩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趙爾巽馮汝璈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趙爾巽 馮汝璈

二月分投供驗到人員名單○(郎中)李焜瀛田倬卿孟廣善(主事)蔣德椿王晉豐陳輅吳和紳王蔭光朱桂生鄧

心蕃潘其相鮑世爵(京通判)駱育焜(正指揮)謝錦春楊潤曾文藻管象乾陳祖善方煊戴鴻達(大理寺丞)

劉文湘(光祿司署正)張有垣(副指揮)鮑誠炎高光第楊開運王式徵劉秀柏孫紹香朱世豪王恩綸劉永圖韓

興東劉義年李嘉章劉緝熙易顯珩畢世垣劉銘彝莊浩然李德甫史紀常王時積萬度周廷蓑朱保清張烈趙錄策

蔣穎濱(國子監監丞)林棟(內閣中書)戴君義吳燕紹童焚梅沈觀宸丁震蕭端潔謝銓黃鎮江瑞麟武尋潘統

椿王憲章韓臚雲潘毓桂李昌宣孔昭曾李鍾璿任肇新張紹言麥毓勛(國子監學正學錄)李春澤彭聚奎宋望

儒李燕春(京府經歷)張潤泉(部司務)祝毓清鄧文鏞胡毓驥楊毓藻郭恩第李懌義(翰林院待詔)劉海鵬

(刑部司獄)劉毓琛方維鈺王壽頤姚武林道富明頤(知府)鳳林存厚尹肇熙承恩(鹽運司)盛同頤(同知)

張鴻謨清樸崔曝徐漢源(知州)溫煥文夏獻芬黃玉方郭維祺李建基周行遠廖上仁李國琳王錫麒高桐徐樹瑾

夏鴻達陳炳堃馬駿聲彭澤銑徐寶芝壽恩成李慶藻馬振濱文治趙鶴清(通判)者明忠陳盛銓趙聯璧劉恩華

彭耀松宋維英黃承璋孟憲初胡垣洽玉輝祺英楊誥宋阜(知縣)沈同芳黃樹榮依昌阿劉塾光熙鈕福安蕭漢

儒馬丙炎李九波蔣積文廖學沂滕竹羅駿聲林仲鏞潘運炳渠源淦李發新殷廷鴉方積驊連德魁斌術沈黼清雷

恩溥張振聲傅鴻詔張裕藻張炳文周幹臣王聲揚周嘉德陶文堃劉楷史久龍曹逢年善元魏敦詩李壬林鍾長庚

陳庸孫慶祺楊廉沈寶琛伏衍義陳福謙李士則江仁徵丁學恭錢昌祚宋嘉俊周秉道葛龍三趙傳流招起陞王浦

蔡陶福履又林陳恩榮余雲龍王葆善張榮熙黃中瓚謝序勳劉炳南邱寶生李錫金張泰符林震馮卓英王之襄陳

兆熊李樹森傅基虞馮宋岱王翊辰邢其翰朱芳魏寔甫李式曾王煦健黃文德王熙昌盧廷俊淡長康蕭基豫崇勛

(布政司經歷)申晉祓雷福培(布政司理問)董林(直隸州州同)孫藍卿孫鈞(州同)湯崇善陳肇孫朱雲泰

按察魯其昌(鹽經)鮑在斯(直隸州州判)曹學詩柯麟威韓謙楊同昇周紹文陳思曾(州判)王維垣王昌善

楊祥鑫王作梅李鴻文王耀境(布庫人使)周式衡沈錫榮趙裕春李樹林文澂樊金(鹽大使)尙其光陳應絳周

啓泰劉朝柱高恭福尹肇燕任慶源延樟金立誠李麟閣王繼芬蘇企曾齊桂棻王獻璜高溶宋加善

牌示

直藩牌示 准補長垣縣知縣趙維慶仍留滄州署任所遺長垣縣缺改委准補滄州知州戚朝卿調署 署保安縣知

縣張受中丁憂遺缺飭准補是缺之現署昌黎縣知縣呂懋光赴任所遺昌黎縣缺委候補直隸州趙巽年署理

◎ 又有一位滿洲人說話 ◎

來稿

見貴報有滿洲某君來稿 貴報慨然登錄 佩服之至 但滿洲人的惡習 一時說也說不清 今天揀那頂有關

係的 說出一件事來 打算再興科舉的 也可以想想 不但滿人是如此 就是漢人考試 也未必不如此

要打算抖擻乾淨 言語之間 可就有些拉撻了 還求原諒

繙譯老爺們請聽著 我朝用清文取士 因清文是本朝的國語 有點不忘本的意思 凡中了繙譯舉人進士

一直到點了翰林 都與八股中的是一樣 升遷的道路 比八股中的人還快當 老年間的繙譯 還考求點兒

漢學問 沒有不通文理的 滿洲的人才 由此出身的也不少 到了目下 這條道兒 算壞透了 無論考那

樣的小場 必然講究傳遞 就是鄉會大場 都與那底子了 賣底子的 都是各有各的黨與 到了場期 各

黨與引類呼朋 在場近租箇地方 其中舉人進士也都有 串通場內 題目一下 他們先傳出信來 繙譯好

了 由路上的傳進去(路上的就是傳遞人的別號)跟場裡人役巡勇等等 串通一氣 得錢大家分肥 場裏

也有他們的一黨 借下場為名 在號桶子裡攪買賣 用他們的底子中了 價錢可就不小 初出手的小阿哥

那裡考得過他們 那是萬不能中的 詭計多端 難以細講 還有冒名頂替入場的 名叫坐地冒 我們旗

人家的子弟 纔五六歲 奶黃子還沒有退 就有中騰錄官繙譯秀才的了 也有剛會寫兩筆清字 轉眼之間

中舉人了 中進士了 漢人科場舞弊 也免不了這些事 然究竟辦得嚴密些 還不至十分露馬脚

唉 這也算取士大典 弄到這種樣子 豈不可嘆 這些槍冒傳遞來的 你說夠多們容易 繙譯老爺們 要

是一步步高升起來 京官必是翰詹科道 外官也是州縣府廳 不用講別的 就是那語言荒謬 人心地糊塗

十箇裏倒有八九 甚至有繙譯兩榜 不能寫一封信 作一箇說帖兒的 更不必說致君澤民的大經濟了

細想起來 真不怪被人笑罵 這些位大爺們 自以為功名是有命定的 對人還是驕傲的很 真可謂不知天

高地厚 井底之蛙 一輩子開不了眼了

有跟他們講講時務的 彷彿是人家舌頭上有刺 一張嘴就扎了他的耳朵 再說說各國怎樣會強 中國怎樣

會弱 他還是把你當二毛子看待 整日昏昏 一定是沒有腦筋的了

要打算請他喜歡也容易 拉拉胡琴 打打鼓 學兩句叫天兒 再唱兩聲汪大頭 那纔起心眼兒裡合式呢

(汪大頭跟叫天兒這兩箇人 諸位不要看輕 作報的人 倒很佩服他們 他們能夠震動無數的俗人 勢力 比政府還大 可惜沒人提他們的醒兒 他們沒有遇見好人 他們要是肯為點子力 好好的編些新戲 想法

子。開。通。民。智。比。我。們。這。報。館。裏。的。力。量。要。大。萬。萬。萬。萬。萬。倍。可。惜。沒。人。提。他。們。的。醒。兒。他。們。沒。有。遇。見。好。人。汪。大。頭。的。舉。動。很。則。致。我。看。這。箇。人。必。有。點。兒。深。心。一。提。就。醒。這。一。班。人。裏。大。大。的。能。夠。救。我。中。國。可。惜。沒。人。提。他。們。的。醒。兒。他。們。沒。有。遇。著。好。人。上。海。的。汪。笑。儂。真。是。神。仙。在。下。也。是。滿。洲。旗。人。此。等。情。形。看。慣。了。也。不。覺。得。可。怪。怎。奈。這。兩。天。裏。不。知。爲。了。甚。麼。一。陣。一。陣。子。的。很。難。受。又。動。了。點。兒。保。種。的。心。想。我。繙。譯。諸。公。人。數。也。不。少。雖。道。說。人。家。罵。的。不。錯。我。們。的。種。真。賤。就。沒。有。一。箇。通。靈。性。的。了。嗎。知。恥。自。強。保。我。種。類。這。點。意。思。諸。位。權。得。不。懂。得。呀。時。事。不。可。問。了。漢。朋。友。們。自。己。都。要。幹。自。己。的。去。了。有。爭。路。權。的。有。爭。確。權。的。還。有。爭。言。論。權。的。我。滿。洲。人。也。跟。著。人。家。學。學。不。但。旗。人。體。面。連。大。清。國。三。箇。字。也。可。以。增。一。點。兒。光。彩。啊。

要緊新聞

日本佔奉天後的情形○日軍進城後 傳諭城裏各住戶 照常安居 不必驚慌 但官場中人 有平時跟俄人來往的 不免心驚 早已溜之云乎了 日軍在塔灣地方 前後幾天 不肯緊向前逼 留出西北兩路 容俄兵退回鐵嶺 免得城裏居民 同遭砲火 這點同種的意思 亦可以叫白種人看看 合辦鐵路的傳聞○留美游學生 有密電到上海 說美國富人摩根 領頭出主意 約定英美德法俄五大國 合出資本 來修中國鐵路 就從粵漢路工下手 此事雖難定真假 但前有美法比三國合商的風聞 今又有五國合辦的信息 我們中國人 總應該早早防備 這箇利權 要叫人家奪了去 簡直的是不分之分了 匪徒入教○河南陳州府 有個張愚子 是著名的土匪 招聚了許多人 無惡不作 地方官拿的很緊 他便投入天主教 作了教民 地方官不敢再拿 稟明交涉局 照會教士 叫他把他匪徒交出 教士護庇匪徒 也是犯教規的事 大約他們也不肯受這箇惡名

本京新聞

日工索價○潮汕鐵路的日子工 被鄉民殺死一案 屢紀前報 聞外部人說 要賠款二十餘萬 方肯罷休 死了一個周生友 費盡唇舌 纔弄到不了了之了 中國人真不值錢 日工的價值 要比周生友大多少倍 議修襄漢路工○某洋商到外務部來說 願承修襄漢路工 各處鐵路 正在力爭廢約 自行籌辦 爲的是自

保利權 若准了這條路 必定又起爭端 所以外務部極力推辭
 趙尙書整頓部務○戶部趙尙書 自從到任後 一切公事 都極力整頓 近來更事事認真 來往文書冊檔
 全調在堂上 不准書吏經手 由司官辦妥後 再交給書吏發行 免去許多弊病
 貢院員要重修了○重修貢院一事 本報前已說過 如今籌款為難 科場又要停止 所以不大敢相信 聞會
 議過兩次 有人力主重修 贊成的人也很多 這樣看來 大約是事在必行了 據外人說 不如拿這項錢
 開一箇大工廠

各省新聞

輪船到津 (天津) 開河以後 上海來船 頭一次到碼頭的 上月二十七日 是膠州輪船先到 碼頭上徧挂
 各色旗子 海關照例有獎賞 船上裝來的貨物 大米 洋布 洋紗 鐵器 顏料 並中外各種雜貨 鮮
 果甘蔗最多
 北洋軍政 (直隸) 從前駐京的武衛軍 改為常備軍第四鎮 要調到南苑駐紮 近來第四鎮的官員 都十分
 公忙 練兵處行知北洋 所有常備軍官長兵丁 無論在營在外 都不准不穿軍衣
 黃河鐵橋要完工 (河南) 盧漢鐵路的黃河鐵橋 工程快完 已紀前報 現聞南北已經接連 可以行走
 議開雲南銅礦 (上海) 上海商會總理嚴觀察信厚 因各省鑄造銅元 所用的銅斤甚多 大半由東洋買來
 利源外流 十分可怕 打算自籌巨款 到雲南去買礦山 自行採鍊銅斤 聞已電寄雲南省 跟督辦礦務
 唐大臣商量 但願早早辦成 中國的銅 出產很多 無奈不講究種樹 出銅的地方 柴木用完 沒有鍊
 銅的材料 所以工本極大 願留心此事的人 先想想這箇法子

各省新聞

商人愛國 (日本) 日本東京 有東鄉商店 因前敵戰勝俄兵 做出來的東鄉花 十分好看 作打勝仗的紀
 念 賣出價錢 全送交愛國婦人會 作為軍前的費用 又時事新報館 刷印的旅順全圖 賣的價錢 也
 全送交恤兵會 這都是蒙小學堂的效驗 人人愛國 怎麼會不强
 美后試穿日裝 (美國) 美國大總統的夫人 羨慕日本尊貴婦人裝扮 聖路易博覽會 有一處玉寶堂 懸挂
 著極華麗的東洋衣 美后就買了一身 居然穿起來會客 大家不住的喝彩 東洋裝束 其實很不方便
 因為打了勝仗 衣服也有人羨慕 可見不論中外 人心總是一樣啊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初十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蘇州織造崇啓請 訓 蔡鈞請假三個月修墓 孫中堂 奏請開缺 召見軍機 崇啓 上諭孫家鼐奏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孫家鼐着賞假兩箇月安心調理著 庸開缺欽此

告示

順天府步軍統領衙門巡視五城察院爲 剴切出示曉諭事照得本衙門具奏京城錢法日壞擬定章程設法查禁以 便商民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自應欽遵辦理用特開列簡明章程八條俾可遵行除咨行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 仰商民人等一體知悉務須查照後開章程一律遵辦倘有市儈奸商違章漁利一經查出或被被告發立即從重究辦 決不寬貸其各稟遵毋違特示 計開 一減私錢價現在私錢充斥驟行嚴禁勢必牽動市面今定出示以後一月 之內以砂板錢二文作官錢當十錢一文搭大錢行用指私鑄之一錢以上者而言若近日新出之更小者不得以錢 論首月搭用十之五按月遞減一成減盡爲止永遠不准行用各錢舖所出原串現錢崇陸續收回錢色數目即照本 票付給以後止准用官板錢票其民間舊債悉仍原數不得援以二當一之例 一由本衙門購運銅元來路既廣足 資周轉商民自必稱便而私鑄者無利可圖其弊自絕倘有奸商把持盤剝造作謠言擾害閭閻者各衙門立即拏辦 以安市面 一本衙門口設立順天府公估局一所在正陽門外附設分局一所委員經理每日錢行總經紀定盤應 按照公估局交易現情不得任意漲落以平錢價 一銅元市價由公估局按日牌示與津市劃一以免奸商漁利販 運出境即商民隨身攜帶不准逾五十枚之數違者照與販治罪官運餉項不在此例 一公估局出銀洋車券金銀 各號皆可通用其現錢現洋互易銅元均照津市科合掛牌並刊傳單由總紀布告商民登諸報紙出入一律不增不 減 一未經報名掛幌之舖莊及外行所開之銀錢各票公估局概不收用 一公估局每日早九點鐘開午後五點 鐘停止交易以便清釐帳目 一公估局每日日出兌銅元無官商錢店等則局領取銅元每兌洋銀一百數者仿照 京師以銀易錢行情每泡多合數吊辦法仍照津市定價只曾百分之一其零星兌取者概不酌增 右仰知悉 這告示是今日重貼 昨日所出的告示 與這個小有不同 已經不算了 這張告示 文義亦不淺 無學 問的商民 多有念不成句兒的 等明日演成白話 請大家再看 本館記

電報

佔領奉天後的戰情 ○從西三月十號上午十點鐘 日軍佔領奉天後 這兩天裏 已包圍俄軍三面 附近奉天 一帶 交戰甚烈 俄兵傷亡數目 ○路透據俄官報云 奉天之戰 前數日內 核算死傷數目 共三萬三千名 其中兵官約八百 三十員

● 一箇步兵的志向 ● 原文文義深長 節取幾段 演成白話 我當兵的兄弟們聽著

我自投營以來 自己就起下了一箇誓 這個身體 一定要送給我國家 決計不再愛惜的了 家親年老 弟
弟幼小 我的身體 責任很重 無奈外人的欺侮難受 雖是我國民智不開 處處有自取欺侮的道理 然這
箇錯處 還要責備為民上的人 未曾教導 現在世界 黑暗的了不得了 一線燈光 就在這各報館的一枝
筆上

官府的為難 我們當兵的 那能知道 揣度情形 總是不明白外人的底裏 打算敷衍著過去 應酬應酬面
子 拿待中國人的法子待外人 據步兵想著 萬萬不中用

內外大小官員 連我當兵的兄弟們 好人却也不少 但不好的可更多 不好的人 也沒有別的甚麼思想
不過是想發大財 看看如今的局面 發財之後 打算替誰去作着財奴呀

還有一派人 喫喝嫖賭 自己覺得是風流模樣 喪名敗德 都因此起 我見北京各學堂的學生 往往有這
們一派 在學堂裏頭瞎混 我是一箇步兵 那配這樣大膽的胡言 不過哀我中國 辦學堂的欺項 真是來

處不易 學生們常鬧是非 叫那些不喜歡學堂的大人們看著 可更有的說了 (以上均照原文演說 以下就
着原文添改)

在下沒有投營之先 在家對我母親說 生為君父報仇 死為國民雪恥 我母親正顏厲色的囑咐我 說
道 你可要做的到 你可要努力的做到 你可不准說了 不算話 這話已經十年了 唉 人生的志向難償如

此 人生的志向難償如此 我自二十一歲入營 今年二十四歲了 轉眼的功夫 可就老大無用了 法皇拿破崙 年未三十 席捲全歐

名振萬國 在下年已二十四 僅僅當一個步兵 令人羞愧死 令人羞愧死 我從我離家的那天 老母送到門外 再三囑咐 說你沒有甚麼嗜好 我很放心 就是你的脾氣太直 恐怕

不能夠隨和人 務必要擇人為師 長長學問纔好 我師胡公 今已回南去了 不得常常領教 念老母送別
的話 豈敢不處處留心 今讀貴報 心裏佩服的沒了法子 如不嫌棄 願作弟子

刺殺... 鐵欽差走到彰德 有人專想行刺 沒有得手 刺客羞憤難當 自己尋了短
 混... 一篇冤狀 地方官怕鬧出大禍來 未敢聲張 當刺客的人 他自己一定有他的見解 打算壓回
 越... 風力越狂猛 越得放風箏線 新近俄國的皇叔 被炸彈轟死 俄皇也差
 出... 一點兒受敵 都是不肯放風箏線的緣故

本京新聞

認真練習公事 ○傳說吏部張尙書 整頓部務 四司各科房 每科派司官二員 跟各書手同坐辦事 遇有應
 善勤的公事 由司員對明 再交司堂畫稿 和書手一同操勞 司員親手辦慣了 再不致不明公事
 議抵制各國鈔票 ○商部會議 因京城銀根喫緊 各國銀行的鈔票 市面上很見流通 華商的票子 行使反
 不暢旺 要想法子挽回 利權必流出外洋 但維持的法子 必須有真力抵制 叫各票號議出條陳 呈
 遞商部

奏設官銀局 ○京城市面 銀價漲落不定 物價萬分昂貴 眼看着就是不了 提督衙門順天府五城 屢次會
 議 打算設立公估官銀局 由戶部發出銅元 兌換現銀銀元 銅元價錢 務必跟天津一律 不叫他有絲
 毫餘利 官私買私運 自然就不禁自止 民間的大個錢 現錢條 照舊搭使 只要周轉靈通 慢慢把小錢
 子替換完了 或者可以挽回 昨天的告示 就是此意

各省新聞

鐵路命案 (山東) 聞山東大嶺地方 (在高密昌邑中間) 火車站的德國人 名叫海里太 因酒醉闖進民房
 中國巡兵去攔阻 德國人奪過鎗刺 扎傷了好幾箇人 有當場被扎死的 後來押解到省 德領事貝斯審
 問 打算就辦個監禁 中國官要叫他抵償 你想辦得到辦不到
 兵懸統領 (直隸) 駐紮小站的自強軍 巡防操練 兵民相安 聽說本月初一 第八營步兵 有二百多人
 調歸常備軍 臨走的時候 全依依不捨 統領用好話勸慰 眾人纔勉強動身 走出好遠 還連連的回頭
 看望 都說統領待人忠厚 有恩有威 十分可感 中國帶兵官 要全是這樣 打仗的時候 誰肯私逃

法人公論 (法國) 法國上議院 會計員圖波斯 論此次日俄開仗 日本為保全東方和平 抵制俄人 總算
 是義戰 俄國人過於自大 打算掃平了日本 好由着性兒害人 誰知開仗以後 連戰連敗 實在是俄人
 自取 圖波斯乃是有名的人物 這回俄借法款 不能成功 恐怕就是這番議論的緣故
 華商講武 (美國) 美國屋崙地方的華商 設立維新會 向美人租賃地基一段 修建木樓 很是寬敞 樓下
 當作會所 並尚武學堂 樓上有房十二間 置辦洋鎗 學習武備 有二十幾個人 天天習練 華商在外
 洋年久 見慣了尚武精神 所以也知道學他一學

附件

● 訴委屈 ●

翼仲

一個人辦事 很難討眾人的歡喜 要打算人人說句公道話 都把你的苦心原諒出來 那是萬萬不能的 何
 况小人心多 恐怕你害他的事 免不了就造你的謠言 為甚麼發這篇牢騷呢 昨天話到耳朵裏一句話 有
 人說我們這辦報的 全是擺老爺駕子 不能像書舖紙店似的 照着規矩作買賣 說這種話的人 我也知道
 他的用心 不過是市井小人的見識 怕是搶了他的行市 這兩片子無公德的臭嘴 本可以拿他不當人 原
 不必同他計較 無奈冤枉人的太利害 也不能不訴訴委屈 本館所交接的主題 大宗生意 全在京報房
 北京六家京報房 送報的二百多人 差不多都到本館來過 請大眾說句公平話罷 本主人是平等待人呢
 還是擺老爺駕子呀 老實說給你聽 我是看夠了官場的惡習了 心裏已經冷透了 所以有官不去做 就是
 怕當老爺 庚子年亂的當口 因為餬口 沒有法子 賣過白麪 自己趕車拉過水 扛過麥口袋 還在果子巷
 擺過掛貨攤子 別人許不記得 肅王爺自己步行著來過一次 問過洋磁茶碗的價錢 請問那時候 誰不管
 我叫掌櫃的 我也居之不疑 甚是得意 從那裏看得出我是老爺 如今辦了這種賠錢招罵 損己利人的營
 生 反倒惹出這個話來了 起心眼兒裡很委屈 我自己細想 不敢說是沒有得罪過人 所得罪的 大概都
 是漢奸 我心裏就有這們點兒分寸 凡遇着了漢奸 雖是富貴無極的闊人 我也是不愛理他 真正有熱心
 的好朋友 主天教耶穌教的教友 也有我的知己 可要聽明白了 我可不是二毛子 在下是生不逢時 從
 庚子年受過那一番折磨 臉皮上長了很厚的一層羞 所以纔不願意當老爺了 (內中還有一層曲折 改日再
 說) 如今做的這宗買賣 可也不是專為賺錢 要打算賺錢 專專的印書印字 豈不大妙 何苦學那子規夜
 啼 把兩片子嘴說的流了血 誰又來替你搵疼呢 漢奸聽著

宮門抄

二月十一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孫中堂謝賞假兩箇月毋庸開缺 恩 朱侯致祭明陵起程
 日期 文熙續假十五日 召見軍機 顧肇新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進內升 中和殿看版畢還海

演說禁止私錢的告示

開列簡明章程八條俾可遵行

所開的章程 又不麻煩 又極明白 共總八條 一條一條排出來 叫大家好照著章程辦事
 除咨行外合亟出示曉諭

這個章程 要咨送到各衙門裏去看 除咨送各衙門外 該當趕緊貼出告示 要叫大家明白明白
 為此出示到毋違特示

因為如此 出這告示 指望著商民人等 一股腦子 全都知道 總要照著所開的八條 齊心齊力的遵照
 辦理 萬一有那種壞心眼兒的人 故意的犯法取利 或是叫官給查出 或是叫人家給告了 馬上就從重
 治罪 決不輕饒 大家小心點兒 不可不遵 故此專專的寫給你們看

計開 一條一條數著 開出來寫在下面
 第一條 減輕了私錢的價兒 現在私錢 到處都是 猛孤丁(這三個俗音 想不出是甚麼字)都給利利害害的禁止

必定把市面搖動 如今定規著 自從出告示起 一箇月裏頭 兩箇砂板錢 當作一箇大箇兒 兩搭著
 行使 可是有一樣 這頂能搭著用的私錢 他那份餉 要在一錢重以上 新出來的小黃沙片 簡直的不
 能算錢 不在話下 第一箇月搭用十成之五 比如要用二百錢罷 可以給五箇大箇兒 再搭上十箇私錢

第二箇月可不能還是這樣了 過了一箇月 再減少一成 用二百錢的 就得給六箇大箇兒 再搭八箇
 私錢 過了兩箇月 再減少一成 用二百錢的 就得給七個大箇兒 再搭六箇私錢 五箇月之後 可以

全數減完 永遠不准再用 各家錢舖 所出的現錢條兒 亦當早早的收回 憑票來取錢的 就照原票付
 錢 (如願意換大箇兒的 只好照章程折算 本館謹註) 五個月限滿 止准用大個錢了 民間的從前舊欠 可是還

得照原數算 欠咱們一個的 不能跟人家要兩個

第二條 明日再演

者原不足與校然因此致令悻悻亦殊可憐也特此致意並達謝忱

本主人啟

◎宗室勸宗室◎

夢覺原稿

京話日報館主人台鑒 我今天來的這封信 不為別的 因為在下是個宗室 要勸勸我們各族的宗室 京城裏頂可惡的 可惡不過的 就是下流宗室 倚仗着這根黃帶子 胡作非為 不敢說都是這樣兒 橫豎好的挑不出幾個來 在下不敢說獨我這宗室有體面 因為常看貴報 在下總比他們明白些 自己明白了 也想叫宗室人人明白 仗着一張嘴來勸人 能夠有多大的力量呢 故此跟着人學 也作出一段白話來 求登在報上 但願我們宗室看見 都知道改過前非 那才不愧是天潢一派 要是仍然不改 朝廷的家法雖寬 自己的子孫何罪 先人有靈 也不認我們是愛新覺羅氏的後代了 此話雖然直些 却是一片至誠 務求把下邊的話 登在報上 感君大德 實在不淺 即請著安

庚子未亂之先 宗室老爺們 鬧的實在不像箇樣兒 我先把體面宗室供得高高兒的 單說那不體面的宗室 倚仗着這根黃腰裏硬一就是黃帶子一喫倉訛庫 聚眾羣毆 開賭局 設烟館 挑詞架訟 放閹王賬 保庫兵 開小押 欺侮老實嬌兒 端寡婦的門 拆官房 毀目廳 明火執仗 種種下流 無惡不作 還有那假充黃帶子宋朝的宗室 更是不不要體面 怎麼說宋朝的宗室呢 每逢着道字號的時候 他必說太爺是黃帶子姓趙 還有住家戶兒的門外頭 居然寫明白 宗室趙寓 清國朝廷不姓趙 姓趙的是宋太祖 這豈不是宋朝的宗室嗎 這都是念百家姓兒的好處 因為頭一箇字是趙 所以也硬要姓趙 這一類的人 比忘了國姓的不體面 還要加上幾倍 到了庚子之後 立了個工巡局 纔把宗室給管教過來 沒有一個不遵王法的了 那時候不體面的事 也就不敢再去作了 誰知道呢 上年五月裏 宗人府上了一個摺子 說是工巡局私押宗室 於例不合 申明道光年間的一條舊例 凡有宗室覺維詞訟案件 工巡局跟營城司坊 並無收審的權柄 自應到宗人府喊告才是 別的衙門 一概不准審理 已經奉旨允准了 此事由宗人府傳知各族長 轉告各宗室人等 大家都揚揚得意 嚶呀 宗人府的人人門呀 這件事情 辦的可有點兒欠妥當罷 這箇意思 並不是體恤宗室 也並不是保全宗室 簡直的是縱容宗室為非作歹 有那不體面的宗室 聽見這個信兒 又拿出當年的脾氣來了

〔未完〕

要緊新聞

增將軍被擄不確 ○京津各報上 都說奉天增將軍 被俄國人擄了去 新民屯的電報 也說是本月初六 有

一員俄武官 奉苦魯巴金的令 把增將軍帶着同走 現跟外務部的人打聽 說是并沒見這樣電報 想來是靠不住罷 也許是不准人說罷

諭停火車○閩外鐵路總局 昨天出了告示 由溝帮子到營口新民屯 那幾處的火車 不准照常開行 不知因為什麼緣故 或說是日本要借路運糧 袁宮保不肯答應 日公使向外部說話 責備外部 從前俄人購着大家 借路運糧 為甚麼就答應 如今我們說明白了 反不答應 是何道理 不知怎樣的回覆

團體要團○蘇淮分省之後 京官裏頭 有打算把印結分為兩省的 這都是不知大局 專顧一己的見解 現在大眾同鄉 在都察院遞稟 呈請代奏 兩省官民 不願分開 江蘇印結 仍然照舊 大家結成了團體 或者還可以挽回 這件事情 於東兩大局 很有關係 但不知這箇團體團不團

會議不能定局○重修貢院的事 內閣先會議 到的人就不很多 只有李學士劉學士幾位 具了說帖 并沒一定的主見 不過說貢院是該修的 無奈籌款不容易 多半是八面鋒的議論 各衙門公事 每逢會議 總是如此 要按議院的辦法 行與不行 當時立定 豈可說這種的活動話

本京新聞

失物勒賠○前尹憲沈大京兆 在福州館夜聚 失去衣帽頂珠等件 尋找不著 後經某當舖總管 設法尋出 貂褂一件 原當價銀 不過三十兩 連本帶利 都是由中間人墊付 原失皮衣四件 京兆本意 要大宛

兩縣認賠兩千金 今既找着一件 沒得可說 格外寬恩 大興免賠五百 宛平還得賠一千 花錢不少○戶部筆帖式榮某 強姦幼女一案 居然無事 原供改十二歲為十七歲 算是主人買定作妾的 他母親起意訛詐 所以妄告強姦 聞榮某花費的不少 女母得的錢並不多 一多半子錢 不便再問下落

再紀中法銀行○中法銀行 曾紀前報 現聞該銀行 總行設在北京 分行設在天津 各籌款五百萬兩 先行開辦 現時商部正在會議 還沒定准

犁牛之子○西城有個烏二爺 居然也是一位章京 他有箇兒子 名叫好格 年紀纔十二歲 天天央求他老子 要上小學堂 不但烏二爺不許 連親友都說萬萬去不得 好格真好 沒了法子 偷着到某學堂去用

功 一下子叫烏二爺知道了 把好格痛打了一頓 氣得呼嘯呼嘯的 罵道 這箇小鬼羔子 豆兒大點年紀 就想着隨鬼子嗎 誰知這個好好格 前三天忽然不見了 我想這樣有志氣的孩子 斷不至去尋死

或者想着方法 到別處入學堂去了 也未可知 真可算是犁牛之子 姜營調動的傳聞○姜軍門統帶的各營 改歸常備軍第四鎮 聽說不久調駐南苑 京城地面空虛 有些可慮

姜營調動的傳聞○姜軍門統帶的各營 改歸常備軍第四鎮 聽說不久調駐南苑 京城地面空虛 有些可慮

提督衙門 奏請添練技勇兵 從前的技勇兵 大家是看見過的 身上披着破皮襖 手裏打着大梆子 滿臉的煙灰 一到夜晚 在街上曬一陣 就算是當了官差 這樣的兵 打算叫他彈壓地面 究竟中用不中 大人們必有高見

盛宮保病重 ○商部因南洋公學 改歸商部管理 有跟盛宮保商量的事 現接回電 說盛宮保病的很重 不能辦事 款項也不能照撥 只好緩緩再說 不知害的是甚麼病

各省新聞

禁挂洋旗 (鎮江) 駐南京的美領事 稟准美國外部 凡華商冒挂洋旗的 一概不准保護 所以鎮江小輪船 懸挂美商旗號的 都給註銷了 收回各船挂的洋旗 改用中國旗號 稅務司的外國人 如此辦法 真可佩服 但有一層 我們中國地方官 也該當實力保護 那纔能收服華商的心

嚴辦招搖的家丁 (兩江) 南京總督衙門裡 文案處洪師爺 有個家丁岑升 因為在外邊招搖 賣大通督銷局的差事 說定價銀一萬八千兩 誰知辦的不嚴密 竟會鬧透了天兒了 其中還有張彭兩人 周玉帥大怒 要立時一併正法 經大眾哀求 纔把張彭改為監禁 岑升處斬 但岑升臨死 總是喊冤 說公事上頭 有贖政大臣的關防 我們當家人的 怎麼樣胆大 也不敢作這個事 旁邊看守的人 用腳踢著他說 你自己認了罷 不必再拉扯人了

端午帥興學二則 (湖南) 外國的幼稚園 發達小孩的知識 最是善法 去年湘潭縣羅紳士 要在本地仿辦 因經費難籌 只好中止 現聞端中丞 打算在省城創立 帶去隨員四人 派他們專辦這件事

湖南第一女學堂 經杜都老爺奏參 說是流弊很多 謠言四起 因此停辦 端中丞到任 查明學堂裡 所說的那些弊病 都沒有實據 還打算奏請開辦 (以上兩件事 中丞在湖北辦過了 現在早已停止 唉)

各國新聞

檀香山華工開禁 (美國) 據美京華盛頓來信 說檀香山總督 每年把地方公事 聚在一起 稟報政府一次 本年公報 有一條新章 打算准華工入境 好替他們種地 因現在禁華人入口 田地裏去作工 美人跟土人 都不大願意 大有地廣人稀的光景 所以要開這箇禁了

東鄉司令官踪跡 (日本) 東鄉司令官 統帶的艦隊 現時還在佐世保左近 並沒有開往遠處 想必等波羅的艦隊 到了東方海面 看他是什麼舉動 再迎上前來攻打

多凡為公益起見者按收到次序先後代登嗣後惠函幸勿過加獎飾敝人愧不克當我區人心公體未竟易移足徵多人者原不足與校然因此致令悻悻亦殊可憐也特此致意並達謝忱 本主人敬白

上諭 宮門抄

二月十二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李盛鐸由遵化州回京請 安 瀛貝勒請假十日 德公續假五日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寅正至 關帝廟行禮畢還宮卯正二刻升 中和殿看版畢還海

上諭三月初二日祭先農壇朕親詣行禮欽此

演說禁止私錢的告示

(續昨)

第二條 由官運來的銅元 數目很多 足可以周轉得開 銅元最便當 商民人等 自然是喜歡使用 銅元一箇當五箇 鑄私錢的 要把銅元毀壞 萬做不出五箇錢來 沒了餘利 自然不再毀壞 如有壞心眼兒的人 把持行市 想法子刻扣 或是造出謠言來 攪亂市面 凡這種人 被各衙門知道 立時就把他拏辦 好叫市面上平安

第三條 順天府立了公估局 怎麼叫公估局呢 公是大公無私 不偏不向的意思 估是估量價錢的估 立這樣的 一箇局子 專管定銀錢的行市 前門外頭 還要立一處分局 派委員老爺們經管 每天錢市上的經紀 要按照公估局定的價 纔准開盤子 (公估局的委員老爺 大約要請眾商人公舉 必不至於勒指錢價) 不准隨便長落 錢價自然就平了

第四條 銅元上面 雖寫當十個制錢 合五個大個兒 也有時候不能拘定 銅元的價兒 要由公估局掛出牌來 寫明價錢 每兩銀子合多少 每塊銀元合多少 跟天津市面的價錢一樣 免得把銅元販運出京 商民出外 隨身帶的銅元 不准過五十箇 倘若多帶 照私販銅元治罪 獨官運兵餉 不能限定數目 (未完)

直藩牌示 准補天津府經歷賴汝泗病故遺缺以遇缺先府經歷章時懋補 南宮縣縣丞李遇荃病遺缺委候補典史汪順年署 署順德府教授黃執中選元氏縣教諭遺缺委試用訓導羅玉梅署 署趙州學正楊際隆選東鹿縣訓導遺缺委試用訓導謝鴻恩署 武強縣教諭潘恩增推升永平府教授遺缺委試用教諭左逢源署理 晉州學正辛元潛病故遺缺委試用訓導李容眾署 雄縣訓導范春林丁憂遺缺委試用教諭趙業書署

◎宗室勸宗室 (續昨)

夢覺原稿

近來各處宗室 羣毆打架 笑話很多 竟有把巡捕給打壞了的 我想巡警各局 必定有案可查 巡警局的老爺們 因為他是宗室 有了前回的旨意 自然無法可辦 清朝的宗室如此 宋朝的宗室 也就快跟著學了 若是不想個好法子 將來京城的巡捕房 也就像官廳兒一樣 由著性兒摔打 誰敢再來過問 還有一件事 宗人府也沒有想到 宗室跟平民打官司 到了宗人府 官司打到自己家裡 一定是格外照應 倘若宗室跟洋人有交涉 或是宗室受了洋人的欺侮 宗人府的王爺大人老爺們 也未必摘得清楚罷 到了那箇時候 又不知要移到那箇衙門去管 簡直的說罷 這就叫做自家殺自家 我料定必有人說道 你既是宗室 爲什麼不幫著宗室說話呢 唉 跟諸位同宗告個罪兒罷 在下也免不了宗室的脾氣 第一先不會承人 可就不敢自尊自大 我很怕跟著不體面的宗室挨罵 所以想借著報館的光兒 寫出這篇話來 勸勸我們同宗 比如人家要說宗室不好 不能單指出我一箇人來 必說你看他們宗室多可惡 內中可就連我都望悞在內 故此十分的怕挨罵 才敢直言奉勸 我勸那極體面極明白的宗室(如盛祭酒會侍郎輩)總要出頭想法子 勸勸那不體面不明白的 都要安分守己 就是不能給國家辦點正經事 不能担國民的責任 只要多圖上幾分子錢甲 老老實實的過日子也好 我怕再過上幾年 萬一連錢甲都關不上了 人貧志短 那根黃腰裏硬 可就不硬了 又把他藏在那裏去呢 頂沒有出息的一件事 就是捏報婚喪 先報娶妻 後報喪母 不等穿滿了孝 又報妻死 剛纔孝滿 又報再娶了 報一回得一分銀兩 很有借此生財的人 我的親宗室呀 我再要說別的 我怕對不起愛新覺羅氏的老祖宗了

要緊新聞

國外火車照常開了○從奉天大戰以後 由溝帮子來往營口新民屯的火車 因日本兵隊 要佔用這條鐵路 實官保一定不答應 叫總局暫停開車 這是前幾天的事 官保知道不得了 趕緊轉灣子 由十一日起 照常開車 大概日軍也不好意思佔了

請保陵寢○奉天○福陵上 大紅牆裡外 樹木石碑 多半被俄兵殘毀 享殿各處的門窗簷瓦 也都破爛不堪 聽說日軍統帥 已經禁止兵馬 不准進去糟蹋 現時政務處會議 說日兵進了省城 ○陵寢重地

必須保護 無奈官電已經不通 由外部照會日公使 請他替轉電保護

日人在奉省舉動○日軍佔奉天後 一切舉動 跟出的告示 有些不同 借口搜查奸細 在商民各家 處處

搜尋 城裏人頗受騷擾 我想日軍此次戰爭 本是義戰 不該應行野蠻的舉動 這箇傳聞可疑

俄兵又在山東殺人○傳聞正月裏 有俄軍逃兵兩名 由青島搭坐火車 到昌邑縣地面 乘醉闖進人家 聚

看的人很多 俄兵就開放洋槍 當時轟死兩人 經德國官員 拿送青島審辦 聞膠州地方 又有德兵船

的武官 到北碼頭 路遇酒醉俄兵 亦被砍傷 現時正在查辦

重待商人○中國向來的風氣 不大尊重商人 不分好歹 都叫奸商 現在雖有商部 還是叫奸商 有事到

官 同平民一樣看待 隨意可以動刑 現由商會委員稟請 凡入商會的人 發給憑單 由巡局和地方官

認真保護 要有過堂的案子 照主監一般看待 若必須用刑 當知照商會 追出憑單 作為出會 纔

能照平民辦罪 已奉批准 但願各商人 不可再坑害人了 這箇體面 很不容易得來 若是再有錯處

被人笑話 就同學堂的學生一樣了

本京新聞

滿蒙不和○內閣滿蒙中書 向來有保送差使 照例是一樣咨送 現聞滿股 跟蒙股人員 不知因為了什麼

彼此很不頂對 保送差使的時候 常常把蒙股漏下 新近會議 蒙股的人員 多半沒有知會 滿洲蒙

古 從開國到如今 三百年光景 已經是一家人了 還要如此的分別嗎 叫我們不排滿的漢人看着 覺

得有點兒心寒

失去頂馬○天津報上說 某侍郎在前門外石頭胡同拜客 半夜深更 還沒回去 趕車的在車上睡着 把一

匹頂馬丟了 侍郎打算喫這箇啞吧苦子 跟班趕車的人不答應 說主人的面子不好看 丟了頂馬 為什

麼不言語 傳諭五城勇局 趕緊尋找 各段的巡勇 正在那裏着慌

派員恭代閱操○年前傳言 說○兩宮聖駕 要親到保定閱操 現因庫款空虛 閱這一回操 糜費不少 打

算派人恭代前往 所派的王大臣 聽說是慶王爺 恭王爺 王中堂 那尙書 鐵徐兩侍郎 臨時由火車

前往 免得備辦御差

-5 58 35 973" data-label="Text">

駐兵南苑的原由○北京駐紮的武衛軍 統歸第四鎮 調往南苑 屢次紀在本報 聽說美國照會外務部 辛

-45 78 55 973" data-label="Text">

丑年定約的時候 有北京開為通商口岸一條 想在南苑開作碼頭 所以軍機各大員 商議把姜營兵丁

派到那裏去 駐紮操演 以免外人再有話說 但是放出去的地畝 業已開墾了不少 收回來也不容易 一時還沒有辦法

電燈公司請免稅 ○北京華商電燈公司 承辦人在商部具稟 說將來運到的電機 經過海關 請准其免交關

稅 已由振貝子奏明 知照海關去了

游歷回京的條陳 ○林編修貽書 從東洋遊歷回來 有政治學務各條陳 大約有好幾萬字 說的十分透澈

已呈遞掌院學士 看他的議論 條條都切實可行 當道諸公 何妨採選幾條 試驗試驗

各省新聞

鐵路命案續紀 (山東) 膠濟鐵路站長海里太 因酒醉殺人的事 已紀前報 現聞被殺的 名叫周配友 是

簡護兵 還有劉營官受傷極重 經德國員領事審問幾次 沒定出怎麼簡辦法 按上海俄水手殺的人 叫

作周勝友 此次德站長殺的人 又叫周配友 名姓相仿 亦是奇事

官報改章 (江甯) 南洋官報 在魏制台任內創辦 一切章程 都仿照北洋官報辦理 本來是隔一天一出報

現時周玉帥 叫改爲旬報 十天一本 仿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的東方雜誌辦理 已定准從二月起 就改

爲按十天出報 報名子仍然照舊

設立迎賓館 (江甯) 江督周玉帥 因交涉事件 越來越多 東西各國 近來都派領事 到江甯駐紮 各國

兵船 常常來往 所有洋員 進省商議事情 無處接待 特意在北極閣下邊 收買民地 修造迎賓館

所 專預備外洋官商居住 現時已動工修蓋

各國新聞

防守台灣 (日本) 台灣基隆口岸 和澎湖島裏 存聚的煤炭極多 專供給艦隊使用 海軍港口 全有水雷

保護 台灣島裏 又修蓋許多樓 爲防備生番作亂

增添海軍 (美國) 據柏林某報上說 美國增添海軍的緣故 實在要在太平洋 得有最大的權力 將來好抵

制東洋

官場計議戰事 (俄國) 俄京官場消息 因屢戰屢敗 又難望停戰講和 目前的計策 只好還接續交仗 萬

一微倖得勝 然後再講調停和局 似乎纔容易下手了

宮門抄

二月十三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植公由 東陵回京請 安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日寅正至 文昌廟行禮畢還海

演說禁止私錢的告示

〔再續〕

第五條

公估局出的銀票銀圓票 各金店銀號錢舖 都可通行 要拿現錢現銀買銅元 一概照天津市價合計定 價掛出牌來 印了傳單 由錢經紀 給大家夥兒送信 並登印在各種報上 好叫人人知道 總要出入的 價錢一律 不加不減

第六條

凡沒有報過名 不掛幌子的錢舖 同外行的舖子 所開銀錢各票 公估局一概不收

第七條

公估局辦事的時刻

第八條

公估局出賣銅元 無論官商錢店 到局來買銅元 買過了百塊銀元以上 仿照錢市買錢的辦法 每一泡 錢多加幾吊 總要照天津行情定價 一百分裡 只准加一分 比如要買一千箇銅元 所加的數兒 不 得過十箇 零碎兌換 一概不加

右仰知悉

惟是這上邊的話 如同大學上右傳幾章的右一樣 仲是仰望的意思 向來的官事 話頭兒都是很高傲 惟獨這個字 却是謙恭的很 知悉是耳大家都知道 (已完)

商部左堂巡視五城察院陳 為懇切示禁事照得近來私錢充斥早晚銀價無常推原致此之由皆近畿一帶奸民潛 設私爐鑄燬官板大錢偷運進城復有人代謀銷路該行經紀只圖目前用錢各富戶復將大錢屯積冀獲重利以故 珠寶市錢市上向不兌換私錢者今則明目張膽公然買賣不以爲非貧民喫虧市面成何事體本部堂察院有保衛 地方之責斷不容此輩得計擾害我商民查私鑄罪名重者絞監候現因私錢而人人受害情節較重本部堂察院若 請加等懲治爾奸民何堪當此罪名也除嚴飭內外司坊官及各局紳員弁勇逐日密查私爐毀錢之處一面駐紮各 城門稽查偷運私錢入城之人並傳諭錢經紀於錢市上妥爲大箇錢定盤認真整頓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 紳員弁勇並錢經紀住戶舖戶諸色人等一體知悉嗣後拿獲私爐鑄錢確有證據者每案賞銀五十兩拿獲偷運私 錢入城者每案賞銀二十五兩立將該犯帶城加等 奏明論罪決不寬貸爾官弁等亦不得藉端累及平民致干咎 戾各自凜遵毋違特示

◎偷聽電話◎

西洋各國講求電學 一天比一天精 恐怕幾十年後 人生日用 無一樣不要用電了 電車一興 火車可以廢 電機一興 汽機可以廢 電報一興 郵政可以廢 電燈一興 煤油可以廢 如今又大行德律風 德律風就是電話 電話這樣東西 人人覺得很方便 一二百里的路程 電話比電報還快 庚子變亂之後 中國京外商民 都彷彿明白了些新理 差不多的家家兒 也都安設電話 如今的電話 中國由外人手裏買回來 算是中國的產業了 人家裏頭要安設 價錢很公道 既省往返遞信的勞苦 又得私談密語的方便 電鈴搖動 如同對面談心 真是世界上一件大妙物 也真是北京城一箇好機關

雖然這樣說 有利的必有弊 人心巧詐 好事都可以變成壞事 爲甚麼這樣說呢 電話行在歐美日本各國 有百般的利益 無一處的弊端 獨行在我們中國 可就大大的不然了 這話究竟怎們講呢 因爲有個朋友家 安了電話 那天夜裏 電匣子串了電 電鈴直響 他以為是有人跟他說話 拿起聽話筒子 放在耳朵上聽 問了幾聲誰呀 誰呀 你到底是誰呀 那邊並不理他 又聽了聽 敢則是人家在那裏說話呢 這朋友有點兒調疲 索性就偷着聽了聽 起初還聽不清楚 兩邊兩個人 也是彼此的直招呼 但聽說大點兒聲音不要緊 我這屋子裏 並沒有別人 你大聲兒說罷 又等了幾分鐘的功夫 果然說話的聲音 可就大多了 說的是甚麼呢 嚶呀呀 可不心聽了 敢是商量背人的話呢 一邊說道 某人在某局 那裏待承的怎麼樣 他所犯的罪由兒 本來是他不該應 真是渾了心了 沒甚麼說的 總得給他想箇方法兒纔好

這一邊回答道 那頭兒官面兒上 是咱們的好親戚 我已經給他託實在了 大約必有個面子 我那調疲的朋友 從此他就用上這種心 得了功夫 便去偷話聽 一天兩次三番的去聽 凡聽見這一類的話 他都記在一箇本子上 送到本館 當作報稿子材料 這真算得是有心人了

要緊新聞

大京兆失物的細情○前日本報上說 大京兆叫兩縣賠銀 當天晚上 我們又打聽出一個細情 賠銀的事 雖然沒有實據 這箇案子 總覺着有點不公平 大京兆的名分尊嚴 深更半夜 在城外打麻雀牌 已經是大不應該 隨便聚會 要帶四件貴重的皮外褂 不知是何所取意 國勢如此 身任地方大員 受○恩

深重 居然這樣荒唐起來 尋常的人 更該當怎麼樣呀 平日衣帽等物 交跟班的收管 從來不入上房 出門的時候 帶着沒帶着 自己也不知道 一下子丟了 專憑下人一句話 怎樣說就怎樣聽 如今不把跟班車夫交縣 專逼指車廠子裏的人 一面的官司 請大京兆自己問問 有法子辦沒有 本報主持公道 跟大京兆毫無嫌怨 跟兩縣亦毫無瓜葛 冒死直言 不過要挽回這種惡習氣 亦是補救國亡的一件大事 開通兵智 兵不認識字 萬萬的不能打仗 無論怎樣的練 練成功了 叫他打土匪 平內亂 自家殺自家 那還有點兒把柄 要叫他知道愛國愛種 像日本兵那樣的怕死 可是非認字讀書不行 從昨天起 本館的這京話日報 蒙北洋新練前營諸位大人提倡 叫每天送四十分 駐京的前營 現有四哨 每哨十分 請當兵的好兄弟們看看 要有不識字的 借此也可以認識幾箇字 中國的兵 全都明白了大局 也不必再多練了 將來補新換舊 全國裏的人都成了愛國愛種的血性男兒 我們中國 那還有箇不強的嗎

〔初看的時候 有人照着報演說更好〕

議辦東三省善後 傳聞趙次珊尙書 日前見慶王爺 商量東三省事件 談論許久 後來 召見的時候 奏對一切 都關係東三省大局 現時外邊傳言 說要派趙尙書前去 商辦善後的事 內中還有許曲折 外邊多不知道

本京新聞

招練巡捕 姜軍門統帶各營 不久就要撤退 由提督衙門奏請 整頓步營 本報已經說過 聽說那尙書告訴工巡局 抽練巡捕六百名 將來好防守地面 又怕巡捕不多 不夠分派 打算再知照各旗 揀認識字的旗丁 咨送點子過來 一面出告示招考

商運銅元 新任李大京兆 前往天津 都說是先回浙江 然後再來接任 其實這一回到天津 是面見袁宮保 商量接濟銅元的事 怎樣運送的法子 已經定妥 李大京兆昨日回京 定於十四日接印 巡捕白挨了一頓打 東安門外 有兩箇車夫 趕著一輛大鞍車 從甬路上走 可巧路工局的水夫潑水 濺到車上 車夫大怒 用支車棍子 把水夫打倒 巡捕上前彈壓 也被他們打倒 一會兒工夫 連打跑了六名巡捕 巡長一吹哨兒 各處的巡捕齊來 把這倆人揪到局裏 誰知有人給車主送信 車主來到巡局 大鬧大罵 直不答應 局裏一看 敢是大有勢力的人 真真惹不起 只好央求著反賠不是 纔算拉倒

巡捕們白挨了一頓打 巡捕可憐

獨力捐辦學堂○四川兵部鮑主政 是鮑忠壯公的孫少爺 分撥到部 年輕免不了游玩 要買妓女為妾 經朋友們勸說 既有這項錢財 不如立個學堂 可以栽培許多的人才 還能夠邀請議叙 比買妓女勝強百倍了 鮑主政馬上醒悟 拿定主意 開立晉階學校 前幾天已經開了學 主政真有決斷 主政的朋友 真有見識 比那種混帳嫖友 真是天上地下的分別 這也是學務中的一段佳話(此事早就見過各報 我們報的主意 要叫字眼兒淺的人明白 這類的事 也不在乎早晚 諸位別再挑眼兒了)

各省新聞

議辦自來水(營口)營口地方 人民甚多 到春天常常缺水 俄人在那裏時候 有旗員祥某 稟請創辦自來水 備口岸上食用 後來因經費難籌 沒能辦成 現有太古洋行 跟錢觀察商量 又要辦自來水 同德國人海博爾合夥 一切款項 大約須用銀二十幾萬 惡紳大鬧學堂(廣東)普寧縣紳士方某 舉辦小學堂 要把文會裡的存款 撥作學費 有某秀才 向來侵吞會款 一旦撥出 於己大有不便 極力的攔阻 一人出頭控告 被縣官批駁申飭 這是年前的事 本年正月 衆人又公議開辦 某秀才等 又捏造出謠言來 聚了無賴子一百多人 無理取鬧 官來彈壓 各無賴拋磚扔瓦 打進縣衙二門 鬩鬧不休 把紳士坐的轎子 砸毀焚燒 隨後又到衆紳士家裏 遭踢的十分利害 趁勢把已成的蒙學堂 也給拆平 縣官正不在家 捕廳城守營 仗著膽子 前去彈壓 這纔四散 現已稟知學務處 派人查辦去了

各國新聞

傳音不同(英法)由法京到英京 有一條電話線 過海的時候 就把線沈在海底 現有電學報評論 由此線傳來的英國話 不如傳來的法國話清楚 因法國多有音的字 英國多沒音的字 玻璃新法(日耳曼)日耳曼人高富德 得了箇新鮮法子 能造玻璃 叫他不破不碎 無論方圓深淺器皿 全可以隨意做成 不拘怎麼碰 或是極冷極熱 決不致絲毫損壞 議論聯盟受累(法國)法國人民 都說是日俄戰局 支持的日子越久 停戰越難 因此慮到法國 不免受俄人的帶累 許多人說法俄聯盟 很是不妥

多凡為公益起見者按收到次序先後代登願後惠函幸勿遲加獎賞人慎不才當我國民心公欲求其進步者原不足與校然因此致令悻悻亦殊可憐也特此致意並達謝忱

本主人敬白

宮門抄

二月十四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太常寺奏派 東西陵查禮 派出台布 麒德 召見軍機

電報

俄國還要增兵○據德文電云 俄京聖彼得堡公文聲明 議和之事 萬無此理 戰事亦不能停 現又添派大軍 東來 這話恐是虛聲

日人之語○本館接錦州來電云 日人佔奉天後 隨又調 撥前隊 追逐俄國退兵 日營傳語 今番之戰 是東 亞興敗關頭 就是轉勝為敗 人人無退後的心 非全 國滅完 不能干休

急追敵軍○西三月十四號 日本官電說 日軍各隊 在 各處急追敵軍 俄兵大受損傷 往北退的俄軍 沿路 上有對敵的 有投降的 死尸堆積無數 生擒的約有 二萬 但日軍也損傷不少

俄兵傷亡數目○西三月十四號 路透電報說 此次交仗 陣亡的俄兵 算到初九早晨 共計有六萬五千名

兒童解字

音義 祭神的牲叫犧 毛色純的牲亦叫犧

音黎 亦可以寫作犁 種田的傢具 牛在前 頭拉 人在後頭扶 上半截利 是本字的音 下半截是意思(宋 朝淳化五年 有一位大 聰明人 名叫武允成 心思靈巧 想了一位大 法子 製造成一架木犁 用脚踏着 就可 以耕地 不必再用牛 這就是機器種地的法 子 中國古時的人 很有些巧妙主意 可惜 把這等事看的太輕 如今外國 多用機器耕 地 一箇人要頂許多人作活

音賁 就是古寫的奔字 牛驚叫奔 所以寫 成三箇牛 有成羣野跑的意思 改寫作奔 凡往前直跑都叫奔

音碼 硬蹄無角的獸 可以替人出力 專食 草穀 脖子上的鬃很長 又叫鬣 性情馴良 種類亦不一 歐洲產的 有一種花條馬 性極野 不能養在家中 馬字篆文 上邊三 橫是鬃 轉灣一勾是尾 四點是蹄子 亦是 像形的字

音拘 小馬叫駒 二年以內的都叫駒

音政 犧牲 馬政 駒 造 句 要把用法講明

音填 字 用前造句

音宗 廟 過堂

音小 民 宗廟 過堂

◎ 教友勸教友 ◎

溥自修稿

在下為報上演說所感 心裏的茅塞稍通 貴報鐵筆 真乃點石成金 並非過譽 昨見兵丁都要勸化同儕 在下也要勸勸我們教友 但教會自有牧師 何必用我多嘴呢 可惜牧師所講的話 出了教堂 立刻就忘 耶教的本意 原是勉人為善 沒讀過書的傻弟兄們 不明立教的意思 就弄成了無父無君 有些不近人情的舉動 借端訛詐尋仇 致釀庚子大禍 至今還不知悔非 動不動就仗着教會欺人 自以為不歸中國所管 請問我們教友的祖先 究竟是那一國的子民呀 中國當牧師的 終日騎着腳踏車 戴着金絲眼鏡 不是拉外國絛 就是謀辦礦路 滿心的財迷 不但忘了國 連祖先也對不住了 貪財枉法 大背教規 這種行為 豈是新舊約所准的嗎 耶穌捨身救人 當日的苦心 絕沒料到如此 請看約翰吃蝗虫野蜜 比如今的拉絛謀礦路 誰是誰非呀 還有那記名領洗的 不是想謀事 就是為遮身 身子跪在堂裏禱告 心眼兒早已出了竅了 在下自入教領洗 已經四五五年了 從不敢稍帶點習氣 教友裏的好人也不少 我常同那熱心的好教友說 我們彼此規勸 但求自己管自己罷 也沒有法子勸人家了 今見貴報 不由的心裏難受 想着是一箇說話的好機會 跟着人學 也作了一段白話 請給登在報上 勸勸我們教友 中西牧師 自從領了賂款 不修堂 先蓋樓 領片費 開買賣 放人賬 利令智昏 甚麼誠命也不顧了 貧苦教友當周濟 愚頑教友當勸化 這都是教會的例文 一概丟在九霄雲外 這樣的敗壞 入教的人越多 教規越不可問了 但願我們的好教友 先得要明白一件事 民教都是國教的赤子 從我一人身上起 作箇好榜樣 也免得叫外教人恥笑 果然能夠如此 所有人教的人 自然也都是好百姓 信教自由 中西一體 富強的根基 可就有了指望了 若專專倚教欺民 其心已不可問 這樣居心 並不是欺民 簡直是欺侮○朝廷 怎麼對得起○朝廷這番的保護 認錯了題目 把西國當作父母之邦 到了本國滅亡 人家要保人家的種了 試問西國的地土 還要你這異種人不要呀 看着替我國盡點赤心 死後也好見得起祖先 我教會中的好弟兄呀 別拿那十字架兒當幌子了

此稿昨日接到 因他命意正大 熱心愛國 毫不染宗教的惡習 收筆一點 亦是對下愚說法的苦心 趕緊先登報端 以表本主人佩服之意 不是二毛子的彭翼仲註

要案新聞

宗室買私錢 ○順天府等衙門 會同出的整頓錢法告示 我們已經代演白話 想大家都看明白了罷 崇文門內路東 天義興錢舖 所放的原串票存 專放黃沙片 份兩不足一錢 人家要折大箇錢 一概不准 本月十三日 不知從那裏 買來一車私錢 巡捕上前盤問 舖東出頭 向巡捕破口大罵 說這私錢是太爺買來的 你們敢把我怎樣 巡捕回明官長 把舖東掌櫃並私錢一車 押赴工巡總局去了 聽說這位舖東就是前天報上奉勸的宗室 輩分很長 或說是肅王爺的族叔 所以才敢這樣強橫 肅王爺亦很有賢名 大概決不護這種短 工巡局如此認真辦事 那張告示 也算沒有白貼 禁的了平民 禁不了宗室 那還成甚麼國政呢

日軍佔據鐵嶺 ○據日本官電說 日軍各路齊趨 直壓俄兵 十一日正午十二點鐘 業已佔據鐵嶺 按德京電稱 亦有這個話 以為是懸揣之詞 那知道果然就佔據了 鐵嶺是南北居中的險要 兩軍必爭 如今被日軍得去 進可以戰 退可以守 俄軍斷不能支持了

增將軍通告各省 ○奉天增將軍 通告各省督撫將軍 據說奉省的俄兵 初六的一早退出 日軍進城 陵寢宮殿 以及城裏的商民人等 全都平安 因奉省跟新民屯電報不通 派人到新民屯發約這箇電

本京新聞

上行下效 ○京城打麻雀的賭風 自從沈大京兆提倡以來 到處通行 差不多無人不賭 雖經李都老爺奏參 出過告示 叫地方上訪查嚴拿 以為是總禁止住了 那裏知道 人人心裡有箇數兒 料定辦不動 燒的告示 簡直的不如戲弄子 誰也不去看 就是看見了 也有所恃而不恐 不過飯莊酒館裏稍好些 其餘賭的更歡 最可怪的一件事 說出來真要笑煞人 前夜有人走過某胡同 一個冥衣舖裡 也在那裡打麻雀 在座的四箇人 兩個是水局的練勇 一個是站街的巡兵 那一個就是裱糊匠了 怎樣看見的呢 冥衣舖有很大的玻璃窗 雖然遮著窗帘 打牌的聲音 街上聽得很真 從窗帘縫裡一看 三個勇丁的號衣 分明可認 查賭的人 爽興也入了局了 可笑不可笑

廣幫賽會的情形 ○每逢各國賽會 是廣東商人 爭辦貨物 比別省人多 現聞商部傳說 接到各稅關來文 此次廣幫到比國賽會的 除茶葉以外 並沒有別的貨物 因上年所辦玩物雜貨 到了美國 沒得着頭等獎賞 賠本很多 比國跟美國較量 恐怕更難銷貨 所以很不踴躍 都不願意去了

等獎賞 賠本很多 比國跟美國較量 恐怕更難銷貨 所以很不踴躍 都不願意去了

議設考工廠○現聞商部議定 打算在北京城裏 設立考工廠 一切章程 都仿天津考工廠辦理 等採着寬
斂地基 就可以開辦

各省新聞

川漢鐵路近聞 (四川) 前紀川漢鐵路 先修成都灌縣一段 現聞這一段 就為是來回運料 目下採定地址
先由湖北宜昌起 修到四川夔州府 共計二百八十里 業已動工
增修牆濠 (哈爾濱) 去年哈爾濱街外 修了二十里的土牆 現時又加寬增高 原來牆高一丈 濠寬二丈
深一丈 目下都重加修築 牆濠各添上五尺 僱了一萬多華工 趕忙修造 俄提督因奉省失了守 要在
這裡作根本地方 所以安置的十分嚴密 各營盤亦一律修齊
演說會盛行 (廣東) 廣州陳君等 約請同志 在城廂裏外演說 按每逢一六 作為演說的日期 又有彭君
玉虛 專當演說的會員 每天到西關河南等處 找寬敞地方 開場演說 每次演說 約計兩三點鐘 滔
滔不斷 聲音洪亮 所說的道理又圓又透 文義又不深 人人能懂 旁邊聽著的人 全都大為感動 足
見演說這件事 與開通民智 益處最大 京城能照此辦理 必然更見效驗

各國新聞

德王美總統的稱號 (德國) 德皇威廉第二 天資聰穎 各樣學問 無不精通 法律一門 更是專長 美國
大統領羅斯福 也是法律專家 所以美國斯惟尼亞省的大書院 以律學博士的名號 分贈德皇合美總統
彼此都寄電稱賀 中國人說話 尊貴不過皇帝 那知皇帝却喜權這博士的名號 可見文明進化 憑你
皇帝怎樣尊貴 要是沒有學問 也沒有入彀的起 要知皇帝的名號 是靠祖宗傳相 並非自己掙來的
就是大統領 也是眾人公舉的 都沒有這博學兩字高貴
會黨女子行刺 (俄國) 俄國虛無黨 多聚在莫斯科地方 警察官查的極嚴 有人誣指農民耶某 與會黨通
謀 警察官就去查抄 拿走了好幾箇人 嚴刑拷問 被會中的女子伊勒知道 憤憤不平 說不可連累平
人 自己裝作女工 直入警察局 警察官洗完澡 剛剛出屋 伊勒女子 上前把他刺死 回手就自刎
官員們全都害了怕 不敢再去拿會黨了 耶某一家 因此得免
看護婦東來 (德國) 德國紅十字會 特派看護婦十餘名 前往日本在陸軍醫院 專為看護傷病兵 以便考
查日軍衛生的情形

多凡為公益起見者務收到次序先後代登願惠幸勿過加獎飾人例不克當現人心不齊未易收拾是也
者原不足與校然因此致令悻悻亦殊可憐也特此致意並達謝忱
本主人敬白

上諭 官門抄

二月十五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克王續假五日 宗公意公各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長庚

旨內閣侍讀學士着承瀛補授欽此

上諭潘萬才現在丁憂貴州提督着徐印川署理欽此

上諭岑春煊奏甄別各員一摺廣東廣州府知府沈傳義署惠州府知府劉尙倫候補知府方怡候補同知鄒元贊候補直隸州知州姚紹丞胡銘繁南海縣知縣傅汝梅署番禺縣知縣柴維桐署東莞縣知縣沈麟書興寧縣知縣勝桂森署海豐縣知縣鄭榮候補知縣胡道源署沈口司巡檢陳應舜廣西思恩府知府歐陽中鵠署永寧州知州呂鑑熙署象州知州孫文達署賓州知州李家彬准補左州知州署恩隆縣知縣紀堪錚署奉議州知州梁祖訓平樂縣知縣婁守愚署柳城縣知縣王為毅署洛容縣知縣蔣航署天河縣知縣陳俊康署思恩縣知縣譚華署上林縣知縣劉潤之代理左江縣知縣陳恩湛均着傳旨嘉獎廣東候補知府徐書祥性情巧滑辦事敷衍着以府經歷縣丞選用截取直隸知州振元撞騙圖財行同無賴高明縣知縣李恩榮嗜好甚深行為卑鄙准補新安縣知縣沈毓公習於巧滑工於鑽營廣西候補知府沈紹祺放利而行且有嗜好候補知府張屏承商受賄為數頗鉅前署宜山縣知縣山西候補知縣李兆周惟利是圖罔知廉恥候補知縣李鴻勳聲名甚劣民怨沸騰候補知縣張成廣辦事糊塗似有心疾均着即行革職張屏李兆周貪劣尤甚並着永不叙用廣東候補知縣伍秉誠性好治遊不知自愛著以府經歷縣丞降補廣西東蘭州知州石家鑑性情疲玩不宜要地著開缺歸部選用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告示

欽命商部左堂巡視五城察院陳 剴切曉諭事照得近日行使私錢物價騰貴有礙小民生計咸歸咎於擾亂市面之奸商業經飭令練勇各局嚴拿私鑄的犯及偷運小錢進城之人復飭錢經紀妥為大箇錢定盤不准以私錢買賣並派委員逐日前往錢市密查情形據覆大箇錢雖有十二千上下之盤近日總未開市推原其故無非因富商大賈屯積大錢以待將來善價而沽坐獲重利現在 順天府奏設公估總分局兌換銅元藉平市價開辦之後與官板大錢相輔而行爾時銅元通行此項大錢不得視為奇貨可居何用屯積為耶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諸色人等一體知悉嗣後務將大錢按照市價互相買賣勿得再行屯積倘查有屯積大錢多數不肯出售則是有意擾害閭閻甘蹈罪戾 本部堂察院定必嚴飭練勇各局認真查確提案究辦勿謂言之不預也其各懷遵毋違特示

上諭 官門抄

二月十五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日無引 見 克王續假五日 宗公意公各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長庚

旨內閣侍讀學士着承瀛補授欽此

上諭潘萬才現在丁憂貴州提督着徐印川署理欽此

上諭岑春煊奏甄別各員一摺廣東廣州府知府沈傳義署惠州府知府劉尙倫候補知府方怡候補同知鄒元贊候補

直隸州知州姚紹丞胡銘繁南海縣知縣傅汝梅署番禺縣知縣柴維桐署東莞縣知縣沈麟書興寧縣知縣勝桂森

署海豐縣知縣鄭榮候補知縣胡道源署沈口司巡檢陳應舜廣西思恩府知府歐陽中鵠署永寧州知州呂鑑熙署

象州知州孫文達署賓州知州李家彬准補左州知州署恩隆縣知縣紀堪錚署奉議州知州梁祖訓平樂縣知縣

婁守愚署柳城縣知縣王為毅署洛容縣知縣蔣航署天河縣知縣陳俊康署思恩縣知縣譚華署上林縣知縣劉

潤之代理左江縣知縣陳恩湛均着傳旨嘉獎廣東候補知府徐書祥性情巧滑辦事敷衍着以府經歷縣丞選用截取

直隸知州振元撞騙圖財行同無賴高明縣知縣李恩榮嗜好甚深行為卑鄙准補新安縣知縣沈毓岱習於巧滑工

於鑽營廣西候補知府沈紹祺放利而行且有嗜好候補知府張屏承商受賄為數頗鉅前署宜山縣知縣山西候補

知縣李兆周惟利是圖罔知廉恥候補知縣李鴻勳聲名甚劣民怨沸騰候補知縣張成廣辦事糊塗似有心疾均着

即行革職張屏李兆周貪劣尤甚並着永不叙用廣東候補知縣伍秉誠性好游惰不知自愛著以府經歷丞降補廣

西東蘭州知州石家鑑性情疲玩不宜要地著開缺歸部選用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告示

欽命商部左堂巡視五城察院陳 剴切曉諭事照得近日行使私錢物價騰貴有礙小民生計咸歸咎於擾亂市面之

奸商業經飭令練勇各局嚴拿私鑄的犯及偷運小錢進城之人復飭錢經紀妥為大箇錢定盤不准以私錢買賣並

派妥員逐日前往錢市密查情形據覆大箇錢雖有十二千上下之盤近日總未開市推原其故無非因富商大賈屯

積大錢以待將來善價而沽坐獲重利現在 順天府奏設公估總分局兌換銅元藉平市價開辦之後與官板大錢

相輔而行爾時銅元通行此項大錢不得視為奇貨可居何用屯積為耶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諸色人等一體知

悉嗣後務將大錢按照市價互相買賣勿得再行屯積倘查有屯積大錢多數不肯出售則是有意擾害閭閻甘蹈罪

戾 本部堂察院定必嚴飭練勇各局認真查確提案究辦勿謂言之不預也其各懷遵毋違特示